

J E A P
10 APR 1987

C20998

DS
755
CFC
Pt. 3
v. 90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九輯

沈雲龍 主編

茹經先生自訂年譜正續篇

唐文治著
唐慶詒補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門人張壽時賢敬題

西文語卷五自序

唐文治先生鉅著

茹經堂奏疏已收入本叢刊續初編第六輯

茹經堂奏疏已收入本叢刊續初編第六輯

茹經先生五十六歲（一九二〇）雙目失明後，文稿題字等均由秘書代書。現收集先生失明前文稿手迹，極為珍貴，特選印數頁。

- 一、甲午年（一八九四）「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摺」原文載《茹經堂奏疏》。
- 二、乙巳年（一八〇五）「請飭東三省速舉要政摺」由陸寶忠代奏，附載《陸文慎公奏議》。

(→)

在	而	也	自	則	也
廷	之	不	已	者	也
謂	之	也	故	也	也
	而	也	也	也	也
	則	也	也	也	也
其	而	也	也	也	也
多	則	也	也	也	也
其	而	也	也	也	也
皆	則	也	也	也	也
其	而	也	也	也	也
可	則	也	也	也	也
謂	而	也	也	也	也
熟	則	也	也	也	也
地	而	也	也	也	也
之	則	也	也	也	也
今	而	也	也	也	也
者	則	也	也	也	也
的	而	也	也	也	也
而	則	也	也	也	也
中	而	也	也	也	也
無	則	也	也	也	也
用	而	也	也	也	也
龍	則	也	也	也	也
為	而	也	也	也	也
則	也	也	也	也	也
矣	則	也	也	也	也
可	不	也	也	也	也
謂	一	也	也	也	也
而	不	也	也	也	也
也	之	也	也	也	也
大	而	也	也	也	也
天	於	也	也	也	也
於	於	也	也	也	也

指	城	木	乎	而	方	聖	太
祖	望	兒	班	根	堅	整	為
洲	風	而	於	球	胞	胎	胎
指	旅	山	失	四	臣	臣	臣
指	解	房	居	陳	陳	報	報
指	不	丈	木	東	我	危	危
指	可	失	能	勞	勞	鴻	鴻
指	收	矣	而	施	施	微	微
指	捨	眼	厭	比	朝	嘗	嘗
指	推	金	夙	年	問	見	見
指	原	一	九	失	以	以	以
指	其	已	連	矣	國	國	國
指	指	則	成	未	經	大	學
指	工	音	破	失	經	石	學
指	而	一	矣	而	禁	德	學
指	內	色	水	謂	禁	武	主
指	外	至	復	鮮	達	功	剛
指	無	一	而	大	善	諭	事
指	一	城	全	美	選	著	著
指	門	則	州	知	曉	中	中
指	通	破	失	駁	朱	外	外
指	不	一	矣	駁	誠	仰	治

此蒲日志以序述其事以分治之法經營參三省如
黑公領路毫居郵政善事則承認此信若官吏以
任之固於其事雖有過當者事則承認其務省
官吏以任之關於督辦或裁剪等事府於送大藏省
時上省官吏以任之紙之所以經營參三省者日
之不一送於省院中時公奏二省為本源本末之地
更未就其地而官聽之謹言第日時都審詳細
而其經參三省各項廢政令財利官驗舉辦法

捷更為通商口岸中不可多得之地，且爲以居於該處，此岸應招商買辦，並街緣中國商市，向

在該處南岸之水導自日本佐店以東而導之日
商北御之如林甚至半家也一處亦盡為所植故
左南岸無他植但紅桑更外人之勢力更微
久於北岸則南岸無與或立此之地確之已
晚此農與務本憂及賴為抵制之計則首時失之
於南岸者本始不可收之於北岸也

年譜題辭

余弱冠時讀陸稼書、湯潛庵、張楊圓暨吾鄉陸、陳諸先生年譜，心嚮往之；復讀朱子年譜，更大好之：遂有必爲聖賢之志。中年讀羅羅山、胡潤芝、曾滌生、左季高諸先生年譜，志氣發揚，更慨然以建功立業爲事。然後嘆奇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感動興起，所以立德立功者，必以前賢年譜爲先路之導。乃我生不辰，運會杌隉，立朝之時，欲匡君德，紓國憂，迄無所成；退而講學，欲正人心，維世道，亦靡所裨。每誦杜工部詩「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之句，輒爲慨然。年譜云乎哉！惟是師友之淵源，學問之次第，事變之閱歷，著述之積累，有不能已于懷者，隨筆記錄，匯爲一編。甲戌歲七十初度，同學索觀者甚衆，友人侯官陳石遺同年，益陽陳君天倪，門人陳生柱尊等，亦屢以爲言，爰屬北流馮生振心校正付印，振心復增入著作年表，可感也。嗟夫！王風之詩曰：「行邁靡靡，中心如醉。」小雅之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追維往哲，內疚孔多矣。年譜云乎哉！蔚芝唐文治自題。

周初封唐叔于晉，系出姬姓，郡名晉陽。吾家遷婁始祖良鼎公，譜載明末由金陵遷婁。公弟鼎臣遷崇明，將宗譜携去。考其時當在明萬曆、天啓之間。良鼎公子鳳儀公，配楊氏。生文正公，妣王氏；文璧公，妣楊氏。「禮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茲謹述繼別本支：文璧公生子天棟，號宏任公，始有遺傳手迹，妣顧氏。宏任公生子承燾，號南軒公，妣施氏。生子景星，號墨池公，嘉慶元年入州學第二名，是爲吾宗入學籍之始，妣徐氏。墨池公嗣子森階，號堯蕡公，欽賞八品頂戴，候選按察使司知事，誥贈光祿大夫，妣胡氏，誥贈一品夫人，寢室張氏，誥贈一品夫人。堯蕡公嗣子學韓，號翼亭公，誥贈榮祿大夫，妣張氏、繼妣王氏，俱誥贈一品夫人。翼亭公子受祺號若欽公，咸豐九年入州學第四名，補廩膳生，乙丑恩貢候選復設敎諭，己未重游泮水，誥封榮祿大夫，妣胡氏，誥封一品夫人。若欽公定子孫名以「文慶孝德爲世家祥」八字爲次，八世後再定。子文治，號蔚芝，光緒六年入州學，八年中式舉人，十八年中式進士，官戶務部主事，改官外務部主事，二十九年洩升外務部員外郎，外務部郎中，改官商部右丞，洩升左丞，三十二年改商部爲農工商部，升左侍郎，署理尚書，誥封光祿大夫，配郁氏，誥贈一品夫人，繼配黃氏，誥封一品夫人。子慶詒，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外交科碩士，配俞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科學士。次子慶平，殤。三子慶增，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科碩士，配周氏。四子慶永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科碩士，聘錢氏，未歸，殤。配陸氏。慶詒子孝宣。慶永子孝威。是爲第十二世孫也。文治謹述。

茹經年譜

太倉唐文治蔚芝自訂

清同治四年【公元一八六五年】乙丑一歲

十月十六日亥時，生于太倉鎮洋縣境岳王市陸宅之靜觀堂。時余家因避洪楊之亂，甫于海門遷回，由時思庵鄉徙岳市。先是壬戌年，姊氏文珠生，大父望孫綦切；及余生，喜甚，命曰文治，字曰穎侯，號曰蔚芝。越三朝，赴某親戚家飲酒，醉懷果餌甚多，曰：「將以遺吾孫也。」或戲之曰：「君孫已能啖果餌耶？」則相與大笑以爲樂。

清同治五年【公元一八六六年】丙寅二歲

是年，余家遷城中，借居武陵橋南胡宅。

清同治六年【公元一八六七年】丁卯三歲

清同治七年【公元一八六八年】戊辰四歲

清同治八年【公元一八六九年】己巳五歲

清同治九年【公元一八七〇年】庚午六歲

是年，受業于外叔祖胡嘯山先生之門。先生名汝誠，邑諸生。時設帳楊氏，衡字相對，因往受業。先識字，後讀「孝經」。夜歸，吾母恒自課之，極嚴。

清同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一年】辛未七歲

讀「論語」。是時家貧約，吾母甚健，縫紉予衣，補綴破裂，或結數處，同學咸姍笑之。余語之曰：「君子固窮，若輩則小人，窮斯濫矣。」同學咸訝之。是二語蓋習聞外祖父以之訓人者也。夜課，恒隨月讀書，目力已受傷矣。

清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二年】壬申八歲

是年，讀「孟子」。

某節日，赴汪家二姑母處午飯，同座王君谷礪名恩壽，詢余志。余曰：「吾願爲伊尹。」王君大奇之；大父聞之，甚喜。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三年】癸酉九歲

是年，余家遷居飛雲橋東秦氏市屋，受業于姨丈姚某翹先生之門。先生名葆光，邑諸生，爲芷軒太夫子之長君，即胡嘯山先生之婿也。余時讀「詩經」。同學陸君庚星名咸清，聰慧絕倫，已能詩，予與之交，後以其狂，稍遠之。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年】甲戌十歲

是年，讀「尚書」。吾父館于蘇州佃涇鎮李提督靄堂家，課其子名景淮、字漢秋讀。

清光緒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年】乙亥十一歲

去年，穆宗升遐，今上即位。本年改元光緒元年。

是年，隨吾父讀書于李宅。夏，余家遷居南牌樓趙氏宅，余時讀「周易」。

清光緒二年【公元一八七六年】丙子十二歲

春，在家讀書。夏，隨吾父赴上海，參觀製造局。受業于外祖父古愚胡公之門。公名汝直，邑諸生。時設帳廠東鄭氏。余時讀「禮記」，始學作制義及試帖詩。門人馮振謹案：先生有「外祖古愚胡公家傳」載「茹經堂文集」（即文集初編，下同）卷五。又有「外祖古愚胡公手迹謹志」載同卷。

清光緒三年【公元一八七七年】丁丑十三歲

是年，受業于姨丈錢會甫先生之門。先生名宮極，邑諸生，爲祇文太夫子第四子。余時讀「左傳」。

清光緒四年【公元一八七八年】戊寅十四歲

是年，隨吾父讀書蘇州方氏。主人益齋，安徽桐城人。其尊人傳書，曾任太倉州牧。吾父課益齋長子名懷仁、字伯元讀。余時讀「五經」畢業。

夏，王紫翔先生來館訪吾父，暢談。先生名祖畬，癸酉科鄉試第二人，吾父之摯友也。見余文，亟賞之，謂必成大器；且謂宜讀古大家文，以擴充其才氣。先生去後，吾父訓之曰：「汝尚幼稚，稍長，當執贊王先生門下也。」振謹案：先生有「王文貞公文集跋」

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五。「王文貞先生學案」、「鎮洋王紫翔先生書函手迹跋」，俱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一及卷五。

秋，始應童子試，不售。試時，得交畢君枕梅，名光祖。

冬，大父捐館舍。追念平日愛我教我之恩，哀痛之極，尙能擗踊盡禮。振謹案：先生有「王考府君事略」載「茹經堂文集」卷五。

清光緒五年【公元一八七九年】己卯十五歲

去冬，外祖父胡公棄養，其居停粵東鄭氏，延請吾父赴上海教讀，即前余讀書處也。

同學昆仲二人，長名學書，字讓卿；次名學源，字靜卿。時家境愈困，余益發憤讀書，恒至夜分。

冬，應州試，首場列七十四名。初覆十九名，再覆十三名，三覆十一名。州尊爲吳廣鑑先生名承潞，浙江名進士也。

清光緒六年【公元一八八〇年】庚辰十六歲

春，學院夏公子松歲試，取入州學第六名。公名同善，浙江仁和人。題爲「一人定國

堯」，次題「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詩題「賦得惠風和暢」得「和」字。同入學者，姊丈許君弼臣，名沐鑠；友人張君海民，名培靖。振謹案：先生有「夏文敬公年譜并遺詩後序」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五。

是年，仍在鄭氏館中讀「公羊傳」、「穀梁傳」及「史記」。始學作古文。

清光緒七年【公元一八八一年】辛巳十七歲

春，因姨丈黃公浚之介紹，受業于紫翔王先生之門。間三四日，前往聽講。先生教誨倍至，告之曰：「文章一道，人品學問皆在其中。故凡文之博大昌明者，必其人之光明磊落者也；文之精深堅卓者，必其人之忠厚篤實者也。至尖新險巧，則人必刻薄；圓熟軟美，則人必鄙陋。汝學作文，先從立品始，不患不爲天下第一等人，亦不患不爲天下第一等文。」并教予先讀汪武曹「孟子大全」、陸清獻「三魚堂集」，并「唐宋文醇」、「熊鐘陵制義」等。余日夜淬厲于性理文學，初知門徑矣。振謹案：先生有「外舅黃浚之先生家傳」載「茹經堂文集卷五。又有「外舅黃浚之先生誄文」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九。

秋，學院黃漱蘭先生科試，余列一等十五名。先生名體芳，浙江瑞安人，中興時直臣也。題爲「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策問「太倉形勝」。詩題「賦得一

簾秋雨夢吳淞」得「吳」字。

冬，吾父爲鎮海衛漕糧事因人受過，姨丈黃公浚之銳身而出，爲排難解紛，并爲規劃一切，全家感之。

清光緒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壬午十八歲

春，正月，郁夫人來歸。夫人爲吾邑新塘市人。外舅名振鏞，字銘軒，外姑楊氏。內兄名朝桂，字擷芳，邑諸生。振謹案：先生有「外舅郁銘軒先生家傳」載《茹經堂文集》卷五。

是年，隨吾父讀書本邑城北陸氏。主人爲陸君少江，名錦采，與吾父同門。課其子：長，智賢；次，智海；三，智廣；四，智淵。時余學頗精進，書「毋不敬，毋自欺」六字于座右。行路不斜視，務收束身心。分日讀「朱子小學」、「近思錄」、「性理精義」、「學蔀通辨」、「程氏讀書分年日程」等，兼鈔「王學質疑」、「明辨錄」細讀之，覺醇醸有味。讀「孟子」，乃更有心得。爰摘錄「大全」諸先儒說，并錄王師筆記，作「讀孟札記」，理學乃日進。同學有王君晉蕃，名康壽，王師之從弟也。李君虎臣名炳，陸君禮南名朝琮，相與考德問業，深得切磋之益。振謹案：先生有「王晉蕃先生傳」編入「

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七。

吾邑城內，向無天主、耶穌教堂。夏，四月，忽有耶穌牧師吳虹玉，自上海來傳教，購鎮民橋宋姓房屋，行將遷入矣。王師聞之，謂：「是不可以啓外侮。」偕邑紳并諸同學數十人，往謁州縣尊阻止之。余亦隨往。縣尊任石芝先生，坐大堂判決：「資送吳虹玉出境，償其費，撥公款購宋姓屋，改爲鄉先賢陸尊道梓亭、陳安道確庵、江孝友藥園、盛貞介寒溪四先生祠。」六月某日，修葺竣工。余隨吾父、吾師恭送栗主入祠，長老暨同志，來者甚多。

將赴省試，王師示以金陵官書局單，囑購讀數種，余苦無資。內子聞之，立出奩具內銀錠數枚，交余自赴當鋪質之，得八金。余喜甚，遂購性理書數種。今家藏「二程遺書」、「朱子全書」、「拙修集」，皆郁夫人奩中物所購也。

七月，隨吾父赴金陵省試。試前，余日游書肆，中熱患暑病，吾父爲檢理考具。入場時，人極擁擠，汗出而愈。題爲「子曰：『小子何莫夫學詩』兩章」，次題「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三題「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詩題「賦得袖中吳郡新詩本」得「新」字。榜發，余中式第二十名。房師爲安徽知縣林燮軒先生名調陽，福建長樂人。座師爲侍郎許公星叔，名庚身，浙江仁和人；翰林院編修譚公叔裕，名宗浚，廣東南海人。報到印仿宋本「說文解字」一部。

清光緒九年〔公元一八八三年〕癸未十九歲

春，隨王師赴禮部試，寓宣武門外球芝巷太倉會館。榜發，王師中式，入詞林，授庶吉士。余下第歸。

五月，姊氏文珠卒。姊天性仁孝，通翰墨，勤于操作，乃竟不壽。吾父吾母哭之慟。吾父輓聯云：「病由熱中，貽誤在醫藥。余方冀鬼求食、神有靈，或者隱與挽回，此後依依仍繞膝。症已積久，忘情輕死生。汝可知父漸衰、母多病，何故決焉舍去，相看默默竟無言。」余與內子含悲勸慰，而吾母肝鬱頭暈之病，逐日增矣。振謹案：先生有「歸高陽姊氏墓志銘」，載「茹經堂文集」卷五。

秋，友人張君海民卒。張君亦從王師游，天資近道，喜閱性理書，步趨先儒，不逾禮

法。嘗語余曰：「聖賢之學在躬行。先儒有言，懈意一生，即是自暴自棄。此言最有味。」余爲悚然起敬焉。文章書法亦極工。以中暑病卒，且無後。余往弔之，不覺涕泗之橫流也。爲錄成遺稿一卷。癸巳歲，其族人小元，出資刊之。

秋冬間，仍研理學，讀「二程遺書」、「朱子文集」，并先儒語錄等書，粗有論著，然皆不足存也。

清光緒十年【公元一八八四年】甲申二十歲

讀「周禮」、「儀禮」、「爾雅」，始從事經學。

學政浙江瑞安黃漱蘭師，在江陰設立南菁書院，以樸學提倡多士。畢君枕梅爲余報名，寄卷應試。

清光緒十一年【公元一八八五年】乙酉二十一歲

春，偕畢君枕梅、張君拙嘉名樹蓂諸友，同赴江陰南菁書院應試。取超等，住院肄業。謁見黃漱蘭師，諄諄然訓以有用之學，遂受業于院長黃元同先生之門。先生名以周，浙江定海人，爲薇香太夫子之季子，東南經學大師也。聞余講宋儒之學，甚喜。語余曰：

顧亭林先生有言，經學即理學，理學即經學，不可歧而爲二。聖門之教，先博後約，子其勉之。」復教余訓詁義理合一之旨。先假余陳北溪先生「字義」，余鈔讀之，逾月而畢。又示余所著「經義通故」（後改名「經訓比誼」），余亦摘其精要者鈔錄之。又於藏書樓縱覽諸書，自是于經學、小學亦粗得門徑矣。
振謹案：先生有「張君拙嘉傳略」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六。又有「黃元同先生學案」載「茹經堂文集」卷二。

交吳縣曹君叔彥，名元弼，江陰同年章君琴若，名際治，陽湖趙君劍秋，名椿年，武進劉君淮生，名翰，皆一時俊彥也。曹君精于「易」、「禮」諸學，篤守鄭君家法，尤爲純實。
振謹案：先生有「與曹君叔彥書」二首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四，又有「答曹叔彥書」載「茹經堂文集三編」卷四。又有「禮經校釋序」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五。「禮經校釋」，即曹先生所著書也。又有「章君琴若墓志銘」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八。

作「宋元明諸儒主一辨」，黃師嘆賞不置，謂擇精語詳，于斯道已得十之七八矣。

振謹案：先生所作「宋明諸儒主一辨」載「茹經堂文集」卷三。

課餘，作寧波辨志文會，宋學課藝，主講者浙江劉藝蘭先生名樹人，甚器賞余，屢置第一，且托元同師轉達惓惓，余深感之。

冬，學院王益吾先生來接任。先生名先謙，湖南長沙人，亦名翰林也。

清光緒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丙戌二十二歲

春，赴禮部試，下第歸。黃師函招，仍赴南菁書院。初治「易」，先讀惠氏、張氏、焦氏諸書，繼請業于黃師。師曰：「本朝「易」學，雖稱極盛，然未有能貫通漢宋，自成一家者。子讀「易」當于「通志堂經解」中求之。其中如朱氏「漢上易傳」、項氏「周易玩辭」、吳氏「易纂言」，皆極精當。」余因細讀之，覺項氏「易」尤勝。黃師又假予所著「十翼後錄」，袁然巨帙，未克抄錄。思作「周易集解疏」，不果。因擬別作「周易兼採漢宋諸家之說，始屬稿焉。

夏，讀「莊子」，文尚恢詭。喜效吾妻王弇州文，頗菲薄震川。黃師假余「評點震川集」。讀之乃知震川白描處，極有精神，且得力于歐、曾兩家甚多，固未可輕加訾議也。

交丹徒陳君善餘，名慶年，常熟孫君師鄭，名同康，丁君秉衡，名國鈞，元和曹君夔一，名元忠，泰州盧君義侶，名求古，如皋姚君小賓，名彭年。振謹案：先生有「陳君善餘墓志銘」載「茹經堂文集三編」卷八。又有「讀經救國論序」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五。「讀經救國論」，即孫師鄭先生所著也。

清光緒十三年【公元一八八七年】丁亥二十三歲

春，仍赴南菁書院肄業。

交寶山邵君心炯，名曾鑒，係庚辰年與余同入學者。天才橫溢，豪放不羈，奇士也。又交陽湖莊君思穎，名蘊寬，上海趙君韵丞，名世修，丹徒殷君墨卿，名松年，海門劉君乙青，名宗向。

是年，讀書心較靜細，始編錄「茹經堂文集」。

「易」學稍進，黃師示余所著「周易故訓訂」，喜甚，亟鈔藏之。惜僅有「上經」，蓋未成之書也。振謹案：先生有「周易故訓訂跋」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五。

清光緒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戊子二十四歲

春，仍赴南菁書院肄業。

同學泰興于君玉峰，名璠，華亭雷君君曜，名瑨，咸來問業。

王益吾先生刻「皇清經解續編」成，余曾任校書之役，交半價，得書全部。夏日，王益吾先生招余入署弈圍棋，見國手周小松先生，受九子，余獲勝。

是秋，江南鄉闈，典試者爲順德李芍農、閩縣王可莊兩先生，收羅好古積學之士，南菁同學獲隽者二十餘人，趙君劍秋，雷君君曜均與焉。友人王君晉蕃，姊丈許君弼臣中副車。畢君枕梅赴北闈試，亦中式，大有拔茅連茹之慶。

王益吾先生參劾內監李蓮英，遂引疾歸，可敬也。

清光緒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年】己丑二十五歲

春，偕畢君枕梅赴禮部試。先期吾父訓余曰：「汝此次會試，倘再不售，明年尚有恩科會試，可暫留京處館，以免跋涉。」余因作留京之計。

先是余喜談道講學，京中諸人咸疏遠之。至是，畢君枕梅戒余曰：「天下安得皆同志，子盍慎諸！和光同塵可耳。」余憬然悟，爰于周旋世故，隨時注意，人始不以余爲狂矣。謁座師許公星叔。師語余曰：「汝壬午試卷，左文襄公季高大爲嘆賞（左公時任兩江總督）。」

揭曉後，將硃墨卷一并索去細閱；并云：「此人三場字迹，一筆不苟，必有後福。」余聞之，知已之感，繚繞于懷，惜前數年未經謁見耳（公歿于乙酉歲）。

榜發，余挑取贍錄，房師爲張子虞先生，名預，浙江錢塘人。三場評語云：「淹貫諸子百家，皆騰躍出其腕下，可稱雄博。」而主試嘉定廖公仲山，名壽恒，因補薦太遲，額

滿見遺。余謁張子虞先生，爲咨嗟太息久之。振謹案：先生有「張子虞先生墓表」載「茹經堂文集三編」卷八。

覓京館頗難得。同鄉友人顧君公度，名思義（乙酉舉人），言于其尊人廷一先生，延余教讀，余欣然往就。顧先生名元爵，時官直隸候補道，會辦大沽船塢。爲人淵淵有度，喜讀書，并喜談吾妻掌故，蓋長者也。余課其第四子，名思永，字公亮；第五子，名思遠，字公毅。大沽地頗幽靜，由天津赴彼處，約三百里，離海口約五六十里。振謹案：先生有「顧廷一先生墓志銘」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八。

五月，考內閣中書。余得公度電，復赴京。旣試，亦被屏。六月出京，坐驢車中，炎天奔走，途遇大雨，極爲辛苦。

秋，聞于玉峰之喪，痛悼殊甚。玉峰治經學，工詞章，且學道不倦。在南菁書院時，依依執弟子禮，歿時年僅十九。後閱十餘年，余爲刻遺稿一卷。

生日，作思親詩。振謹案：先生詩皆未刊。

冬間，夢吾母肝風病甚劇，面色浮腫。醒後大戚，以「周易」筮之，得坤卦。辭曰：「安貞吉。」心始稍安。作「父母在，不遠遊」制義以自警。末云：「嗚呼！行邁靡靡，中心如醉，得吾父慰勞之語，不覺悲從中來。冬日烈烈，豈曰無衣，念吾母縫紉之艱，曷

禁潛然出涕，然則人子而常依膝下，豈非厚福耶？」

清光緒十六年【公元一八九〇年】庚寅二十六歲

春，偕公度赴禮部試，薦而不售。房師爲朱小唐先生名琛。譜兄崇明王君丹揆名清穆，中式，以主事分戶部。振謹案：先生有「王君丹揆六十壽序」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七。

五月中，航海歸。廷一先生命思永、思遠，隨余回太倉，仍赴其家課讀。顧氏宅在小西門。

赴新塘市，弔外舅郁公銘軒之喪。李生頌韓，名聯珪，來受業。振謹案：先生有「與李生頌韓書」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四。

弔金氏姨母之喪，姨母爲外叔祖胡公六符次女，與吾母情意契合如同胞。適州庠生金君仲德，名庭筭。本年三月間，金君病卒，姨母遂殉節而死，吾母痛甚，余爲作家傳一首。振謹案：先生所作「姨母胡孺人家傳」載「茹經堂文集」卷五。

友人陸君庚星卒，余往弔之。庚星少年頗狂放，後食廩餼，深自檢束，復與余親，亦考取南菁書院。春間，其弟先卒。夏，庚星亦歿，婦陳氏殉節死。其堂上父母俱存，且無

後。余題其遺像，爲之潛然。後閱十餘年，爲刻遺稿一卷。

是年，吾父館本邑縣署。縣尊爲吳粵生先生名鏡沆，河南光州人。吾父課其子，名敬修，字菊農，極篤實用功。振謹案：先生有「吳粵生先生六十壽序」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七。

冬，十一月初二日，吾母生辰，遷居武陵橋南王姓宅。居停王某，開設王大吉藥肆于上海，屋有廳，內室三楹，惜俱西向；有廂房，西北有小樓一角，可庋藏書籍。後門通九廟前河沿。前居之趙家，廳屋小而鄰雜，時聞詬諷聲，余家厭苦之久矣。顧以住彼十數年，遷居時頗覺戀戀，余夜間恒夢在是屋中。人之不能無情如此哉！

清光緒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一年】辛卯二十七歲

是年，仍館顧氏。表弟黃君玉儒，名彬琳；陸生鷺卿，名長序，來受業。陸生，星農先生之孫也。時州尊程序東太夫子，名其珏，吾父壬午科鄉試薦卷房師也，與吳縣尊提倡文藝月課，優給膏火，頗極一時之盛。姚某翹先生之世兄柳屏，名鵬圖，內表陸君形士，名增輝，皆年少聰穎，文名籍甚。柳屏即于是科秋闈中式。振謹案：先生壬辰作「禮經校釋序」，自注云：「代程序東太夫子作。」又有「姚君柳屏傳略」載「茹經堂文集二編」。

編」卷五。

清光緒十八年〔公元一八九二年〕壬辰二十八歲

春，隨王師并偕金君蓬生，姚君柳屏赴禮部試。時頗艱于費，得程序東太夫子贈五十金，始克成行，心甚感之。王師自入詞林後，本無意進取，因前與姚芷軒太夫子有約，云「柳屏領鄉薦，吾當偕同赴京」。至是遂踐諾言焉。

榜發，余中式第三十一名貢士。題爲「君子矜而不爭兩章」，次題「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三題「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詩題「賦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春」字。房師爲沈子封先生，名曾桐，浙江嘉興人。座師爲翁公叔平，名同龢，江蘇常熟人，祁公子禾，名世長，山西壽陽人，李公苾園，名端棻，貴州貴陽人，霍公慎齋，名穆歡，瀘洲人。

謁沈師。師云：「首場未薦，閱二三場卷，知爲讀書有得之士，補薦遂中。」翁師評語云：「經生之文，必有靜穆之氣，此作是也。經藝淵雅，不使才鋒，策賅博。」覆試二等。題爲「大匠誨人，必以規矩」。詩題「賦得學如鳥數飛」得「如」字。殿試二甲第一百五名。朝考一等第六十五名。題爲「廷尉天下之平論」、「審樂知政疏」。詩題「賦得

江心舟上波中鑄」得「中」字。（余詩點題云：「萬派江心景，都歸鑄。〔丁丑〕
翰林」。引見後，以主事用，簽分戶部江西司。故事，凡列二甲一等者均入詞林，余失之外，頗覺悵惘。王師慰之曰：「子何不達之甚？子家況清寒，部曹有印結款津貼，可不取分外之錢。此天之玉汝于成也，子何不達之甚！」余聞言釋然。謁許星叔師，以余未入詞林，代爲抱屈。又述左文襄公之言，再三勗勉，深爲可感。

六月，翁師延余至其家，課讀學徒二，皆翁君弢甫，名斌生（〔丁丑〕
翰林）之子，長名之潤，字澤之；次名之廉，字景之，天資俱極聰慧，之廉，爲翁師嗣曾孫。

受業于嘉興沈子培先生之門。先生名曾植，庚辰進士，子封師之兄也。博雅閑通，當世殆無匹焉。振謹案：先生有「上沈子培先生書」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四。又有「沈子培先生年譜序」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五。

王師散館，得知縣，分發河南（後補湯陰縣）。暫館同鄉陸蔚庭先生名繼輝家。余時往候起居。師著「左傳考釋」成，命予作序。振謹案：先生有「書左傳考釋後」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五。

八月，請假回籍。吾母患肝風頭暈之症，不能起床者六七年矣。請浙江醫生沈雲程先生診治。沈素崇拜薛生白先生，奉「醫經元旨」爲準繩，進以白鳳丸，頗見效。至是已能

起床，大喜逾望。

弔外大母陳太夫人之喪。初，外大父母有子名秉彝，壬戌年，避難滬上，病卒。乃以外叔祖六符公之子景堯爲嗣。外大母素愛余，乃以四月初旬棄養，旣未知余捷音，而余亦未得一侍湯藥，深可痛心。

清光緒十九年【公元一八九三年】癸巳二十九歲

吾鄉庚申洪楊之亂，鄉民集義勇，皆以白布裹頭爲號，一時響應，號稱十萬。戰于東門外之板橋，彼悉精銳突出，鄉民不知戰法，大潰，敗死者數萬人。至是邑人沈君馥林，就其地作亭爲紀念，余爲作碑文記之。振謹案：先生所作「太倉鎮官紳義勇殉難瘞骨碑」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八。

正月，偕表弟黃君玉儒、李生頌韓、顧生公亮赴南菁書院謁黃元同師，不值。隨偕曹君夔一赴常熟。曾君表先生，名之撰，偕其世兄孟樸，名樸，又翁君又申，名炯孫，徐君少達，名兆煥等殷殷接待。即住曾氏虛靄園，盤桓三日，閱其所藏書籍，并遊虞山，題名刻石于劍門。

三月，迎養吾父母。并挈內子如京師。先至上海，住八仙橋表姊丈俞君隸雲宅。俞君

名書祥，邑諸生，爲顧氏大姑母長婿。時大姑母亦就養俞君處。大表姊極賢孝，與吾母最契合，親戚情話，歡樂無涯。小住數日，即乘輪舟赴天津，幸途中無風浪。抵津後，住中和客棧。胡疇生母舅，時在大沽船塢司事，余懇伊來照料一切，遂入京。翁君弢甫，爲貧屋于東城新開路西頭路北那宅。時翁氏住東單牌樓二條胡同，往來極近。惟用僕媼，語言不通，吾母起居頗覺不便。余赴翁宅課讀，間一二日到部視事。

秋，吳菊農世兄中式河南鄉試。常熟孫君師鄭、友人沈君頌棠，名鵬，中式北闈鄉試。太倉王君彬儒，名鳳麟，顧生思永，中式江南鄉試。振謹案：先生有「王君彬儒傳」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六。

冬，十二月，外姑楊太夫人棄養。內子聞耗，哭極慟。

清光緒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甲午三十歲

春，禮部試，孫君師鄭、吳君菊農、沈君頌棠，均聯捷入詞林。

寶應劉生翰臣名啓瑞，來受業。生爲戶部同司劉佛卿年丈之子，經學世家，品詣篤實，後成進士，以內閣中書用。振謹案：先生有「劉佛卿先生神道碑」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八。

秋，八月，內子郁夫人卒。內子天性婉娩淑慎，孝和而儉。吾母疾病，侍養彌謹，諸事能忍耐，戚黨皆稱其賢。來歸十三年，去冬懷妊，吾母喜甚，余筮之，遇明夷之賁。其繇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余心惡之。至是竟以難產卒。吾母大慟，停靈于崇文門外之夕照寺。時在客居，喪務均未諳，悉賴譖兄王君丹揆來照料一切，并偕其夫人及二女，時來慰藉吾母，可感之至。振謹案：先生有「郁夫人家傳」載「茹經堂文集」卷五。

中日失和，提督葉志超與日人戰于高麗之平壤，輒敗走，敵勢益張。冬，遂侵入奉天，金州、復州、海威、蓋平皆陷，旋旅順亦失守。風聲鶴唳，勢且擾及津沽。時吾母臥病床榻，曰：「設有不測，吾當投繯以報國。」余因國禍家難，抑鬱無聊，時讀「易」以自遣。

高陽相國李公鴻藻，暨翁師，俱入掌軍機。余擬上封事，計萬餘言，翁師激賞之，手自抄出數條，然當事者不能行也。沈子培師及京中諸友，均傳誦此文。振謹案：此即「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摺」載「茹經堂奏疏」卷一，先生自記云：「此稿翁叔平、沈子培兩師深加嘆賞，稱爲萬言疏稿，惜兩行痛汨，無補時艱也。」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乙未三十一歲

仍館翁宅，課讀。翁生綏珩來受業。生字玉行，內閣中書翁君印若名受琪之弟，蘇州人。

三月，李少荃相國名鴻章，赴日本馬關議和。日人要挾高麗國自主，割台灣與日本；并索償兵費二萬萬。同鄉公車汪君仲虎等，謀上書力爭之，余爲代擬「上察院呈」。然當事者以時機日迫，莫可如何，和議遂成。旋台民擁總督唐維卿名景崧者獨立，卒無成就。痛心曷極！

聞邵君心炯之喪，爲慘然者數日。邵君因不得志，縱情詩酒，卒以早夭。其自輓聯云：「見性明心，立地成佛；好學短命，何敢望回。」蓋是年三十一也。歿後，姚君子讓、柳屏等爲刊「艾廬遺稿」。振謹案：先生有「邵君心炯傳」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六。

蘇州王君茀卿，名頌蔚，時掌戶部雲南司，白于翁師，調派余爲雲南司幫主稿，蓋王君丹揆所介紹也。雲南司管理滇省財政，兼管漕務、倉務。余時于公牘文字，尙無門徑，只得以吏爲師，遇事諮詢，并與丹揆協商，調取檔案目錄，手自鈔存。用時指出提閱，吏不能欺。丹揆作「職思隨筆」，辦稿必摘要鈔錄，余亦仿行之。

吾父輯太倉陸桴亭先生遺書告成。初，桴亭先生遺書傳于世者，不過「思辨錄前後集

」，及太倉葉滄溪先生名裕仁所輯文鈔數卷而已。吾父于「小石山房叢書」中輯得「論學酬答」四卷，于「婁東雜著」中輯得「性善圖說」等三種，又于葉滄溪先生家中鈔得「八陣發明」一卷，詩集若干卷，又鈔得張清恪公所輯文集若干卷，又編訂「年譜」一卷，共得二十冊，合「思辨錄」共二十八冊，先後募資授刊。

十一月，繼室黃夫人來歸。伯岳黃澄之先生，暨內弟玉儒親送來京。

十二月，學習期滿，戶部循例引見，奏留。翁師考語云：「人品端方，趨公勤慎。」

清光緒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六年】丙申三十二歲

○ 閱各國條約事務各書，并評點「萬國公法」及曾惠敏、黎純齋諸家文集，自是于經世之學，亦粗得門徑矣。七月，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第二名。試策問一道。引見後，記名傳補。首列爲會試同年張菊生，名元濟，友人李君槃碩，名審之，汪君伯唐，名大燮，及丹揆兄均前列。時翁師掌總理衙門，先期見沈子培師，詢問各部人才。子培師首以余對，翁師領之，曰：「唐某學問、性情、品行，無一不佳。」余聞言，愧無以對知己也。

清光緒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丁酉三十三歲

○ 閱「經世文正續編」及曾文正、胡文忠全集。「經世文正編」選擇極精，「論學」二卷，尤極純粹，續者遠不逮矣。

戶部設則例館，余奉派爲纂修官，輯成「漕運門」八卷。
購得蘇州周忠介公順昌「燼餘集」三冊，係湯文正公斌撫蘇時所刻，真難得之書，可寶之至。爲集資刊印之。 振謹案：先生有「重刻周忠介公文集序」載「茹經堂文集」卷四。

六月，吾母忽患中風，不能言語。急延醫診治，逾日漸蘇，遂成半身不遂之症，不能起床。自問侍奉無狀，悶恨之至。

夏，李生頌韓來，將應京兆試，即住余家。

崇明朱生貫微，名誦韓，孫生字晴，名昌煊，來受業。字晴，余會試同年孫子鈞吏部名培元之子。

冬，沈子培師假余無錫高忠憲攀龍未刻稿八冊，云得自河南書肆中，蓋當時陳稽亭先生輯「高子遺書」所未錄者也。其中論學精粹處極多。余喜甚，手自鈔錄二冊，爲序其首，并屬朱，孫二生，各分鈔數冊。 振謹案：先生所作「高子外集序」上下二篇載「茹經堂文集」卷四。（序誤作子） 封先生

清光緒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戊戌三十四歲

二月，長子慶詒生。字曰郁生，欲其不忘前母也，號曰謀伯。內子產後大病類瘋癲，延山東醫生李葆初診視，云是肝鬱、血枯、痰壅所致。先投以川芎、芒硝，大瀉後神色較清，復進以補血、消痰之劑。半年後，始全愈。

擬「謹殫血誠以維國脈摺」，附「請停止搜括之政片」。又代沈子封師擬「謹陳管見以固人心摺」。振謹案：首摺載「茹經堂奏疏」卷一，次摺載同卷。先生自記云：「此稿係沈子封師囑爲代擬。中間『正人心、簡使臣』兩條，即用『萬言疏稿』成說，稍加增損」云云。

閏三月初四日，爲吾父五十八生辰；吾母適年六十，稱觴于東城之德興堂。

同鄉內表弟陸君彤士，會試中式第一名。友人趙君劍秋亦中式。

四月，翁師奉旨開缺回籍，蓋與滿大臣榮祿、剛毅不和，爲其所構陷也。五月即出京。余送至正陽門東站，黯然而別。此後竟不得復見矣。

六月，傳補總理衙門章京。時掌總署大臣爲慶親王及相國合肥李公，次爲王相國夔石名文韶及滿州敬止齋尚書名信，廣東張樵野侍郎名蔭桓，凡五人。先派余在電報處譯機要

電文，旋派在司務廳收發文牘。時總辦章京四人：滿州舒君春舫名文，四川童君圃瑤名德璋，滿州瑞君鼎臣名良，蘇州顧君康民名肇新。顧君素長于公牘文字，與余尤相得。余詢以辦事之要，顧君曰：「勤而已矣，勤則諸事接洽；至公牘之要，縱使千條萬緒，不過敍述明晰，無他道也。」余自是于翁氏館不能兼顧，遂辭退，深愧無以對翁師也。振謹案：先生有「記和碩慶親王事」載「茹經堂文集」卷六。又有「祭和碩慶親王文」載同卷。又有「記王文勤公事」載同卷。

時奉詔，令閣部大臣保舉人才。倉場侍郎劉公溥泉名恩溥，留心物色。以余列入薦章。余初未之知也。後友人傳述，至爲惶悚。劉公官御史時，直聲甚著，爲人謙抑異常，余以避干謁未往見。後公遽歿，始詣靈前一慟。知己之感，思之輒爲惄然。

八月，政變禍作，爲吾國一大關鍵。先是皇上一意維新，勵精圖治。內外大臣交薦康有爲，梁啟超破格擢用；又特拔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爲京堂，在軍機處行走。革故鼎新之旨，幾乎無日無之。會有蜚語，謂康梁等將用兵圍皇太后求變法。于是皇太后復出訓政，逮楊銳等置之法。而康梁則已聞風遠逃，不知所往。維時波及者，爲李苾園師、張樵野侍郎、文芸閣學士等。李張均革職發遣，文則逃匿未獲，而張菊生亦因上疏言事革職，豈不冤哉。

九月，浙江徐嘯雲尙書名用儀，袁夾秋京卿名昶，滿州聯敬卿名元，均奉旨派充總理衙門大臣。袁公博雅閑通，一見余似舊相識。

冬，浙江許竹簣侍郎名景澄，自歐洲歸，奉旨爲總理衙門大臣，深器重余，以所印外國司船表、帕米爾圖見贈。

清光緒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己亥三十五歲

日本索福建鼓浪嶼，俄國索山東廟群島，義國索三門灣，徐許兩公均力拒之。余隨寫問答，時同事者蘇州鄒君紫東名嘉來，松江雷君譜桐名補同，浙江汪君伯棠，名大變，均極相契也。槃碩、丹揆兩兄，亦傳補進署。

余每兩日赴戶部，兩日赴總署。戶部在雲南司正主稿上行走，事務殷煩，總署尤甚。

○ 值夜班恆至天明。司務廳儲條約櫃，余發而讀之，又以暇時學習俄文，燈下每取中俄文本條約對校之，目力遂大傷。後雖悔之，已無及矣。

交滿洲世君伯先名善。世君爲戶部雲南司掌印紹丈敍五名彝之姪，伉夾豪邁，懷大志。時傳補入總署，見余，遂通譜焉。振謹案：先生有「滿州二友傳」，一爲世君伯先，一爲瑞君裕如，傳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六。

冬，余與丹揆兄俱改派在英股辦事。

十二月，內弟黃彬瑞在俄文學堂暴卒，可痛之至。余爲殯殮一切，停靈夕照寺。

歲杪，奉皇太后慈諭，立端王載漪之子溥儕爲皇太子。聞皇太后將廢立皇上，爲慶親王所知，跪求四時許，事始寢。

按：其事見先生所作「記和碩慶親王事」載「茹經堂文集」卷六。

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庚子三十六歲

吾父六十歲。三月四日，聊具杯酒稱觴焉。

四月，北京義和團禍作。義和團爲八卦教流派。自言能避刀、槍、火炮，以仇洋教爲名，焚燒殺掠。初起于山東，巡撫袁慰亭名世凱禁之，而山西巡撫毓賢加以提倡，遂蔓延至直隸。總督裕壽山名祿，陰袒之，勢益張。時皇太后甚惡西法，欲集合其力，以驅外人，各國公使嘖有煩言。大臣許景澄、袁昶上疏力爭之，俱留中不報。五月，義和團遂糾合大衆，拆毀鐵路，直入京城，圍攻使館及西城西什庫教堂。時余家尙居新開路，與比國使館相近，見火光燭天，槍炮聲累累如貫珠。吾父偶詣庭中，槍子從頂上飛過，險極。家中所用某嫗，并携有幼女，忽閉門而泣，詢之，則亦教民也。余亟慰之，給以錢米，遣之還。

○。逾日，見教堂焚毀數處，濃烟四合。維時天津已與各國開戰，南歸路已斷。譜兄伯先招余遷至其家，余因稟商堂上，決計遷避。時吾母臥床，內子亦懷孕，乘輿踉蹌以行。世宅住寶鈔胡同內王佐胡同，伯先兄夫婦殷勤接待，情極可感，余家驚魂得稍定焉。

義和團攻使館不克，遂燒正陽門及東西荷包巷。是皆京城精華所聚。商賈逃亡，天日爲之變色。旋提督董福祥，亦以勁兵來攻使館。時使館守兵不過數百，藏地溝內，官兵每至界線內，輒中槍炮斃，以故卒不能克，西什庫亦如之，可嘆亦可笑也，戶部已在戰線之內，改在內廷國史館內辦公。

五月中旬，風聲日迫，余偕世宅遷避至北山平義分村。出北直門十餘里，爲雷家橋。又三十里，爲高麗營，大市集也。又二十里，爲平義分村，乃昌平、順義兩縣分界之地。世宅居村外祠堂內，余家貯居村中。屋僅三間，卑隘之至。房東張姓，其兄在田，嘗讀書入庠。余家飯食，先由世宅供給，後與房東商定，借灶自炊，佈置初定，余乃入城辦公。

義和團愈聚愈衆，日本使館記生杉山彬、德國公使克林德赴總署途中，均爲義和團所殺。端王載漪、莊王載勳奉旨充總理衙門大臣，二人皆提倡義和團者也。莊王宅中，并設立壇所。其時各國已有聯兵攻北京之議，有識者皆引爲大戚，而皇太后爲載漪等所脅，依違兩可，皇上更不敢言。某日，召廷臣會議。載漪、載勳等力言主戰，皇上執許景澄手，

流涕而言曰：「此時可戰乎？汝宜直言！」

○載勳厲聲曰：「許景澄執皇上手，是何規矩？」
「太常寺卿袁昶曰：「是皇上執許景澄手，非許景澄執皇上手。」許惶急曰：「求皇上釋手。」乃叩頭退。隨有旨命許景澄宣慰使館。蓋許、袁二公之殺機，已伏于此矣。

義和團揚言總署通洋人，蓋意圖劫掠也，總辦諸君互商白莊王，即請義和團守衛本署。某日，余赴總署，同事者無一人。余飯畢散值，已出署矣。瞥見大隊義和團約數百人，首裹紅巾，手持白旗，大書「扶清滅洋」四字，自西而來，蜂擁入署。署中蘇拉（房茶）急追余車，謂義和團至，須招待。余因折回，立大堂中，招呼之。旋至西廳，見所謂大師兄者，係滿洲某。腰繫黃帶，怒形于色云：「貴署堂官無一人，司官僅足下招待，何故？」余曰：「本署係兼差，堂官午前均赴各部，午後始克到署，請暫待。」某云：「吾觀署中妖氣極盛，聞同文館洋書極多，均須燒毀。倘有通洋語者，即係奸細，須立時殺却，吾先告足下知之。」余曰：「本署係奉文宗顯皇帝諭旨所設立，因與洋人交涉，故不能不通洋文。至殺人一事，却須斟酌。如果奉有上諭，自當遵辦。惟殺人自有地方，應由本署交出，依法辦理，却不能即在本署自由殺人！」某語塞，乃云：「吾爲足下焚香升表。」表上升，某云：「足下却是好人。」余付之一笑。旋許公竹簣到署，余往稟白一切。復隨同往見某，亦爲許公焚香升表。有頃，同事滿洲文某來，素信義和團之人也。余與接洽後

，急散值，歸已薄暮矣。是後，義和團戕殺民教甚夥，聞之極爲痛心。時未敢明言，後補作「紀庚子冤獄」篇一，以志羅織之慘。振謹案：先生所作「庚子六月冤獄」載「茹經堂文集」卷六。

六月二十七日，謁見許公竹簀。公神色頗慘沮，憂形于色，絕不言疏諫義和團事。但言此次洋兵入京，條款必格外苛刻。君等宜早爲預備。辭出後，又謁見袁公爽秋，袁公氣象激昂，議論踔厲，亦絕不言上疏事。詢余堂上起居，云：「君旣遷眷至北山，目下隻身在京，何不遷至敝寓，我須與君細談梓亭先生之學；況此間爲君舊居停地（時袁住東單牌即前翁），望即日遷來。」余告以世宅起居較便，至講學一節，當隨時踵門請教，殷勤鄭重而別。蓋余心知二公禍之將及，而不料其即在旦夕間也。

七月杪，前山東巡撫李鑑堂名秉衡，奉召來京，余向其親戚某探問意旨。某云，李公將招山東大刀會入京，余聞駭極。

七月初一日，奉旨逮許、袁二公下獄，聞係李秉衡所構陷也。惟時總署人人自危，不敢前往探視。至初三日，奉旨置二公于法。聞二公臨刑時，神色灑然。監斬者爲大學士徐桐之子，刑部侍郎徐承煜，亦附和義和團者也。袁公戟手罵徐曰：「國家之事，被汝父子敗壞至此，吾在地下候汝！」許公止之曰：「爽秋！何必如此。」遂從容就義焉。嗚呼！

自我聖祖、世宗以來，未嘗有殺戮忠良之事。此時許袁兩大臣被禍，蓋國家元氣因此大傷，而人心亦自此漸去矣！振謹案：先生有「記徐桐崇綺事」載「茹經堂文集」卷六。

余奉派署雲南司正主稿，又奉派在內廷譯密電，間日住班。丹揆兄亦共事，軍書旁午，時天津已失守矣。

七月初十日，奉吾父手諭，悉內子產一子，取名慶平，命余赴鄉省視。逆料西人用兵慎重，未必即下通州，到京尙須時日。因與丹揆兄約，請其暫代。于十二日赴北山，大小平安，頗以爲慰。乃十六日接同司紹敍五丈急信，謂洋兵已入通州。戶部尙書王公夔石擬將倉存米谷全行發放，囑余速赴京。十七日早，乘車至雷家橋，但見大隊義和團向北逃竄。云洋兵已入京城，兩宮未知所在。車夫遂不敢前進。余告以設有不測，吾當賠汝車輛。車夫云：「車輛可賠，性命不能賠。」堅不肯往。不得已，退回北山。十八、十九兩夜，遠望見京城中火光燭天，蓋洋兵實于十八日入京，兩宮于是日始西狩也。又聞前數日奉旨逮捕總署大臣徐公用儀、聯公元、內務府大臣立公山，均置之法。蓋亦端王等所構陷也，爲之駭嘆不置。

時亂兵逃潰，各處搶掠。初，鄉民相約在山溝中搭蓬十數間，遇急難時往避，余爲出資助成之。臨時房東張姓云：「山路崎嶇，老太太決不能往。」內子聞之云：「吾姑既不

能往，余決無言去之理。」吾父云：「如此，則合家并命可矣。」乃郁兒乳媼劉姓，堅欲携兒往避。不得已，書郁兒姓名，裹于衣內，飭乳媼領去。悲痛之極，無可言者。乃逾日早，乳媼抱郁兒悻悻然歸云：「是兒終夜啼哭，爲鄰人所不容，故携之歸。」詎料是晚亂兵即赴山溝，搶掠一空，并將婦女擄去。房東奔竄而回，如喪魂魄，乃知郁兒之啼哭有由也。吁，亦險矣哉！

世宅祠堂內亦被搶，伯先兄及友人陳君子久（名恒慶，工部郎中，與伯先兄同避難者）匿高粱中，余囑鄉民導往探視。伯先兄目直視，云：「君亦不免，何爲冒險而來？」余急慰之。是晚，伯先兄携眷避往高麗營。亂兵十餘人，即盤踞世宅祠堂中，揚言將至村中搶掠。或與通款，乃得免。越數日，赴某村搶劫，爲村人擊斃數名，僅六人歸，鄉民謀圍斃之。余語張在田曰：「亂兵雖少，然有快槍，不可輕敵，轉致肇禍。」乃謀賄通其馬夫，當午飯時，先將快槍從牆隙中遞出。鄉民劉姓父子爲前鋒，用鳥槍一擁而入，立斃亂兵三名；餘三名逾牆逃出。余曰，此禍根也。急囑鄉民各處尋覓。傍晚，于山溝及高粱地中先後覓得，俱擊斃之，其患乃絕。然其時風鶴頻驚，某日又有潰兵來村中。先至張在田宅，旋至余家。眷口先避匿，余出迎之。兵曰：「吾輩來覓牲口耳。」在田曰：「牲口已爲他人掠去矣。」兵遂去，舉家慶幸焉。

八月十日，聞慶親王與相國合肥李公奉旨爲全權大臣，與各國議和。余急欲赴京，擬先往高麗營。爰與鄰人武庠生趙某商借車輛。趙某謂：「距高麗營七八里，有盜匪盤踞，時出劫掠，不敢往。」余曰：「吾文人膽尚大，若武生何膽怯乃爾？」趙不得已，曰：「車輛決不敢借，騎驢可乎？」余曰：「可。」乃于十三日早起程。同行者趙某及僕人李升。途中行人斷絕。將至高麗營，瞥見盜匪三人自對面來，各騎快馬、携快槍，飛駛而至。余輩不敢退，與摩肩過。其爲首盜匪問余曰：「往京城乎？」余頷之，曰：「然。」盜遂去。旋聞其同夥問爲首者曰：「認識此人耶？」曰：「此是城中唐老爺，如何不認識。」余深訝之。至高麗營，見伯先兄及陳君子久均無恙。中秋夜，同酌酒啖月餅，可謂苦中得樂矣。余與伯先兄商同赴京，伯先兄遲回不決，余因于十九日，偕伯先堂弟輝山先行赴京。至雷家橋南，步行至北直門，爲日本兵所阻，不得進。爰繞道進朝陽門。途中但見洋兵運物，氣象慘。余逕赴新鮮胡同，紹叙五丈及其弟越千丈，均大驚異，曰：「君竟能來耶？」亟留予宿，告洋兵入城時狀，并示余大小炮子數枚，相與咨嗟久之。時無菜蔬，晚飯醬蘿蔔一味而已。是日，余步行三十里許，困憊已極。夜，足痛發熱，幸即愈。

二十日，赴總署臨時公所，即在總辦施君春舫宅中。蓋外國兵入城時，施君與總稅務司赫德通函，請其介紹議和，赫許之。時慶親王已隨扈西行，由總署章京樸壽追請返京。

慶親王奏聞，遂與李相國同奉全權大臣之命。時李已到京，住東城賢良祠。余謁見慶親王後，隨同辦理條約文件。越數日，總辦瑞君鼎臣、顧君康民及丹揆兄諸同人，均陸續到京。相見之後，悲喜交集。時戶部亦設臨時公所于東城，尚書敬公正齋派余爲留京辦事隨員，整理一切。

十月中，余赴北山迎吾父母，偕同伯先兄挈眷返京。時京北盜匪充斥，余同伯先兄雇保鏢十一人，計費百金。啓行後，忽一人單騎過余曰：「唐老爺連日辛苦，消瘦多矣！」余見之，即向在高麗營所見之盜匪也。亟與通談，始知其人姓楊名七，即高麗營人。蓋余在高麗營時，常在伯先兄所開什物肆中閑坐。楊七來購物，余亦加以禮貌，渠因而感余。乃知當亂世時，謙德爲尤要也。中途過一村，名泗兒上，有巨盜單刀李五盤踞其地。車過時，李五出與保鏢絮語片時。旋保鏢來告余，謂李以余攜帶衣箱，銀錢必多，請留下。余告以衣箱內不過當差衣服，盡可開視。倘有銀錢，即當奉贈。爰啟視之，皆舊衣、書籍。李無言，余遂行。乃知行路帶衣箱，最易爲人所覬覦也。振謹案：先生有「紀庚子遇匪遇盜事」載「茹經堂文集」卷六。

次兒慶平殤。患難之餘，不勝痛惜之至。

奉旨昭雪許、袁、徐、聯、立五大臣冤案，開復原官。旋許、袁、徐三家屬盤柩回籍

，各使館派兵送行，儀仗極盛。總署諸同人設靈路祭，有泣下者。余作「五忠詩」弔之。袁公詩結句云：「流水高山今已矣，天涯何處哭鍾期！」蓋不勝知己之感也。後外交部陸子興總長建四忠祠于署後，刻余詩于壁間，以資紀念。自是余夜間常夢許、袁兩公被刑狀，輒大哭而醒，淚漬枕上，蓋肝鬱目疾愈深矣。

洋兵焚燒端、莊兩王府第，日本兵并捕軍機大臣啓秀、刑部侍郎徐承煜二人，槍斃之，以其提倡義和團也。初許、袁兩公被害前一日，慶親王跪求皇太后赦免，不許。急往求大學士徐桐，謂得公一言，可勝余百數言。徐曰：「我看此等人，多殺一個好一個。」慶親王含淚而罷。迨承煜、啓秀被戮時，總署江陰陳君夢陶名佩，謂承煜之弟某曰：「此方是多殺一個好一個。」嗚呼！何相報之速耶！亦可爲後世之鑒矣。

余建議停廢河運，并裁撤津通運米駁船，改歸陸運。所有每年河運費四十餘萬兩，悉行解部，以裕度支。合肥李公見余稿，頗爲嘆賞。奏上奉旨報可。

滿洲那琴軒侍郎名桐，掌戶部，派余爲北檔房總辦，蓋全國財賦總匯之區也。同事者，滿洲瑞君裕如名豐，明敏開通，與余一見如故，因訂交焉。

清光緒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年】辛丑三十七歲

時正與各國議和，余隨辦和約事宜，仍兼在戶部辦事，勞頓殊甚。

四月間，同譜世伯先兄簡放浙江衢州府知府，把酒話別，不覺相對流涕。蓋交情深摯，兼在患難之後也。余家由王佐胡同，遷至東城新鮮胡同紹宅。叙五、越千兩丈接待殷勤，深爲可感。

七月間，和議大綱初定。奉旨派醇親王載灃爲德國專使，戶部侍郎那桐爲日本國專使。蓋因義和團前殺德國公使克林德，又殺日本國書記生杉山彬，故命往道歉也。那侍郎奏調參贊四人：顧君康民名肇新，蔡君鷺卿名源深，張君載初名德彝，陶君杏南名大均；又隨員四人：誠君玉如名璋，來君憶亭名存，王君嘯侯名念曾，余亦與焉。七月十七日起程。二十日至上海。寄亭七叔，并姊丈許君弼丞、內兄郁君擗芳、內弟黃君玉儒等，均赴滬相候，歡然道故。余隨那欽使住天后宮。振謹案：先生有「奉使日本記」自注云，代那大臣作，載「茹經堂文集」卷六。又有「七叔寄亭公家傳」載「茹經堂文集」卷五。

去年義和團難作，全家遷避後，余有兩事至爲迫切：一、前數年刻「陸桴亭先生遺書」及「周忠介公集」，板片藏琉璃廠龍雲齋，未知曾否毀失；二、內子郁宜人及內弟黃彬瑞靈柩，停城東崇文門外夕照寺，未知曾否損傷。去冬往訪，則均無恙，深爲慶幸。至是印「陸子遺書」數十部，分送太倉同鄉。又先期命家人李福，運送兩柩回南。乃以葬務托

寄亭七叔，一諾無辭，至爲可感。

八月朔日放洋。四日至長崎，五日抵馬關，六日抵神戶，改乘火車至橫濱；旋抵東京，住帝國飯店。我國駐日公使爲李君木齋名盛鐸，參贊黃君伯兩名以霖，亦紫翔先生門下士也，均赴車站歡迎。日本政府招待，亦極周至。

八月中旬，遞國書後，遊各處學校并博物館。又往遊日光山，秋色妍麗，風景絕佳，余特爲文記之。振謹案：先生此記原文載「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卷二。又略刪節，載入「英軻日記」中。

日本立國，大抵兄英師德。雖係帝制，而其大政均裁自內閣。近年以來，壹意整理海、陸軍及工商事宜，駿駿乎日臻富強。其民外和易而心計極工。然廠肆林立，軌道四達，占農田頗多，米價騰貴，亦可慮也。語詳「東瀛日記」中。振謹案：先生此書尙未刊。

九月初，起程回國。余于五六月間用日過勞，已覺不支。八月間，目濇殊甚。歸途至橫濱車次，左目忽起黑翳，請日本醫生左本隆資診視。曰：「無妨也。」乃越日眼珠內陷；星期一後，竟無所見矣。

抵長崎後，改乘招商局新裕輪船。賬房許君楚卿，太倉同鄉也，人極幹練，照料周到。舟

中忽遇表母舅陳君玉森、譜兄曹君夔一，并太倉同鄉陳君子馨，皆來遊日本者。異國相逢，歡忭之至。玉森表母舅、夔一譜兄偕同入京。

回京後，仍供職戶部、總署。戶部各堂，派余幫辦捐納房。或以爲優差，余心甚厭之。書吏來白事，余畫諾而已。

時大局粗定，諭旨大裁書吏，廓清弊竇。檢查雲南司，書吏共三千餘人。余與丹揆兄定期考試，實到僅四五百人，取定六十人。先期有老吏爭于余前曰：「若果考試，吾輩將盡去。」余告之曰：「邇來時局變更，汝輩生計甚苦，不如改作他圖。若慮無人辦事，余能自爲之。」老吏無言而去。各堂亦爲余危，且謂終辦不到，乃考試取定後，翕然無詞。各司遂有仿行之者。

那侍郎因赴日本勞績，奏保文治，奉旨賞加四品銜，以主事遇缺即補。

冬，總理衙門議改爲外務部。設管部王大臣一人，尙書二人，侍郎二人，左右丞二人，左右參議二人。分設四司：曰和會司，覲見交際等事屬焉；曰權算司，通商關稅等事屬焉；曰考工司，路礦等事屬焉；曰庶務司，教案等事屬焉。分設每司郎中二人，員外二人，主事二人，計共二十四人。又候補員二十四人。旋簡派慶親王管部，王公夔石名文韶，瞿公子玖名鴻禑爲尙書，徐公晉齋名壽朋、聯公春卿名芳爲侍郎，瑞君鼎臣名良、顧君康

民名肇新爲左右丞，陳君夢陶名侃、紹君任庭名昌爲左右參議。先期有人告余，慶邸將補余外務部主事，而戶部那侍郎屬瑞裕如譜弟告余，就戶部爲宜；并言捐納房可聯任二年，日後京察一等，可望簡放。余以素性喜研究外交學，婉言謝之。旋赴外務部權算司主事，得幫掌印差。至是不復赴戶部，然余與裕如諸知交相離，頗覺惆然。

十一月，三子慶增生。字曰采生，號曰叔高。姊丈許君弼臣、友人王君灝生名開元來京，留住紹宅，相叙甚樂。

清光緒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壬寅三十八歲

是年五月，英國君主愛惠，將於倫敦行加冕之禮。愛惠者，英女主維多利亞之子也。維多利亞卒，愛惠即位。逾年，行加冕禮。先期外務部奏聞，奉旨派固山貝子銜鎮國將軍載振爲專使大臣，赴英致賀。旋法、比、美、日本四國，均請載大臣前往遊歷，大臣，慶邸之長公子。爲人開爽靈敏，幹練有爲，兼謙恭下士。慶邸詢問外交部左丞瑞君鼎臣，孰可隨往？瑞君以汪大燮與余二人對。於是載大臣派梁君鎮東名誠爲參議，汪君伯唐名大燮爲頭等參贊，黃君子元名開甲、楊君朗軒名來昭爲二等參贊，余與陶君杏南名大均，李君佑三名經楚爲三等參贊，劉君紫升名式訓、吳君盈之名應科，潘君劍雲名斯熾爲翻譯。余

遂偕同汪君伯堂謁見載大臣，并檢點外務部緊要公牘，預備帶往。時各國使館均邀請敘會，酬應尤繁。

二月，中葡界約議起。按照中葡舊約，有十年後修改之議，本年適值改約之期。葡使因去年新約賠款關係，中國整頓關稅，實行值百抽五；而葡國因庚子年無損失，並未得有賠款，而葡商轉受值百抽五之損失，故特來照會，聲明須推廣廣東舊界，謂大孤、小孤等島嶼，係屬於葡界島內範圍，應均劃歸葡國管轄。各堂與丞參因葡使藉端要求，詞氣強硬堅決，頗爲棘手。余謂此事不難應付。按中國輿圖，並無此島屬於彼島之例，故十年前舊約，即係一定界限。如果彼此聯屬，則從前訂約時，葡國何以絕無爭論。現在自應遵守舊約，不必更改。至值百抽五，各國一律，與分界毫無關涉，不得因此要求也。右丞瑞君鼎臣聞之，大喜，立促余屬稿照復。越數日，瑞君聞使館中人云：「近來外務部辦事，何以竟能強硬如此，葡使接復照後，致氣忿成疾矣」。余謂瑞君，交涉事終須援據公法，准情酌理，不獨對於弱國當然，對於強國亦宜如此。彼自無理，焉能不折服乎？

三月初四日，隨同載大臣啓行；是日適吾父生辰也。是晚抵天津，登招商局平安輪船。抵上海，住斜橋洋務局。表姊丈俞君縵雲、表弟毛君艾生及各親友均來接見，相叙尤歡。旋寄亭叔亦來，余請其赴京陪侍吾父，并校刻家譜先集，叔慨然應允，十四日晚，登英

國公司班哥而船。十五日晨放洋，中途遇霧，十八日，抵香港。港地倚山爲廬，分上、中、下三環，遙望之經緯井然不紊，爰悟古人量地制邑之法，大抵如此，益信古人造律字之精，蓋細者爲治玉，大者爲制里也。抵新加坡，華僑歡迎者甚衆，夾道歡呼，具徵吾民愛國之切。有馬來隅王亦登舟，其妃妾臣官均來送行，衣服禮制特殊，詳「英韶日記」中。四月朔，抵錫蘭島之格崙埠。至海濱客館午餐，清風徐來，與波濤聲相贈答。相傳爲文殊降生地，其俗佞佛，其地產貝葉經，余購數頁携歸。自是由印度洋過紅海。天氣炎熱不可耐。迨抵蘇彝士運河，氣候驟冷。旋達地中海。越二日，抵法國馬賽。略事休息即行。振謹案：本年先生遊英、法、比、美、日諸國，所經悉詳「英韶日記」，已刊行。

四月二十二日，抵英京。英皇派專員偕中國公使張德彝等來接，住昔賽而客店。呈遞國書後，隨載大臣考察各處學校；以愛司福志爲最，距英京約二百里，分校共有數十處。名儒名相都出其中，洵大雅闊達之藪也。地近達迷斯支河，河中維舟數十，舟中書籍報紙咸具，爲生徒課餘泛舟消遣之地，人遊其間，消去俗塵萬斛矣。旋又遊英京大藏書樓。樓中書架積長三十二英里，庋藏各國今古圖籍三百餘萬種。東方書籍分中、日兩大部。中國典墳，雖不盡備，然亦十得七八。殿本「圖書集成」，「西清古鑒」皆有之。法國翻譯微席葉陪余偕往，謂：「中國素號文明，今先生來遊是邦，見歐洲識字人多乎？抑中國識字

人多乎？」言次甚露驕色。余應之曰：「歐洲識字人固多，然中國識字人貴在躬行實踐。譬如仁、義、禮、智，必有此四者，方可謂識仁、義、禮、智四字。奸、邪、惡、逆，必絕此四者，方可謂識奸、邪、惡、逆四字。我中國此等識字人固少，諒歐洲亦不多耳！」微有慚色，載大臣以爲知言。時英皇患腸癰，經剖治，始漸癒。剖治之夕，英民至宮門問候者數千人。聞君主略痊，相率歡呼。巡捕亟告以君主須靜養，毋譁。一語之後，衆聲寂然，西國人心固結如此。

五月二十五日，由英京起程，赴比謁見比王。年已七十矣，步行答拜，見余尤極殷勤。導觀其起居書室，共樓五大楹，圖書滿架，問余中國學術，研求精細，君主而不脫書生氣，亦罕覩矣。在此勾留旬餘，臨行比王贈載大臣寶星，并贈余四等寶星。六月初八日，赴法京。旋考其議院制度，又遊拿破命廟，廟傍羅馬教堂，式極閑敞。又遊也魯鐵塔，塔占地數畝，下廣上銳，高三百邁，當合中尺九十四丈。俯視齊烟九點，路衢如罈，蓋極歐洲最高處矣。又遊巴黎舊城之大樹林。法語譯音，謂之波哇，廣可得二十里。叢陰罨靄，清流映帶，小艇數十，藏樹蔭中，微聞人語。小橋有客獨坐垂釣，絕似江南風景。中設茶座，几凳皆文綠；異方之樂，啁哳并奏，心曠神怡，幾忘人間世也。閱數日，聞法國因新易政府，更定學堂規制，不准男女教士充當敎習，并將教士遣歸鄉里。有不願歸者，則令

轉徙他國。吁，法人以宗教立國，然近時重學輕敎如此，良足法矣。在法瀕行時，法總統贈載大臣寶星，并贈余四等寶星。六月二十七日，由法京巴黎起行，抵沙灘屯海口。二十九日，登英公司山博而輪船，渡大西洋。七月初六日，抵美國紐約海口，住華得夫客店。紐約街道寬闊，房屋崇宏壯麗，高至四十層。余始謂其國之富饒在於善賈，而不知其農事爲地球之冠，乃天產之利也。時美總統在艾士打灣避暑。載大臣往謁，屬余輩在紐約小住。旋乘火車赴溫哥華海口。中途樹林陰翳，農人黃冠野服，偶有紅種人雜處其中。遇早餐時，停車略一遊覽，野草鮮花，別饒風景。車行六日，始抵溫哥華。該埠爲通商要地，客寓雖不若紐約之華美，亦極閑敞。十五日，登英公司日本皇后船。過維多利亞埠，舟行太平洋計半月，至二十九日，抵日本橫濱。旋抵東京，住上野行宮，地名精養軒。越日，隨載大臣覲見日本明治皇帝，威儀整肅，語言不多而均中窾要，洵英主也。桐城吳摯甫先生名汝綸，考察學務，適在日本，不期而遇，至爲歡洽。屢次相約夜談，論古文源流，并曾文正行誼宗旨甚晰。時值有查辦學生事，吳先生力主和平。余因白載大臣辦摺覆奏，頗得體要。重遊日光山。臨行時，日皇贈載大臣寶星，并贈余四等寶星。八月十八日，由日啓行。余請假返蘇掃墓，與楊君朗軒同舟赴滬，頗不寂寞。

振謹案：先生有「桐城吳摯甫先生文評手迹跋」，詳載吳先生論文之語，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五。其略云：「先

生曰，讀文之法，不求之于心，而求之于氣；不聽之以氣，而聽之以神。大抵盤空處如雷霆之旋太虛，頓挫處如鐘磬之揚餘韵。精神團結處則高以侈，敘事繁密處則抑以斂，而其要者，純如繹如，其音翹翔于虛無之表，則言外之意無不傳，樂記師乙所謂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累累乎端如貫珠，皆其精理也。知此則通乎神矣。」「又爲余言『文者天地之精華，牢籠萬有，靡所不該；貴在獨立，不當偏滯一隅。君文理學氣太重，夫以理爲學，固美矣善矣，若以理學爲文，動雜以陰陽理氣之說，則易入于膚庸而無變化，其弊與考據家之支離，詞章家之浮靡，異體而同譏，宜洗滌之。』余大心折。如是者縱談三夜不倦，朋僚竊聽，莫敢贊一辭。」

八月杪，回太倉，蓋十年未歸矣。王師自丁擾服闋後未出山。謹往謁見，并獻六十壽序一篇。蓋去年在京師抽暇所作，親自繪寫者也。越日，赴瀏河掃墓，瞻拜松楸，不勝依戀。順道赴新塘市，謁郁氏岳父墓。旋回城，至西門外吳塘橋謁外祖父墓。時五房鑫甫叔去世甫逾年，嫡母茹苦守節，忽聞蜚語憤甚，悲慘之餘，自縊殉節。余大驚嘆，出資經理其喪，草具事實請旌。逾年，作碑文以記之。振謹案：先生所作「二叔母徐孺人墓志銘」載「茹經堂文集」卷五。

九月初，抵京。八萬里回家，雙親無恙，七叔父亦在京，相見歡樂。時宗譜及五世祖吟秋公遺稿，高祖墨池公雜著均已刻成，欣慰之至。余仍回外務部供職。載大臣因赴美勞績，奏保文治以知府記名簡放。余公務之暇，爲載大臣編「英紹日記」成，進呈御覽。振謹案：先生代清固山貝子載振編「英紹日記」共十二卷。歐美風教，沿途景物，詳載靡遺，擇善諷行，尤具深意。光緒二十九年二月，由上海文明書局印行，近已少傳本。其序文并載「茹經堂文集」卷四。

十二月，山東泰安府知府出缺。時轄境適有教案，聞慶邸將以文治奏請簡放。定興鹿芝軒相國名傳霖，以他部中尚有資格較深者，阻之，乃止，未始非余之幸也。

清光緒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癸卯三十九歲

正月，庶務司主稿沈子培先生簡放知府，余繼其任。每八日須進大內一次，見各堂官呈遞奏牘要電等，雖極勞苦，然閱歷公事，獲益甚多。

四月，引見，補和會司員外郎。

輯錄許公竹貢出使奏疏函稿成。公被難後，義和團劫掠其家，書籍著作，被毀一空。余自去年回國後，即出資屬外部供事員檢覈舊檔，將許公奏疏函牘悉行鈔出，詳加選擇，得奏疏二卷，函稿十二卷，付諸鉛印以傳。非特報知己之遇，亦以闡潛德之幽光也。

振謹案：先生有「許文肅公遺集跋」，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五。

刻「庚星遺稿」「玉峰遺稿」成。庚星爲余總角交，玉峰爲余最初弟子，鴻爪雪泥，聊志紀念。時南中姚柳屏諸君議刻邵君心炯「艾廬遺稿」，余亦助資刊成之。振謹案：先生有「陸庚星遺稿序」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五，又有「于玉峰遺稿序」，載同卷。

五月，考試差。題爲「國有六職，論學堂以貯才致用，應如何預防流弊策」。

六月引見。補庶務司郎中。旋應試經濟特科。先是兩宮因時事艱難，詔開經濟特科，廣求人才。同鄉陸伯葵師奏保十二人，余與丹揆兄均與焉。至是考試，首二場均試時務策二道。首場余名列二等，二場未錄取。伯葵師深以爲惜。蓋其時余目疾已深，未能工小楷也。

七月，代載大臣議復候補三品京堂張振勳條陳商務摺。張係華僑，粵籍富商，報效巨款，奉旨以三品京堂候補。張乃條陳商務利弊，奉旨令載大臣議復。余爲擬稿，逐條奏覆，計共十二事，約二萬言。奉旨俞允(原文存奏稿內)。振謹案：此疏載「茹經堂奏疏」卷二，略謂：「竊維近世之言理財者，莫不以振興商務爲急。而不知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又在農。何者？蓋商必有其爲商之品物，無工則無以爲商也；工必有其爲工之質料，無農則無以爲工也。故欲求商務之興盛，在先求工業之精進，欲求工業之精進，在先求農事之振新。」「農工商三者並重，而握其樞于商部……應請先行特簡大員開辦商部，俾大綱既立，條目秩如。」

八月，設立商部。簡載大臣爲尚書，伍君秩庸名廷芳爲左侍郎，陳君玉蒼名璧爲右侍郎。

八月中旬，奉旨簡徐世昌爲商部左丞，文治爲右丞，紹英爲左參議，王清穆爲右參議。方載大臣任尚書後，招余至府第，密告慶邸將保余爲商部右丞。余以驟躋顯位，大非所宜，外交學已研究數年，不願離外部，且商務向未熟諳，極力堅辭。尚書告余，慶邸以余不願就，意滋不悅云云。余不得已，以此事宜恩出自上，仍望邸堂斟酌。越日，旨遂下。召對一次。遂假順天府左近房屋，作爲商部公所。一面在西城粉子胡同覓購房屋，改建衙署，諸務草創，忙碌殊甚。

九月，擬定「商部章程摺」。分設四司：一曰保惠司，專司商務、局所、學堂、招商一切保護事宜；一曰平均司，專司開墾農務、蠶桑、山利、水利、樹藝、畜牧一切生殖之事；一曰通藝司，專司工藝、機器、製造、鐵路、街道、行輪、設電、開採礦務，聘請礦務師、招工諸事；一曰會計司，專司稅務、銀行、貨幣、各業賽會禁令、會審詞訟、考取

律師、校正權度量等事宜。此外設司務廳，專司收發文件、繕譯電報。所有官制，悉照外務部定額。同時又擬定「聲明商部辦事權限摺」，奏上，均奉旨諭允（原文存奏稿內）。當即考取司員四十八名。載尙書派定掌印主稿，內以熙君雋甫名彥，祝君芷生名孝復，毛君艾生名祖模、胡君劭介名祥鑄、陶君杏南、單君束笙名鎮、王君幹臣名大貞、阮君子衡名惟和爲最得力。輿論以爲商部人才，極一時之選焉。振謹案：以上兩摺均載「茹經堂奏疏」卷二。

是月，宣布商政宗旨，以保護商民，開通商智，厚結商力，體恤商艱，培植商家元氣，減輕擔負，不苛擾、不干涉爲主要。堂司各官均宜束身自愛，不得自營商業，藉圖私利。然司官中，尚有苞苴求差者。有某藩司之子來饋二百金，并持某尙書函，求得幫主稿。余怒甚，立即擲還。遂宣言倘有納賄求差者，當令嚴參，其風始息。

十一月，徐君菊人改派練兵大臣，奉旨簡文治爲商部左丞，紹、王二君以次升轉，楊君杏城名士琦爲右參議。維時楊君兼任招商、電報兩局總辦，留滬辦事。

清光緒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甲辰四十歲

我國商情渙散，余意非盡力提倡，斷難振興。爰擬定「訂立商勳摺」，計分五等優獎

，以勵實業，并擬「請設農工路礦各項公司片」。奏上，均奉旨諭允（原文存奏稿內）。載尙書奏保張君季直名譽爲商部一等顧問官。振謹案：「訂立商勳摺」載「茹經堂奏疏」卷二。「請設農工路礦各項公司片」載同卷。

陳君玉蒼，前在順天府尹任內，曾開辦京師工藝局，在順治門外四眼井，分紡織、磁器、玻璃、木工等科。雖不完備，而收養貧民，用意極善。至是改歸商部管理。

二月，奉旨調伍君秩庸爲外務部左侍郎，顧君康民爲商部右侍郎。顧到任後，舊雨相逢，歡洽之至。

六月中，在頤和園召對一次。皇太后垂詢商務甚詳，并諭：「汝能廉潔辦事，亦很好。」此後召見，迭蒙溫獎清廉，聞之悚惕。

議設高等商業學堂于西城祖家街。租屋開辦。奏請以紹君越千爲監督，陳君石麟爲教務長。考取學生王兼善、姚履亨等一百餘名，族弟靜之名文壽，亦與焉。學生寶山張公權名嘉璈、金候臣名其堡、松江項激雲名鎮方、阮介藩名尙介等，均來受業。

七月，哭翁叔平師。師自戊戌被貶回籍後，杜門不出。辛丑年，通音問一次。余入商部後，聞師對人言，每以余不諳商務爲慮。本年五月，遽以疾卒，噩耗傳來，痛心何極！謹輓一聯云：「公之平生，司馬君實；我有知己，歐陽文忠。」嗣後作記文一篇，叙公被謫

之由，俾後之君子知所考焉。 振謹案：先生所作「記翁文恭公事」載「茹經堂文集」卷六。

冬，奏派參議王君丹揆，赴江浙等省考察商務。

○ 議設總商會于北京、上海兩處，再就漢口等處，次第推廣。余草擬奏稿并簡章二十六條，大要在通商情、保商利、有聯絡而無傾軋，有信義而無詐虞。而其辦法，重在剔除內弊，考察外情，庶幾商政得以逐漸進步。載尙書深爲贊成。奏上，召見文治垂詢。皇太后意極游移，文治對以商人均有資本，決無流弊。太后始釋然，遂邀允通行。北京首設商會，載尙書屬余蒞會演說，從此商人乃知互相團結矣。商務爲國家命脈，提倡之責，惟此稍盡心焉爾。 振謹案：「請設立商會摺」載「茹經堂奏疏」卷二。

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乙巳四十一歲

正月，粵商張弼士入都，請辦三水佛山鐵路，并在山東開辦葡萄釀酒公司。余爲具奏，邀准。張瀕行饋余二千金，余辭之，至于再三，張滋不悅，則嚴却之。其後粵商張煜南請辦潮汕鐵路，閩商林爾嘉請辦福州銀行，均饋巨金，一律峻拒。

三月，滬商夏瑞芳呈請設立商務印書館，又虞輝祖呈請設立上海科學儀器館，均批准

立案。旋接瑞安黃仲弢學士名紹箕書，謂外人現籌集鉅資，擬到中國廣售圖書儀器等。虞商資本有限，勢不能敵，請在輪電兩局撥官股接濟云云。爰咨商管理輪電大臣袁世凱咨覆，未能照准，深爲可惜。 振謹案：黃仲弢學士與先生原函，見「鮮庵遺文」之一。

○ 六月，左侍郎陳君玉蒼調署戶部侍郎，奉旨以文治署理商部左侍郎。

七月，上「請設立勘礦總公司，以保主權摺」。奏上，奉旨諭允（原文存奏稿內）。 振

謹案：此摺載「茹經堂奏疏」卷三。又同卷有「請籌撥勘礦總公司官股片」，亦乙巳七月所上。

編訂「商律」成。

維時官制窳敗，事權不一，動多牽制，爰擬「請改定官制摺」。奏上，留中。 振

謹案：此摺載「茹經堂奏疏」卷三。

八月初，奉旨派載澤、端方、戴鴻慈、尙其亨、紹英五大臣，赴各國考察憲政。啓行之日，余偕商部同人赴正陽門外車站送行。五大臣甫登車，余等正在車外接談，忽轟然一聲，車中炸彈爆裂。幸余所立之處，距車一丈許，并未受傷。當即至車站客廳內，飭人詳細查問，始知有革命黨某（後詢知爲安徽吳姓）施放炸彈，其人已死車中。紹大臣受傷頗重，隨員中有薩君霽謙名蔭圖受彈子傷數處，載大臣之侍衛炸去一臂，幸未死，均送中醫院。送行

者伍君秩庸在車旁，震倒于地，兩耳皆聾，亦入醫院。載大臣等暫歸。越數日，始行。

時因風氣日開，外侮日亟，窮變通久，不得不爲先事之謀。爰擬「請立憲摺」，奏上，留中。振謹案：此摺載「茹經堂奏疏」卷三。先生自注云：「上此摺時，以爲切實施行，可挽危局，不意因循敷衍，數年之後，竟致淪胥。嗚呼！其可痛矣。」

十月，派司員吳振麟、魏震等數人，赴東三省考察各種實業。余意通商寶邊，當自東三省迤西，至內外蒙古，以達青海、西藏，以汽車、礦業兩公司爲根本，以他種商業爲後盾。如此則北京一區，如背之有椅，可以高枕無憂。先派員調查，再籌辦法。不意阻撓者衆，迄未能實行。爰草具「興辦東三省要政奏稿」呈總憲陸伯葵師。則大贊之，爲代上，格于部議，其事遂寢。可痛也。

振謹案：先生所擬興辦東三省要政奏稿，載「陸文慎公奏議」中。題爲「請飭東三省速舉要政摺」，共列十項：一、經營營口；二、疏治遼河；三、採掘撫順炭礦；四、監理東清鐵道；五、贖還安奉鐵道及新奉鐵道；六、設置大連海關；七、預備十八處通商口岸；八、勘視間島；九、平靖胡匪；十、收回遼東法權。均分晰利害，臚舉辦法。末謂「俾東三省不致爲朝鮮、埃及之續」可謂痛哭流涕而道之。今竟不幸而言中。先生徒獲先見之明。無怪乎先生每談東北之事，未嘗不太息痛恨不置也。

奏請以丁君衡甫名寶銓，周君舜卿名廷弼爲商部顧問官。丁君，己丑進士，山陽人，

品行峻邁，開通明敏，長于政治學。至是，與余相見如舊相識，遂通譖焉。嘗喟然謂余曰：「時局至此，恐難整理。吾輩各盡心力而已。」并痛惡某當道，以爲必不能免于禍，後官至山西巡撫。國變後，隱居滬上，無端被刺而死。余未悉其事實，故未爲之作傳。思之每撫然也。周君係鐵業巨商，無錫人。

奏請于正陽門外設立勸工場，始事構造。

奏請將西直門外三貝子廢園，改設農事試驗場。余初意本擬購置外國農產各種子，如美國棉子、印度茶苗之類，逐一試驗，令各省農人改良種植。乃自余離部後，當事者忽將試驗場改作萬牲園。可嘆也。

是年，皇太后壽辰，賞大壽字一副、玉如意一柄。自署侍郎後，每遇令節，必蒙恩賜，如綢緞、普洱茶、春條等。文治每感極而嘆曰：「恩禮如此，使臣工僕僕亟拜，曷若信用臣言，改良政治爲愈乎？」

清光緒三十二年【公元一九〇六年】丙午四十二歲

正月，四子慶永生，字曰師萊，號曰季長。振謹案：先生有「四兒孝長字說」自記云：「此文成後，家大人因孝字已定爲後代名，特命改爲季長。仍存此文，作爲家訓云

。」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三。

舉行京察大典。奉旨以文治補授商部左侍郎，召對一次。

三月，奏「請辦商業模範銀行摺」。奉旨交戶部核議，遂爲所沮，未行（原文存奏稿內）。又同卷有「請調用人員設立貯才館摺」，又有「請派遣學生出洋片」，俱丙午閏四月所上。

六月，「議復北洋大臣政務處奏路務議員辦事章程不無窒碍摺」（原文存奏稿內）。初，商部奏設各省路務議員章程，頒行各省，不獨佐商部耳目所未周，亦所以助各省彊吏之督察。乃北洋大臣袁世凱以爲不便于己，極力反對，奏請飭商部將章程刪改。余因復奏申明理由。同僚以爲不宜開罪于袁。余謂事上治下，當明大體，非與袁爭權也。摺上，留中。

振謹案：此摺并附錄北洋大臣袁世凱原奏摺，均載「茹經堂奏疏」卷三。陳石遺先生撰先生全書總叙，所謂其與直督袁氏爭議路務摺，侃侃不撓，允爲必傳之作者也。又同卷有「請設各省農工商務監督以興要政摺」，亦丙午六月所上。

王丹揆兄患胃病甚劇，余爲照料一切。至六月中，忽奉旨簡放直隸按察司。蓋有人忌商部辦事精勤，欲去載尙書之左右手也。丹兄遂假歸，不赴任。

九月，載尙書奉命，偕徐菊人赴東三省查辦事件。奉旨改商部爲農工商部，簡文治署

○
理尙書。自維責任愈重，報稱愈難。具摺謝恩後，召對二次，皇太后益加勉勵云。 振

謹案：此摺載「茹經堂奏疏」卷三。

送載尙書赴東三省，臨別依依。尙書囑將東三省來往要電，由余轉飭司員王大貞譯送邸第，以期慎密。

勸工陳列所落成。外省送來土產、人工物品極多。載尙書前派司員陸君芝田名大坊、祝君紫升名瀛元管理，當于十月朔日行開幕禮。奏明後，召對一次。

奉旨將工部歸併農工商部，接收案卷一切，甚爲忙碌。所有工部舊員均須設法位置，幸前任工部尙書陸鳳石先生名潤庠遇事詳晰指示，有令尹子文之風，余因得辦妥無誤。奏明後，召對一次。 振謹案：先生有「紀陸文瑞公事」載「茹經堂文集」卷六。

十一月初一日，吾母病作。蓋初時患半身不遂之症，臥床已十年矣。至是患全身作痛，後患痰湧氣喘。福建力君軒舉名鈞，御醫也，隨載尙書赴東省，急電請回京診治。渠云無妨，乃服藥後並不見效。

十二月初，載尙書回京，余遂不復到署，一意侍奉湯藥。初十日後，病愈劇，不能言語。至二十一日辰刻，吾母竟棄不孝而長逝矣。嗚呼痛哉！照料殯殮，一切皆賴同鄉陸君勤之名起及李生頌韓之力。載尙書來弔。執余手隕涕云：「余不啻斷一臂矣！」諸王公及

各部大臣中，如肅邸，澤公，喀喇沁王，那公琴軒，鹿公芝軒，孫公燮臣，陸公鳳石，皆親來弔唁焉。振謹案：先生有「先妣胡太夫人事略」，載「茹經堂文集」卷五。

清光緒三十二年【公元一九〇七年】丁未四十三歲

正月，先妣出殯于長椿寺。租屋三間，頗閑敞。同部諸君咸設路祭，痛心曷已！

二月杪，由京扶柩起程。王仲虎譜弟名曾武送至天津，許弼丞姊丈送回太倉，情誼均極可感。抵津後，乘新裕輪船，一路平順。抵滬時，寄亭七叔父、撲丞弟、俞隸雲表姊丈及各親友等，均在碼頭迎接。顧大姑母及大表姊等，上船來弔，皆痛哭失聲。旋雇小船，拖帶至太倉。入城，住隆福寺設奠，即扶柩至瀏河二十都二圖揚子涇先塋，安葬于再昭穴。送葬者七叔父等二十餘人，襄葬者吳健侯母舅、許君叔明也。計石灰一百擔，用一成沙，二成土，七成灰拌勻。鋪三寸爲一作，土工十人，用木槌輕打之，三寸打成一寸，則一作工竣矣。俗謂之白雲葬。余廬墓數日，監視工人事畢後，痛哭別墓，偕弼丞姊丈回京。四月抵京，幸吾父康健，行虞祭禮。

五月，載尙書爲人參劾，快快辭職。奉旨以溥仲魯尙書名廼代之，亦宗室也。論者謂農工商部一蹶不振矣。

是時立憲并未實行，大局岌岌可危。南皮張香濤制軍名之洞，項城袁慰亭制軍名世凱，皆入贊軍機。余嘆曰：國力盡矣。著「蓄艾篇」二卷，上之慶邸，聞者皆莫之省。

振謹案：先生此書未刊。

七月，編「曾子大義」，先成二卷。第一卷爲「孝經」，第二卷爲「論」「孟」中曾子語。此外，擬編「大戴禮記」中曾子十篇，「小戴禮記」中「曾子問」「大學」二篇，及經、子中曾子語，以完曾子二十篇之舊。振謹案：第一案「孝經大義」已刊入《茹經堂全書》中。博採旁稽，詳演申論，剴切透達，令人讀之，孝悌忠順之心，油然自生。蓋先生用意所在，非徒疏釋文字而已。第二卷尙未刊。餘未完成。「禮記大義」、「大學大義」則別爲專書。

溥仲魯尙書親來請余爲北京實業學校監督，堅辭之。鐵寶臣尙書名良，欲請余爲北京貴胄學校監督，亦婉辭之。

七月，譜兄世伯先之喪歸自安慶。伯先與余患難之交，一麾出守，淳升安徽藩司，乃因患病，遂不起。余往弔之，不禁哭失聲焉。

八月，郵傳部陳玉蒼尙書奏請派余爲上海實業學校監督（原名南洋公學）。因念吾父年高，思鄉素切，因允就職。陸伯葵師爲吾父餞行，情意惓惓。九月初旬，奉吾父南歸。送行者

桂月亭尙書名春，及汪君伯唐、胡君劭介諸人。到滬後，暫住俞隸雲表姊丈家。旋赴徐家匯實業學堂，就監督職。時教務長爲馮君玉蕃名琦，齋務長爲梁君鉅屏名業，庶務長爲周君子衡名銓，附屬小學主任爲林君康侯名祖潛。學生約三百人，小學生約百人。因前任監督久不到校，頗形廢弛。爰力加整頓，并請寄亭七叔襄助庶務，李生頌韓爲國文教務主任。旋電請農工商部派學生楊錦生等六名，赴美國學習商科。

清光緒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戊申四十四歲

正月，回瀏河省墓。墓前始立旗杆二，七叔父及表兄朱君誦六名之經代爲經理。松楸無恙，可感也。

實業學校舊設普通工程科，特爲改設鐵路專科。教務長馮君玉蕃，庶務長周君子衡辭職，請梁君鉅屏爲教務長，嘉定夏君蕉欽名曰璣爲庶務長。又于星期日設國文補習課，余親自上課教授。

是年，浙路風潮甚急。先是商部奏請建設滬杭甬鐵路，派王君丹揆爲監督，山陰湯君蟄仙名壽潛爲經理。蟄仙，余壬辰同年也。至是英公使言于外務部，謂滬杭甬路與滬寧路并綫，按照滬寧合同，應歸英人承造，不得由中國人自造。浙人大憤，蟄仙爭之尤力。余

爲之疏通。幸慶邸堅持，仍由中國商人集股自辦，以保主權。

八月，江蘇教育總會舉余爲會長。會設上海西門外林蔭路。會中同人如楊君翼之名廷棟，雷君繼興名奮，沈君信卿名恩孚，吳君畹九名馨，皆極一時之選。

十月中旬，忽聞皇太后升遐之耗。感念恩遇，曷勝痛悼！而皇上薨逝，在皇太后仙馭前二日，尤可疑也。謹赴上海道署哭臨三日。旋廷臣議尊號，皇太后爲孝欽顯皇后，皇上爲德宗皇帝。皇太后遺詔，命醇親王載灃爲攝政王。大行皇帝無嗣，立醇親王之子兼祧穆宗毅皇帝爲嗣。嗚呼，國家之變，至此而極矣！聞皇太后真冷時，初，命慶邸攝政，慶邸力辭，此蓋氣運使然，非人之所能爲也。

是年冬，請陸君規亮名瑞清爲實業學校齋務長。

清宣統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年】己酉四十五歲

是年，改元宣統元年。

二月二十一日，釋服。白駒過隙，痛心無已。作「大孝終身慕父母論」三篇，附「孝經大義」后。振謹案：先生所作「孟子大孝終身慕父母論」三篇并載「茹經堂文集」卷一。

三月，隨吾父回瀏河省墓。

總憲陸伯葵師謚文慎公之喪，歸自京師。公因世變多故，鬱鬱不得志。去年八月，竟以疾卒。其平生氣節凜然，有古大臣風。愛才極篤，待余尤厚。臨別餞行時，忽語吾父曰：「吾恐不能見君矣！」旋握手，諄諄以身後之名相屬。方共訝其不祥，而不意其竟爲先兆也。其長公子芝田扶柩歸，余往迎于輪舟之中，撫棺大慟焉。

夏，設立電機專科，請美國人謝而屯爲科長。中國學校之有電機，自此始。并定每年選派路電兩科畢業生，入美國大學肄業。

秋，蘇撫某公因省庫支絀，倡徵銀解銀之議。余因民間無現銀，折合火耗，吏胥上下其手，剝蝕小民，爲害滋大。電達政府，力爭之，得罷。

太屬諸同鄉舉余爲太倉中學監督，余因未能常駐校中，請同鄉朱君叔子名文熊爲主任。學生約二百人。余并在太倉設立藝徒學校，分木工、織工兩科，友人蔣君仲經擔任經費，不足，余捐資補助之。(後數年蔣君歿，改爲工藝廠)

十月間，三兒慶增患傷寒病甚劇，屢瀕于危。延陳君蓮舫診治。陳爲松江名醫，住朱家閣。

冬，編「國文大義」成。先是余上課，苦無國文教授善本。爰隨講隨編，普論大義，

分才性、理氣等凡二十餘門。書成分二卷。振謹案：先生此書已刊入「茹經堂全書」中。

清宣統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庚戌四十六歲

正月，三兒腦背復生外症。時虛弱已極，頭足均不能動。本校職員葉君晴峰荐瀕醫夏君蔭堂名紹庭診治，竟獲全愈。合家相慶，以爲死中得生云。

三月初四日，爲吾父七十壽辰。命勿稱觴，而送禮者絡繹，吾父心甚厭之。命余攜帶大兒慶詒，并請西席徐君蘭孫名福墉，于初二日早，偕赴西湖，住昭慶寺，遊靈隱諸名勝，塵襟一滌，天倫之樂無窮也。初十日，返滬。

蘇提學使樊介軒先生名恭煦，偕弟曹君叔彥來滬，請余爲蘇州存古學校史學敎習，余因史學非所長，辭之。先生與叔彥堅請不肯去，不得已，允其寄卷評閱。旋赴存古學校講學一日，勗勉諸生。

軍機大臣袁世凱獲譴，奉旨開缺回籍。

夏，在實業學校對門購定房屋，設立商船駕駛科，請英國畢業生夏君應庚名孫鵬爲科長。

江蘇士紳舉余爲地方自治總理，以蔣太史季和名炳章、朱太史錫百名壽朋爲副。余因地方自治無領袖，頗爲危險，爰往就職。自治籌辦處，設在蘇州五百名賢祠對門，蓮池環繞，地極幽雅。駐辦爲觀察夏劍丞名敬觀，太守陸勉齋名懋熏，各縣參議賢俊之士甚多。余即借寓名賢祠中。往見蘇撫瑞君莘儒名激；又見臬司左君子宜名孝同，文襄師之少子也。談甚款洽。是後，余每月赴蘇一次。

上海圖書公司印「曾文正公手書日記」，挽林君康侯來乞余爲序。余恨未及文正之門，常服膺而私淑焉。爰本斯意作序一首，目疾甚，勉強親書之。振謹案：先生所作「曾文正公日記序」載「茹經堂文集」卷四。

王紫翔師之太師母張太夫人賢而多才，著有「三省樓詩稿」，余謹序而印行之。王師心甚慰。振謹案：先生有「三省樓贋稿跋」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五。

陸文愼師在御史台時，嚴參權貴，又劾太監李蓮英，直聲甚著。余囑陸世兄芝田寄奏稿來，殘缺不全，爲之濟然。厘訂二卷。謹序而印行之。振謹案：先生所作「陸文愼公奏議序」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五。

是年冬，辭太倉中學監督。請辜君湯生名鴻銘爲實業學堂教務長，陸君勤之爲實業學堂庶務長。

軍機大臣南皮張公香濤卒于位。張爲一代名臣，聞之感嘆。其絕命詩云：「南人不相宋家傳，自詡陳橋識杜鵑；辛苦李虞文陸輩，終隨落日墮虞淵。」可異也！

清宣統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辛亥四十七歲

正月，接郵傳部電，囑在吳淞炮台灣建商船學校。余親往相度地勢，命工師繪圖。剗日興工，請陸君勤之監造。八月，竣工。

四月，汪君伯唐來滬。汪時爲駐日本公使，見外侮日亟，國勢阽危，特回國招余與張君菊生在張宅密議救國之策。議定請醇邸奉皇上赴英美求學，請慶邸當國，多招賢士大夫爲之輔佐，或可挽國運于萬一。公推伯唐赴京條陳其事。乃伯唐抵京後，醇邸僅召見一次，伯唐痛切敷陳。醇邸曰：「現有海陸軍，何有外侮？」伯唐曰：「中國海陸軍其可恃乎？」醇邸遽曰：「汝去！」伯唐出語同朝，皆莫之信，甚有以爲無病之呻吟者。伯唐廢然赴日本，乃知國事萬不可爲矣。

夏，招考商船學校新生，報考者三千人，擁擠不堪，計專科及中學共取一百八十名。常熟翁君寅臣之世兄某，程度較低，余勉欲錄取之。夏應庚以爲不可，因擯去，心甚歉然。旋請莊君思緘名蘊寬爲商船學校庶務長。

八月，國變事起。初，川漢鐵路國民欲收回自辦，政府欲借款開辦。令有違抗者，格殺勿論，蓋用盛宣懷之策也。于是人心大去。適兩湖總督瑞澂窮治革命黨，軍人遂擁戴黎元洪起事。瑞澂逃亡，各省響應獨立，遂議改共和政體，不及二月，已遍全國。滿人良弼、鳳山皆爲黨人炸彈所斃，其勢汲汲不可終日。莊君思誠來，出示伍廷芳等電稿，請求皇上遜位，邀余列名，余嘆曰：人才不用，國運盡矣。欲保全皇室，不得不出于此，遂附名焉。後王師深咎余，以爲不應列名。沈子封師亦深以爲非，見于辭色。後數月，俄國革命，俄王尼可來不從，爲國人槍斃。孤臣耿耿之心，當可白于天下後世矣！

九月，在無錫西溪建築新屋落成。其地本爲周君舜卿所有。余以三千金購之，三月間動工，并建家祠一幢于屋之東北，至是工竣。吾父因亂事方殷，仍居上海。

冬，編「古人論文大義」成。自韓退之始，至吳摯甫止，凡三十家，共分二卷。助余搜輯者，李生頌韓之力爲多。振謹案：先生此書，已刊入「茹經堂全書」中。

民國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壬子四十八歲

正月十二日，吾父徙居無錫新屋。余隨侍至錫，旋回上海。暫離膝下，不勝依依。是後，遂時往來申錫間，悔不建屋在上海也。

商船學校學生公奉薩君鼎銘名鎮冰爲校長。薩本海軍提督，長于駕駛。余即往迎，以學款、房產等悉交與之。

去年國變，暫改實業學堂爲南洋大學。春間，秩序稍定，而校費無着。余因偕陸君勤之赴京，晤交通部（時改郵傳部）總長施君植之名肇基面商。施因無款可撥，囑動用本校存款，并改名爲上海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云。在京住許弼丞姊丈家。謁陸鳳石相國，時爲內廷師傅，殷殷話歸，相對歎歎。爲余寫「唐氏宗祠」、「行素堂」匾額各一。是時慶邸在天津，未及往謁。晤紹越千丈及農工商部舊同僚，均依戀不捨。京師氣象，腐敗已極。余小住數日，即回上海。

四月，辦太倉等處水災賑務。余自京回南，即赴太倉省墓。某日在舟中，黎明未起，夢中忽聞岸上人語曰：「某家賣婦，得二十四元，可憐，某夫僅得十二元耳。」余驚醒，命停舟覓其人，已不可得。舟子，常熟人也。余問曰：「常熟去年荒象如何？」舟子曰：「噫！近時鄉人家多食豆皮。有一家三人，餓垂斃。鄰人爲之借米煮粥，粥成，而三人氣均絕矣。」余聞之墮淚。回滬商諸李君平書名鍾珏，捐米一千石，又募洋一千元。即分散太倉、常熟、崑山、無錫四處。太倉請王君熾甫名乃昌主其事。王君辦賑，極爲切實。

夏，請胡君振廷名棟朝爲教務長。胡爲美國康奈爾大學鐵路科博士。相見後，欲從余

治國文，因執弟子禮，亦難得之士也。

著「人格」成。余初欲作校訓，後因胸中欲言者甚多，爰著此書，定子弟學生師友等凡五格，爲一卷（後數年又增軍人格）。振謹案：先生「人格」一書，示人以立身處世之標準。上探周秦以來聖賢諸子，下逮宋元明諸儒之論說，加以淺顯疏解，允宜家絃戶誦，手置一編也。已刊入「茹經堂全書」中。

冬，編「國文陰陽剛柔大義」成。本曾文正古文四象，發揮其義，又別選古人文以廣大之，頗爲詳盡。振謹案：陰陽剛柔之說，創于姚姬傳氏；曾文正繼其說而大昌之。先生則綜二家之說論之而更進焉。曰：「凡人之惰性氣質，毗于陽者，陰亦寓焉；毗于陰者，陽亦寓焉。天地之道，陰陽之氣。常相勝而相爭。惟明于消息之故者，察其偏而調劑之；且因其偏而善用之。善驗古人文之神與氣，亦若是而已。」所編「國文陰陽剛柔大義」八卷，選「周易」、「尚書」、「詩經」、「論語」、「孟子」、「國策」、「莊子」，賈生、董生、司馬子長、楊子雲、班孟堅、韓退之之文，而分注陰陽各名于其下。陳石遺先生撰先生全書總叙，稱爲論文之至精而無弊者也。其緒言，并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一。

民國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癸丑四十九歲

○
二月，家祠始行春祭禮。寄亭叔父來助祭。築愛蓮、坐花二亭成。愛蓮爲高祖考墨池公別號；吾父手書亭中匾額，思祖德也。坐花亭，吾父所題名，桐城吳芝瑛女士爲書匾額。時布置苟完矣。

夏，建造電機試驗廠。余先在工業學校上院北，設立機器廠，規模甚隘，其後略加擴充，至是購買電機，價約數千元，別設電機廠，請科長謝而屯主其事（以後逐年增購）。

冬，編「論語大義」成。採用朱注，別下己意爲小注，取簡單以便初學。又探先聖精意，作大義二十篇（此後刪改數次乃成定本）。振謹案：先生此書，已刊入「茹經堂全書」中。其「鄉黨」、「微子」、「子張」三篇大義，并載「茹經堂文集」卷一。

十一月，適顧氏大姑母去世。姑丈顧叔英先生先卒，姑母無子，依表姊丈俞君隸雲以居。歿後，吾父哭之慟。殯葬一切，皆隸雲兄伉儷料理。余送殯至太倉。

民國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甲寅五十歲

春，爲諸生講「易」，採用「程傳」，并項平甫先生「周易玩辭」，「御纂周易折中」及近代「易」師說。擬編「周易大義」，先作「易微言」三篇，寄曹叔彥譜弟指正。叔彥亦寄余「易」箋稿本，互相質證。振謹案：先生前後所作「易微言」俱已編入「周

易消息大義」中。

五月，大表姊俞母顧夫人去世，余中表兄弟姊妹共七人，而俞夫人最長，賢而多才，能詩文，幼時，最爲先妣所愛賞。乃因外症遽不起。幸三月間，表甥鳳賓名慶恩，已從美國遊學歸。其幼女慶棠，即余聘媳也，哀毀特甚。余爲文以祭之。振謹案：先生所作「祭表姊俞母顧太夫人文」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九。

六月七日，女慶婉生。

八月，送大兒慶詒赴美國比洛歐大學肄業；科長謝而屯所介紹也。時慶詒年甫十七，甚幼稚，吾父意頗悵快。幸時得安稟，以爲慰。

冬，編「孟子大義」「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三篇成。仿「論語大義」體例，採用朱注，兼採張南軒先生「孟子說」。余別爲傳義，以穀梁釋經法行之，頗有古致。每篇後，各附大義一篇。振謹案：先生此書貫串群言，發揮新義，于孝弟人倫之本，出處取與之經，察識擴充之幾，辟邪反正之道，不憚剴切敷陳。而尤注意者，則在剖析義理，警覺良知。又以「孟子」之文，筆陣縱橫，兼採眉山蘇氏、桐城方氏評語著于篇；于「孟子」道德文章之指歸，可謂兼備矣。已列入「茹經堂全書」中，其「滕文公篇大義」等，并載「茹經堂文集」卷一。

民國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乙卯五十一歲

春，仍爲諸生講「易」上經畢。閱姚配中先生「周易姚氏學」深得先聖憂患之旨。又安徽陳世鎔「周易廓」一書，漢宋兼採，亦頗精善。李生頌韓又得書賈送來「周易集解」鈔本一巨冊。其評語，原本漢易家法，極爲精辨，惜其下冊，已爲他人定購。書賈旋來取去。余僅臨得上經，交臂失之可惜也。

五月，澄錫戰事起；江陰炮台兵變也。先期余聞警，馳歸無錫，迎吾父赴滬。吾父因料理物件，命內子先行，不意火車已阻。晚間槍炮聲隆隆，至夜半始止；知江陰兵敗退矣。越一日，始隨侍吾父到滬，已受虛驚矣。

冬，編「孟子大義」：「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四篇成，并作自序，頗中時弊。有能讀此書者，或可救世道于萬一也。

振謹案：先生所作「孟子離婁篇大義」除已連同他篇刊入「孟子大義」專書外，并載「茹經堂文集」卷一。

民國五年【公元一九一六年】丙辰五十二歲

春，請阮君子衡名惟和爲工校庶務長，并請徐生守五名經鄂爲英文科長。徐即本校學生，余派赴美國遊學者也。

六月，辦理長沙賑務。湘省督軍張敬堯與黨人戰，縱兵淫掠，地方糜爛。所擄掠之女子，賣價每名四、五元。有北軍擄一婦，不從，兵斬其首，落地時，婦方抱小兒乳，血濺滿兒頭，兒亦墮地。有教士見之，大憤，抱見張敬堯。張曰：「非吾兵也！」此外慘酷事多不忍記。余聞之潸然。商諸上海紅十字會會長沈觀察仲禮名敦和，并經理江君趨丹名紹墀，慨然允撥款。又商諸宗兄鄂鄭名浩鎮，阮君子衡，劉生汝梅名天成，魏生旭東名廷暉，沈君健生名炳燾，同赴長沙放賑。魏，沈皆湘人也。至十月間方竣，計賑款五萬餘元。沈會長請余爲紅十字會名譽會員。振謹案：先生有「宗兄鄂鄭墓志銘」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八。

七月，添設鐵路管理專科。于是專科凡三，粗具大學規模矣。

冬，編「大學大義」成。用鄭注本，參以朱注及劉蕺山、孫夏峰、李二曲諸先生說，共一卷。又可編入「曾子大義」中也。其叙文頗爲曹叔彥譜弟所推重，貽書謂可資誦讀云。

振謹案：先生此書已刊入「茹經堂全書」中，其叙文并載「茹經堂文集」卷一。

是年，修理滬漕松岩公墓。建造蝴蝶牆門，并贖回坟旁餘田二畝，共費四百餘元。

民國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丁巳五十三歲

三月，爲吾父重遊泮水之期，宗兄鄂鄭諸君請于政府，特贈「芹藻重芳」匾額。校中諸同人于初四日吾父生辰，會飲慶祝。憶吾父州試第十三名，入學第四名，學使孫宗師諱葆元，題爲「友多聞，益矣」。余當筵背誦吾父入學文起比，尙能一字不誤。

夏，編「先儒靜坐集說」一卷。自李延平先生始，至李二曲先生止，其中尤以高忠憲公靜坐說爲最精密。振謹案：先生此書尙未刊。

編「近思錄札記」、「思辨錄札記」各一卷，皆二十年前評讀之語，輯錄成書。

振謹案：先生此書尙未刊。

冬，編「中庸大義」成。如「大學大義」例，惟鄭注本以君子之道費而隱，屬於索隱行怪章。又末章分節多舛誤，不及朱注，特糾正之。又作提綱，推及于天人，本原于誠孝，自謂稍有功于世道也。振謹案：先生此書已刊入「茹經堂全書」中，其叙文并載「茹經堂文集」卷一。

民國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戊午五十四歲

春，籌辦工校圖書館。擬建築于本校中院之東南，費約八萬元。除交通部允撥三萬元外，餘擬分組募捐。

四月，表姊丈俞君隸雲去世。隸兄與余交最厚。爲人忠實至誠，崇尚氣節。病中風二年。病歿後，余往弔之，見諸甥及甥女哀慟欲絕，余不禁痛哭。後爲作墓志銘一篇。

振謹案：先生所作「俞君隸雲墓志銘」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八。

五月杪，赴太倉哭王紫翔先生。自國變後，先生改號溪山老農，日以祈死爲事。去年九月，余往省視，先生身體尚健，爲余刪改「外舅黃浚之先生家傳」。余臨行時，先生送至門曰：「汝來，吾心甚喜，體必較健，大約尚可相見也。」乃四月間病甚。余聞信回太，則先生已不能言矣，逾二日，即卒。追念教誨之恩，涕泗滂沱。六月初旬，復往奠一次（祭文存）。與諸同學商，諡曰「文貞」。振謹案：先生所作「祭先師王文貞公文」載「茹經堂文集」卷六。

六月，編許公竹簀外集成。初，余搜輯許公奏疏，函稿，印數百部。外交部陸總長子興名徵祥，許公之舊屬也，見而寶之，亦印行數百部。并屬余輯外集。余因托嘉興門人王君寅清名永禮，于許公親戚盛萍芝先生處訪求搜集，共成五卷，又日記、書札各一卷。余爲之叙，請陸總長印行之。振謹案：先生所作「許文肅公外集序」載「茹經堂文集」卷

四。

編工業學校國文課本成。教員李生頌韓、黃君虞孫名世祚、黃君子楨名宗幹、鄒君聞磬名登泰之力也。振謹案：先生有「中學國文新讀本序」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五

冬，編「十三經提綱」「易」、「書」、「詩」、「三禮」成。并續作「易微言」二篇。

刻王文貞師「讀左質疑」。先生著作甚夥，其文集、年譜，已由世兄慧言名保譜刊刻；而「讀左質疑」一書，于劉歆所竄入者摘抉精詳，余爲刊行之，謹作跋于後。振謹案：先生有「與王君慧言書」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四，「讀左質疑跋」載同編卷五。是年，修理滬漕文璧公墓，贖回墳旁餘田一畝五分零，費與前年略同。

民國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己未五十五歲

正月八日，赴太倉，送王文貞師栗主入陸、陳、江、盛四先生祠，蓋先生創設四先生祠堂者也。附祀其中，衆咸曰宜。恭送者約百餘人。同學宿遷黃方伯伯兩遠道來送，相與話舊，留三日而別。

五月初七日，學界攻訐曹汝霖、陸宗輿，相率罷課。惟時余目疾日甚，因赴蘇州天賜莊醫院，請醫生張渭漁名卜熊者解剖左目，卒無效。醫院起居亦多不便，小住數日，即返錫。悉寄亭七叔父于十一日去世，深爲痛悼！

五月十七日，女慶婉以驚風殤。婉兒生六歲，尙不能行走，平日食乳不足，體弱可知。然是兒極有情意，曇花一現，曷勝痛心。棺木一切，均托宗侄肇農代爲購辦。肇農名谷源，保謙弟之長子，人極誠懇，可感之至。此後一月，余常臥床養目，百念俱灰。

振謹案：先生有「宗侄肇農哀辭」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九。

八月，聘媳俞慶棠赴美留學，偕其兄頌華名慶堯來辭行。內子送別，爲之黯然。余特電達慶詒，命其照料。時慶詒已轉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矣。

冬，太倉水灾甚巨，西鄉河川橋一帶，鄉人居屋內水深數尺，無所得食。余商諸旅滬同鄉會吳君掘峰名鍾秀、項君惠卿名堯仁、張君綸卿名大誠，會同募捐。項、張二君曰：「同鄉會無人主持久矣。君能來就會長職，吾輩必當盡力。」余欣然就之。惠卿遂商之濟生會王君一亭，允撥賑款棉衣等，旋復各處勸募。余請陸君蓬士名修瀛、朱君愷儔名增元、周君干如名之楨及沈君健生，分赴河川橋、毛家市、鹿湖、蓬萊鎮、新豐鄉各處散放。而棉衣，請官廳發護照，諸多留難。遲到一日，新豐鄉已凍死老嫗一，鹿湖凍死小孩一。

嗟乎，余之罪也！古人云「放賑如救火，不可須臾緩」，豈不信哉！是役共放賑洋約二萬元。本邑別有以工代賑款，開浚河道，由縣知事盧君主其事。

編「十三經提綱」「春秋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成。合上年所編，共分二卷。是編之意，專爲開示初學讀經門徑，後人得此，當不至畏難中止矣。

振謹案：先生此書，總群經之綱領，吸百家之菁英，發微言，明大義、陳宗旨，辨家法。于真偽得失，詳細開示，誠讀經之津逮也。已刊入「茹經堂全書」及「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中。

民國九年〔公元一九二〇年〕庚申五十六歲

正月初四日，醫生張卜熊來，招赴蘇治右目。以針挑之，亦無效，心甚悔之。孟子云：「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余平日多過，獲罪于天，豈能挽救乎！

正月二十日，工校圖書館行開幕禮。工程頗完固，部派劉君同仁名成志來驗收。來賓約二千人，極一時之盛。

三月初四日，爲吾父八十生辰。時太倉西鄉尙須辦理春賑，吾父拒絕賓客，命以壽筵之資，移放春賑，共得約二千元。至散放時，因去冬尙有餘款，僅用去八百元，尙餘一千

二百元。吾父命以此款存放生息，設太倉敬節會，周恤窮嫠。定額二十四名，每名每年津貼洋十元，六月、十二月兩月杪送給。

四月，組織無錫中學。初，余因無錫高等小學學生甚夥，畢業後遠赴各處求學，頗覺困難，擬設立中學，懷此願久矣。至是門人蔡生虎臣名其標，介紹門人高生踐四名陽來言，奉其先人秋荃先生之遺命，于錫邑設立中學。余爲訂定章程，具呈省縣。暫租西水關馬氏房屋爲校址，計開辦費三千元，建築屋費二萬元，基本金四萬元。踐四堅請余爲名譽校長。余因請江太史霄緯名衡爲主任，門人周生緝庵名熙爲教務長。先招二年級生兩班，四兒慶永，亦往肄業焉。

振謹案：先生有「高君秋荃傳」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六。夏，得慶詒家書，就萬國國際聯盟會委員嚴君鶴齡聘爲秘書，由美赴瑞士國，會地名日內瓦。慶詒去年學外交科畢業，得碩士學位，尚未得博士，深爲可惜。然藉此游歷歐洲，亦不無裨益耳。

八月，送三兒慶增赴美國比洛歐大學肄業，學經濟科（後改入米希根大學）。

族姪慶同逃亡。慶同父寶生名文浩，遠族弟也。前數年去世，余時照料其家。弟婦席氏、嫡母王氏相繼逝世，尙餘田產，爲太倉田販朱少山輾轉售賣。余一面嚴追朱少山還款，一面送慶同入學讀書，旋逃出，送入太倉工藝廠，因病回滬，由同鄉顧君福生送至漢口。

鷄蛋廠。旋逃回，余因托同鄉吳君昆生名增裕介紹，入上海福新麵粉廠。旋又逃出，告其父執汪君春涵，云將赴南通。春涵止之，遂去，不知所往。除迭次所用川資、衣服等費外，尙餘洋二百餘元。又剩寶山田二十畝，不得已暫爲經理；田租托太倉金君桐生代收，歲約得二十元（後以此項款產，交寶生過房子渝弟名文鎔收管）。

自八月始，吾父飲食不進，精神委頓，余甚爲惶急。後改飲鷄湯，略進麵包，至十月後始漸痊。蓋濕阻爲患，非本原病也。

自上年學潮後，學風愈覺不靖。余因吾父老病，目疾日深，已先辭工業專門學校職數次，而交通部長迄不允。至十月初三日，余遂決計解職回錫。蓋函電交馳，至此凡十次矣。部中派員來留，本校同人來請留者絡繹于道，均堅拒之。自問精力日衰，私衷歉仄而已。

十二月，錢塘施君省之名肇曾，托友人陸君勤之介紹，屬余在無錫開辦國學專修館。定開辦費八千元，常年經費每年一萬元。余思講學家居，平生之志，爰訂定學規章程。托蔡生虎臣租借錫商山貨公所樓房兩幢爲教室宿舍，地在錫山之麓。即于無錫、上海、南京三處招考，報名者近千人，取定師範生正額二十四名，附額六名，爰宣布講學宗旨，略謂吾國情勢，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極。此時爲學，必當以「正人心，救民命」爲惟一主旨。

。務望諸生勉爲聖賢豪傑，其次，亦當爲鄉黨自好之士，預貯地方自治之才，惟冀有如羅忠節、曾文正、胡文忠其人者，出于其間，他日救吾國、救吾民，是區區平日之志願也。

振謹案：先生所訂「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載「茹經堂文集」卷二。

是年，修理滬漕始祖良鼎公墓。當乾隆年間，吾家頗盛，七世祖宏任公經營良鼎公墓，立有碑石，名梅花墳，餘地極多，或云有七十畝，或云四十餘畝。洪楊難後，盡爲族人盜賣，祠堂亦被拆毀；然聞吾祖父言，尙有餘地十餘畝。迨吾家赴京後，遂變賣無餘，并開墾及方基。吾父掃墓時，爲之下淚，命以次修理。至此，三墓均修竣。又有七世祖妣周太孺人節孝牌坊，已迷失數十年矣，吾父屢命訪求之。前年朱誦六表兄竟訪得之，在瀏河土山後，尙屬完好。兩旁石柱刻聯云：「聖德齊天垂片石，清心同月映孤松。」其額云：「皇清特恩旌表已故儒童唐天極妻周氏，給帑建坊。」其年月，則剝蝕不可辨考。金氏「瀏河紀略」載「節孝唐周氏，于乾隆三十八年江蘇巡撫薩載滙題，請旨給帑建坊，其後裔議叙。縣佐唐承照領帑，于乾隆四十六年，建節孝石坊于顯佑山後」云云。據此，則建坊時當在乾隆四十六年。「紀略」內稱諱承照者，即家譜所載斗光公也。以百六十餘年之舊物，一旦訪求得之，吾父精誠所感者至矣。尙有翁仲二，爲鄉人移置他處，庚申年出資贖回。每屆清明掃墓，當往瞻拜，子孫其永志之。

民國十年【公元一九二一年】辛酉五十七歲

正月，新生陸續來見。二十日開館。余親自上課，每日二節，講「論語」、「孝經」、「孟子」。請朱君叔子爲本館教習，并請門人陸生景周名修祐爲助教。景周于前數年處館余家，授慶詒等課，兼司筆札，深資得力。

與施君省之議刻「十三經」。近時吾國學生皆畏讀經，苦其難也。爰搜羅「十三經」善本及文法評點之書，已十餘年矣。自宋謝疊山先生，至國朝曾文正止，凡二十餘家，頗爲詳備。施君聞有此書，商請付梓，余因定先刻「十三經」正本，冠以提綱。附刻先儒說經世鮮傳本之書，而以評點文法作爲札記，謹作敘文，并請陳太傅弢庵名寶琛撰序，命上海刻字鋪朱文記經刊。分校者太倉陸君蓬士、王君慧言、李君慰農、徐君天劬及陸生景周，期以三年竣工。振謹案：先生所作「施刻十三經序」載「茹經堂文集」卷四。

六月，編「茹經堂文集」，定初編爲六卷，二編爲九卷。振謹案：先生文集已刊者，有「茹經堂文集」六卷：卷一，爲經說類，共十七首；卷二，爲雜著類，共五首；卷三，爲論辨類，共五首；卷四，爲序類，共二十二首；卷五，爲家乘類，共十四首；卷六，爲雜記類及碑銘、哀祭類，共十五首。有貫穿百氏，牢籠萬匯之概。前四卷，多發揮聖

賢微言大義；第五卷家乘，多至性至情之文，尤足感人；第六卷，載庚子義和團亂狀，關係國故。而爲文博大精深，實能于八家之外，別樹一幟。又有「茹經堂文集二編」九卷：卷一，爲經說類，共二十首；卷二，爲雜著類，共七首；卷三，爲論說、記文類，共八首；卷四，爲書類，共八首；卷五，爲序跋類，共三十八首；卷六，爲傳類，共二十三首；卷七，爲贈序壽序類，共九首；卷八，爲碑銘類，共二十二首；卷九，爲哀祭類，共十一首。較初編別有擅勝之處。蓋初編較謹嚴，二編更爲豪邁；經說淹貫漢宋，雜文源本經子，出入韓、歐，至于喚醒世道人心，尤有裨益。其三編亦已編定，爲八卷（按茹經堂文集五編、六編，其後亦經陸續刊行）。

無錫中學主任江君霄緯，教務長周生緝庵均辭職，改請高生踐四爲主任，唐君桐侯名錫恩爲教務主任。

七月，慶詒由歐洲回國，吾父甚慰。旋由外交部派爲華盛頓會議秘書。十月間，復赴美。

十月，國學專修館遷居本邑文廟旁尊經閣。先是本館請邑紳孫君鶴卿名鳴坼爲館董。孫君因舊時金匱縣訓導署廢棄可惜，錫邑原有尊經閣，爲明成化時所建，毀于兵燹，乃捐貲于訓導署舊址，重建尊經閣，修理餘屋，由十七鄉公呈縣署立案。旋經縣署知照，請本

館遷入。邑紳楊君翰西名壽楣，復助成之。旋陸君勤之復籌款建宿舍樓房五楹，至是遷入。余爲立碑以紀孫、楊二君之德。振謹案：先生所作「無錫重建尊經閣碑記」載「茹經堂文集」卷六。先生又有「孫君鶴卿墓志銘」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八。

冬，招考新生一班，共錄取三十名。

十二月，聘廣西陳生柱尊名柱爲本館教習。柱尊本任梧州中學校長，辭之，來助余，其文學鴻博可喜也。振謹案：先生有「贈陳生柱尊序」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七；又有「與陳生柱尊書」載同編卷四；又有「復陳柱尊論格物書」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四；又有「守玄閣詩學序」，載「茹經堂文集」卷四；「說文解字釋要序」，載同卷；「中庸通義序」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五：皆爲柱尊作。

民國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壬戌五十八歲

正月，開館上課。余講授「左傳」、「禮記」、「大學」、「中庸」。乃上課未及旬日，忽患寒熱，病頗劇，亦因積勞故也。功課請朱、陳、陸三君分任。淹纏至三月杪始愈。

三月，慶詒華盛頓會議竣事，回國。

四月十八日，娶長媳俞氏慶棠。奉吾父命，所有聘禮、衣服、首飾，以五百元爲度。此後娶婦，不得溢出此數，并告坤宅，勿備妝奩。其兄鳳賓欣然允諾。慶棠來歸後，賢而孝。吾父甚喜，曰：「吾不啻得一賢孫女矣！」

六月，編「洪範大義」成。分傳注、政鑒、析疑爲三卷。上契堯舜之心傳，下開周孔之統緒；本治已以治人，政治之學莫精于此矣。振謹案：先生此書已刊入「茹經堂全書」中。

刻「陸文愼公年譜」。公自編年譜，僅至中年，同學江陰陳君慕周名宗懿續成之。其世兄芝田寄余稿本已數年矣，謹作叙，刊印之。振謹案：先生所作「陸文愼公年譜序」載「茹經堂文集」卷四。

冬，編「性理學大義」成。定「周子」二卷，「程子」二卷，「張子」一卷，「洛學傳授」一卷，「朱子」八卷。每卷各冠以叙文及傳狀，發明大義，篇中精要處，各加評語、圈點。學者得此講本，可窺性理學之門徑矣。振謹案：先生此書已刊入「茹經堂全書」中，其各卷敘文，并載「茹經堂文集」卷四。

民國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癸亥五十九歲

正月，開館上課。余講「周易」及「性理學大義」。

無錫中學在南門外羊腰灣建築新屋成，諸生遷入。高生踐四因其尊人所捐建築費，尙有不敷，并向各處募捐，始得告成。余爲立碑，以紀始末。

夏四月，孫女孝純生，慶賀出。

六月，無錫中學行第一屆畢業禮。畢業生僅七名。主任高生踐四、教務主任唐君桐侯均辭職。維時余因體弱事煩，亦決計辭去。學生錢寶鈞、韋煥章、吳煌庠等來堅留數次，幾至下淚。余曰：「噫，余對校務，未能盡職，諸君感情，乃如此厚也。」爰勉允留任，請陳生柱尊兼主任，并請堂弟靜之名文壽爲庶務主任。靜之在北京就學時，向住余家，畢業于北京高等實業學校化學專科，爲人極靜細。

七月，編「政治學大義」成。余因中國政治學，始自唐虞，傳自洙泗，而向無專書；倘有外人詢及，茫然無以對，深可愧也。爰編是書，分奏疏、公牘、書函、本論凡四門。而本論十三篇，指陳近時利弊，尤爲痛切。本學期即用作課本。振謹案：先生此書尚未刊，惟序文載「茹經堂文集」卷四。本論十三篇，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二。

選印「國學專修館文集初編」。由教員選擇甲班兩年、乙班一年之成績較優者，余爲厘定之，著于篇。振謹案：先生有「無錫國學專修館文集初編序」載「茹經堂文集二

編」卷五。

十月，命諸生編輯「朱子全集校釋」。余嘗聞寶應有王白田先生「朱子文集」注本，爰函屬寶應劉生翰臣代爲訪覓。旋得劉生復書，謂家藏有王白田、朱止泉兩先生朱集簽注，甲子完備，朱墨爛然。惟編纂不易，祇可過臨云云。余乃命館生王蘧常、唐蘭、吳其昌、吳寶凌、戴恩溥五人赴寶應劉家，分鈔七日而歲事。回錫後，復命王生蘧常悉心編纂，得十餘萬言，定名「朱子全集校釋」云。諸生之自寶應歸也，吳生寶凌贈余朱止泉先生文集四冊。余細讀之，見朱止泉先生論朱子于己丑歲悟道後，專用力于「涵養須用敬」，講學則在致知二語，因之精義入神。陽明編晚年定論固非，然謂朱子膠于萬物而不知涵養者亦非也。乃知止泉先生于朱子之學，終身服膺，寢饋更勝于白田；且編有「朱子聖學考略」及「朱子分類文選」二書，尤爲精密無倫。旋王生購得「分類文選」示余，劉生又訪得「朱子聖學考略」，爲之大快。振謹案：先生有「朱文公文集校釋序」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五。

十二月，國學專修館行第一屆畢業禮。先期練習講演，印「講演集初編」。復招新生一班。與陸勤之議設理學社，陸續捐資選刻先儒遺集。

民國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甲子六十歲

正月，開館上課。

二月，黃氏岳母病歿于余家。岳母爲先妣胞妹，德性溫良。去年七月，病寒熱，淹縕不止，遂不起。遺款洋百元，平時所積存也。疾革時，命余以此款修理外祖父墳墓，建築蝴蝶牆門。且曰：「汝母若在，必極贊成。款有不敷，汝當助成之。」其孝思如此！歿後，余追憶先妣，哭之慟。內弟玉儒偕內子扶柩回太倉。振謹案：先生有「外姑黃太夫人事略」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六。

寶應劉生來書，云朱止泉先生裔孫憶劬名某，刊刻朱止泉先生外集，聞之欣慰，即擬序文寄去。振謹案：先生所作「朱止泉先生外集序」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五。

三月，刻陳確庵先生「周易傳義合闡」十二卷。是書爲安道先生遺書第一種，于程傳及朱子本義多所發明，向無刻本。前數年，聞太倉同鄉陸君星五名鴻曜，購得鈔本。余借鈔之，如獲異寶。遂撥理學社捐款刻之，逾年，告成。

纂「論語大義」定本。因初稿本注太簡略，刪改二次，採李文貞、陸清獻二公、黃薇香太夫子、劉楚楨先生諸家說，加以按語，較爲精深。適施刻「十三經」成，遂附刻于後。及後講貫，覺意義尙多未盡，學問本無止境也。

五月，與諸同志集資刻同鄉沈即山先生文集。先生文章爲明七子嫡派，咸同間太倉顧

雪堂先生名師軾曾爲排印。友人錢君復三、王君慧言等建議付梓，余爲致書旅滬同鄉會及陸君勤之，分捐款項刻成之。余爲書後一首，頗嗚咽，呈諸吾父，竟爲心傷落淚。乃大驚，急撤去。嗚呼，孰知其爲不祥之兆耶？振謹案：先生所作「書沈即山先生詩文鈔後」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五。

六月，無錫中學行第二屆畢業禮。

劉生啓瑞又來書，云朱君憶劬擬刻「朱子聖學考略」，請爲作序，并囑王生遽常代爲校字，大爲快慰，謹擬序寄去。旋吳生其昌在天津圖書館鈔得朱止泉先生「宗朱要法」一卷，即寄劉生，屬其附刻于「聖學考略」後。振謹案：先生所作「重刻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序」載「茹經堂文集」卷四。

七月，江浙兵事起。齊燮元、盧永祥戰于瀏河、黃渡等處。此禍醞釀已久，余逆知戰事必不能免，先期電達曹鋐、吳佩孚、并齊、盧兩處，痛哭流涕，求其和解。曹、吳未復。齊、盧復電，均稱倘人不犯我，我亦不犯人也。至七月下旬，事益亟。江浙紳士惶急，主議緩衝。乃浙盧派員到會，而蘇齊杳然。至八月三日，遂開戰。兵士騷擾淫掠，百姓流離，慘不忍言。幸旅滬同鄉會設立兵災善後會，項君惠卿等主其事，救出瀏河同鄉人不少。旋李生頌韓等來錫避難。靜之弟內姪婦盛氏，隨其叔徐韵梅自白鶴港逃來，亦暫住余家。

九月中旬，盧永祥出走。北京馮玉祥兵變。清帝蒙塵，避日本使館，旋避天津，痛心之至。余發二電致段祺瑞，請其保護皇室，均未得復。

無錫溥仁慈善會赴瀏河等處放賑，乃命僕人高福偕往。探視先瑩揚子涇無恙，澑漕松岩公墓旁，掘壕溝數道，幸未傷及棺木，當即飭人填平。高福歸時，帶回瀏河避難幼童金根全名有明，其父母均中流彈而死，無所依。吾父命往吾家，入小學讀書。旋同鄉會吳君掘峰來函，云瀏河難民逃回者，因房屋被焚，甚至宿豬圈中度日，情形慘極。商請陸君勤之借墊洋三千元，放給鄉民，令其搭蓋草屋，俾得棲止。

十二月，國學專修館行第二屆畢業禮。招考新生一班。

是月，奉天兵將南來，齊燮元又率兵抗拒之，即以無錫爲防守地。時慶詒在上海。十二日聞信，急歸迎，吾父不欲往，命內子等赴滬。十四日夜三鼓，忽聞吾父痰哮聲，急起視。曰：「無妨，適起，覓火不得耳。」至十五日早，尙食鷄子二枚；旋即病，飲食不進。即請錫醫鄧君星伯診治，云老年重傷風，宜謹慎。余因春夏以來，吾父已有神思恍惚，不能記憶之症，心知其危。十七日發快郵，促內子等歸。乃十八日火車已斷，手足無措，電促慶永歸（時肄業金）。二十日，慶永乘江輪，繞道江陰回。而吾父氣喘痰湧病日亟，送延王君子柳、華君實甫診治，無效。二十二日，內子等在上海始覓得小輪回，而吾父于

二十四日巳刻已棄不孝而長逝矣。二十三夜，尙問慶詒等歸否？嗚呼，痛哉！午後，內子等始抵家，嚎哭欲絕。衣衾等，先由靜之弟督飭老僕吳本樹布置。棺木，請宗弟申伯購買。甫運入城，遽聞蘇、奉軍開戰，城門即閉。是夜，小殮禮成後，槍炮聲四起，亂軍已在城外搶掠矣。嗚呼！吾父豈因此而急求解脫耶？痛哉！痛哉！檢視篋中，得遺囑數頁，乃本年二月中所書。命不作佛事，不刻文集，不題像贊，不述哀啓。其後托沈生健生裝裱成冊頁，以示子孫。二十六日，行大殮禮時，城門嚴閉，來弔者僅孫君軼香、朱君叔子、陳生柱尊及專修館學生十餘人。

民國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乙丑六十一歲

正月初二日，蘇、奉軍戰于惠山，炮聲終夜不絕。初三日巳刻，齊燮元逃，奉軍追至崑山。秩序安靜。越三日，開城。初九夜，忽又聞槍炮聲。疑亂兵入城搶掠，舉家頗驚惶，余命嚴閉門戶，至天明探聽，始知奉軍火藥庫失慎也。

二月二十八日設奠，官紳來弔者百餘人。又國學專修館及無錫中學學生亦百餘人。無錫縣知事林君幹才名芾楨、警察所長宋君靜庭名鎮濤、太倉縣知事沈君希白名兆九，均親來弔。太倉同鄉陸君勤之等來者十餘人，可感也。

三月初十日，扶柩回瀏河，安厝先靈。堪輿瀏河李君汝綱擇定明年正月安葬。作「蔚薹哭」詩四十九首，痛心之至；旋又作「續蔚薹哭」詩十一首。

六月下旬，到館上課。

六月，無錫中學行第三屆畢業禮。余因居憂，未往。

作「軍箴」四卷：一、法守，二、戒律，三、孟子格言，四、先賢遺範。擬作爲陸軍學校課本。先是岑宮保雲階名春煊見余所著「人格」，甚好之。謂其中「軍人格」尚慊簡略，宜別爲一書。後溧陽周君敬甫名仁壽來書，所見適相合，爰于暑假時茹痛屬稿。岑、周二君，捐貲印行之。振謹案：先生此書專以勝殘去殺，喚起軍人愛民之心爲主旨。倘軍人能篤守之，則中國可強，世界之殺機亦可稍息矣。已刊入「茹經堂全書」中。先生又有「周君敬甫墓志銘」已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八。

託沈君健生在長沙印「性理大義」。惜校對乏人，魯魚之誤甚多，可惜也。

三兒慶增在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得經濟科碩士學位。至六月杪回國，拜謁先靈，一堂慟哭。

七月二十五日，孫孝宣生，慶詒出。

九月編輯「國文經緯貫通大義」。余初編「讀文法」，次第推廣，爲四十四法，命名

「經緯貫通大義」，口授諸生，熟讀之。蓋余向主道德教育，迨閱歷世變，始悟性情教育爲尤急。「論語·陽貨篇」，詳論人心風俗之本。第二章特言性相近，其後即言聞弦歌之聲，命小子學詩，伯魚爲「周南」「召南」。又，答宰我問三年之喪，皆性情教育也。厥後子思子作「中庸」，孟子作七篇，皆本此意。故居今之世，教授國學，必須選擇文章之可歌可泣，足以感發人之性情者，方有益于世道也。振謹案：先生此書已刊入「茹經堂全書」中。

謹述吾父事略一篇，并石印手書格言一卷。振謹案：先生所作「先考府君事略」載「茹經堂文集」卷五。

十一月，謹檢先人遺集，作「家祠藏書謹志」及「藏救生繩謹志」。振謹案：先生所作「家祠藏書謹志」載「茹經堂文集」，卷五「家祠藏救生繩謹志」載同卷。

民國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丙寅六十二歲

正月初五日，率內子、慶詒、慶增、慶永等赴滬。坐汽車赴瀏河，爲吾父營葬。時連日陰雨。初七日，懸棺入窓。天適大晴，瀏河親友送葬者，二十餘人。陸君勤之自太倉來，李生頌韓自新塘市來；而王君熾甫先兩日自太倉至瀏河，秤灰督工，俱請其主持。初七

、初八兩夜，均至三鼓始臥，感激之至。初九午前圓珠，一切工程均與葬吾母同（吾母墳起視時，毫無損壞。熾甫云，此上等工程也）。謹作簡志，命慶詒書方磚上，納于墳首。午刻，痛哭別墓。是晚住塘工局。初十日，赴濬漕省墓。十一日回無錫，作「再續蔚蔓哭」詩十二首。

表弟朱君壽臣名大椿，言友人朱君叔涓名錦濤藏有金逸儒先生所撰「瀏河紀略」，內有高祖墨池公序，余因借讀之。內有五世祖南軒公傳；節孝志內有四世祖妣周太孺人傳，即在土山旁建節孝坊者也。此書深可寶貴，惜體例稍雜，文字亦尚有俚俗處。倘有人潤色而增補之，則成大觀矣。叔涓、壽臣請作跋文，謹作一跋，附于卷尾。振謹案：先生所作「瀏河紀略跋」載「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五。

三月二十日，開館上課。

刻高忠憲公別集成。是書系沈子培師所贈，余爲作序已三十年矣。至此，志願始遂。

六月，無錫中學行第四屆畢業禮，余仍未往。是夏，酷熱異常，爲平生所未經。疫癟極甚，孫女、孫兒均病。延俞甥鳳賓診治，始得先後就痊，可感也。

山東琅琊道尹溧陽周君敬甫，好善士也。前曾印余所著「人格」、「軍箴」各千部，

及見吾父所書格言手迹，大好之。書來，屬印千冊，并自作跋文，景仰甚至，爲之感泣。

門人金生叔初名紹基，刻余「茹經堂文集」告成。李生頌韓以刻三集爲請，爰以稿本付之。校字者蔣生石渠名庭曜、唐生堯夫名景升、何生芸孫名葆恩。而嘉定友人黃君虞孫，與頌韓復爲覆校，心甚感之。譜弟曹君叔彥寄來「茹經堂初集序」一篇，正大而有曲折之致。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讀之慨然有動于中也。

十二月，國學專修館行第三屆畢業禮。印「專修館文集二編」。

是月二十四日，吾父喪已大祥矣。追念甲子年彌留時之苦，痛徹于心，作「三續蔚藁哭」詩二十八首。

民國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丁卯六十三歲

正月編「蔚藁哀」二卷。作「胡吟石公傳略」，附于第二卷內。公諱溶，爲吾母高伯祖。乾隆癸酉解元，應鄉試時，聞同舍生語，忽有會悟，遂得佳文。是科第二名吳維鍔，亦吾婁人。一時傳爲盛事，詳傳文內。
振謹案：先生所編「蔚藁哀」二卷已刊；「胡吟石公傳略」已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七。

初編「禮記大義」，從「祭義篇」始。

二十日，開館上課。是月，革命軍入蘇。

二月二十四日，行釋服禮，白駒過隙，哀痛彌深，盡情一哭。

革命軍之入蘇也。錫邑教育局長徐夢影，本不以專修館爲然。有朱某者具呈，請封閉專修館。徐夢影遂令解散。館生崔履宸、張惟明、路式遵等赴縣署力爭，不能挽回。余即于二月二十六日辭職。又有童某者，訐告余把持無錫中學校務。余遂一併辭去。維時外間盛傳余爲保皇黨、復辟黨，又有將封余住屋之說，頗岌岌可危。余以鎮定處之。後以主持公論者頗多，始得無事。其後徐夢影逃上海。

四月二十一日，三兒婦周氏、四兒婦陸氏來歸，均賢孝，深可喜也。

五月二日，館生崔履宸、路式遵迎余復職。同人咸回館，而沈君健生自專修館解散後，常住余家照料一切，始終未去，尤爲可感。館中因軍隊駐紮，房屋牆壁頗有損壞。此次恢復，崔、路二生之功居多。崔，廣西人；路，宜興人也。

五月八日，孫女孝端生，慶賀出。

六月，改國學專修館爲國學專門學院，添招新生三十名。惟經費不敷，擬募捐以濟之。

是月，爲兩新婦授國文課。兩婦作文，尙優秀。

八月，行開院禮。添聘錫邑錢君子泉名基博爲教授。錢君博聞強識，品詣亦敦潔英爽。陳生柱尊辭職，改聘門人馮振心名振繼之。

九月，門人李頌韓逝世。訃至日，余適小病，家人匿不以聞。越數日，頌韓子家俊以書來乞傳，余大駭。追念舊游，於邑不置，爲作傳文一首。振謹案：先生所作「李頌韓家傳」已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七。

冬，編「紫陽學術發微」，共分十二類。參考書共引用四、五十種。此後治朱學者，當可得其門而入矣。振謹案：先生此書共十二卷。一、爲學次第；二、己丑悟道；三、心性學；四、論仁善國；五、經學；六、政治學；七、論道、釋二家；八、辨金谿學；九、辨浙東學；十、晚年定論評；十一、十二、朱學通論上、下。于紫陽畢生學術，提要鈎元，洪纖畢備。自李榕村、王白田兩先生後，未有能道此者，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已刊「茹經堂全書」中，其「自序」，并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五。

表甥俞鳳賓擬排印「太崑先哲遺書」，并請將高祖墨池公詩鈔，及先大夫詩賦鈔列入，其意甚爲可感。謹爲作序一篇。

振謹案：先生所作「太崑先哲遺書序」已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五。

十二月二十二日，放寒假，二十三日，招考新生，取十九名。

是冬，刻奏疏告成。振謹案：「茹經堂奏疏」凡三卷。首卷條陳時務，與朱子封事，後先媲美；二、三兩卷，則先生在農工商部所作章程、條例，燦然具備，吾國各項要政，肇端于此。至如創設商會，厘訂商律，爲功尤鉅。已刊入「茹經堂全書」中。

民國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戊辰六十四歲

正月元日。輯家譜世系、傳、狀、藝文志告成。振謹案：先生所輯家譜中傳、狀及藝文志，尙未刊。

二十日，行開院禮。

是年，余爲諸生講「尚書」。編「尚書大義內外篇」成。「外篇」，考古今文源流；「內篇」，發揮每篇精義，多有先儒未經道者。振謹案：「尚書大義」，分內外二篇。「外篇」，敘古今源流，探擇精博，斷制謹嚴，擷江、段、王、孫諸家之菁華。「內篇」，分「堯典」、「皋陶謨」、「洪範」、「康誥」、「召誥」、「立政」六篇爲政治學。「湯誓」、「盤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大誥」、「洛誥」、「無逸」、「君奭」、「多方」、「呂刑」、「費誓」、「文侯之命」、「秦誓」十四篇爲政鑒。于禪繼大義，著作本源，闡發無遺。尤精者，如論「洪範」八政，「呂刑」刑法，

「費誓」軍紀，與周秦二代盛衰存亡之故，均足以昭示來茲，振興世運。附「尚書」應讀書目表，則分專門書、專篇書、參考書三類焉。已刊入「茹經堂全書」中，其敘文，并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三。

五月杪，行畢業禮。畢業者，崔履宸等十二名。

六月，擬編「詩經大義」分倫理、性情、政治學等，凡八類。因衆說浩繁，僅訂序目。

七月，行開院禮。考取新生五十名。

是夏，四兒慶永在光華大學畢業。七月十一日，赴美入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旋轉入中美奧海州立大學肄業，學經濟科。

八月患痰病。俞甥鳳賓自上海來診治，始獲痊癒。甚矣吾衰，深爲慨嘆。

國學院具文請大學院立案，迄未覆准。至九月間，派丹徒柳君翼謀、無錫薛君頌華來院調查。二君回京報告，謂本院成績斐然，辦理完善。旋奉大學院批准立案。

十月先高祖「愛蓮居詩鈔」，先大夫「浣花廬詩賦鈔」均印成。俞甥鳳賓作跋文，厚意殷拳，至可感也。

「茹經堂文集三編」刻成。本爲門人張貢九名廷金、胡粹士名端行，及俞甥鳳賓捐資

刊刻，李生頌韓經理其事。頌韓病歿，遂停工。門人金叔初復出資續刻，始得告成。

十一月，北方告災，前在各部署供職者，飢餓不能出門戶，甚至闔門自經。友人溧陽周敬甫辦理義賑，余與蘇州費君仲深名樹蔚向各處募捐，共得一萬六千餘元。無錫最出力者，同宗保謙、申伯昆仲及華君叔琴也。

十二月二十日，放寒假。

民國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己巳六十五歲

正月二日，輯家譜墳墓志告成。振謹案：先生所輯家譜中墳墓志，尙未刊。

正月九日，挈長兒慶詒回太倉。爲鄉先賢葉涵溪先生裕仁，先師王文貞公入鄉賢祠事，借住陸勤之親家宅中。諸親友歡聚。十日已刻，送葉、王兩先生入祠。十二日，赴瀏河。十三日，掃墓，瞻拜松楸，愴然隕涕。順道參觀集善堂，育嬰極爲完善。是晚住塘工局。十四日，回無錫。

正月二十日，行開院禮。余因病，未能往。病中作「太倉蟹斷記」。思親不置，病十餘日，始瘳。振謹案：先生所作「太倉蟹斷記」已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六。

課諸生「禮記」。作「禮記大義并研究法」。

輯「論語大義外篇」成。嘉慶時有妄人崔氏，述作「論語源流考」，多引不經之譚。謂「論語」後半部，皆後人羼入。余特作「論語辨疑」，編入外編中，力斥其謬。

振謹案：先生此書詳載授受源流，極為精深；尤要者，辨疑一篇，匡謬闡幽，足破學者之惑。後載師法表、篇次章數表、研究法表、參考書目表，元元本本，指示學者康莊大道，為治「論語」入門必讀之書。已刊入「茹經堂全書」中。

五月杪，行放假禮。

六月胡生粹士、陳生柱尊，暨大兒慶詒鳩資印李生頌韓「養廬詩文稿」。頌韓從余遊，垂四十年，感情最厚。其平生志事，不獲稍一展布，僅留此稿。吉光片羽，流播人間，伊可痛已。余為之序，淒愴累日。 振謹案：先生所作「李頌韓養廬詩文稿序」已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五。

七月行開院禮。考取新生五十六人。

課諸生「周易」。編「周易十二辟卦消息大義」。

是秋，請蘇州單君東笙名鎮，為國學院教授。余以「詩經大義」授之，請其採擇傳箋，別作注釋。

九月，國學院圖書館告成，行落成禮。是館為本邑孫君鶴卿遺命捐建，院董蔡君文鑑

兼三、宗姪炳源、星海等竭力贊成，共費六千五百元。親家陸君勤之捐書壹萬伍千餘冊，元、明精本甚多，約共值二萬數千元，可感也。

九月十一日，孫女孝英生，大兒慶詒出。

十一月，教育部令，改國學專門學院為國學專修學校。

十二月十七日，放寒假。

民國十九年【公元一九三〇年】庚午六十六歲

正月二十日，行開校禮。余仍教授「論語」及「禮記」諸經。

二月，輯「陽明學術發微」。自明季講學之風，流弊日甚，于是王學為世所詬病。實則陽明乃賢智之過，其倡致良知之說，實足救近世人心。日本服膺王學，國以復強。余特發明其學，都凡七卷；其中四大問題及陽明學通于經學二卷，頗為精審。較之二十年以前，喜辟陽明，自覺心平而氣和矣。 振謹案：先生此書共七卷。一、講學事迹；二、聖學宗傳；三、陽明學四大問題；四、良知經學；五、六、通貫朱學；七、龍溪述學髓。薈萃菁英，鉤元提要，實功利派之要藥也。已刊入「茹經堂全書」中，其自序，并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五。

五月杪，行畢業禮，即放暑假。畢業者，學生許壽平等二十餘人。

六月，三兒媳患傷寒證頗重。表甥俞鳳賓在上海，代請朱醫仰高來診治，無錫許醫松泉佐之，旋愈。

七月，四兒慶永由美國回，慶永在美奧海州立大學畢業，得經濟科碩士學位。繼入哥倫比亞研究院，續讀半年。因金價日益昂貴，美金一元約中國洋四元以外；而在美用度，每月需金洋九十元。不得已令其回國。順道至歐洲遊歷，旋即在上海交通大學就教授職。

八月，考取新生兩班，共八十六名。

輯「紫陽學術發微」成。初，于教授「性理大義」中，朱子諸篇，不能挈其綱要。後取王白田、朱止泉、秦定叟諸先生書讀之，略事分門纂述，粗有成書。本年購得夏弢甫先生述朱質疑，更覺秩然有條理。爰仿其意，編輯是書。後附陸桴亭、顧亭林諸先生之評論朱子學者，得九家爲九賢。朱子學論，頗足發明朱學源流。書成後，即付印。旋余又購得李氏「國朝耆獻類徵」一部，共四百冊。

十月，表甥俞鳳賓卒，痛惜之至。鳳賓天性孝友，謙謹和平。學習西醫留學美國，得衛生科博士學位。回國後，視人之疾，如己之疾；體恤貧寒，無微不至。刊印「太峴先哲

朱生貫微寄贈余「十二朝東華錄」。因余將輯咸、同、光、宣四朝實錄也，意甚可感

。朱生貫微寄贈余「十二朝東華錄」。因余將輯咸、同、光、宣四朝實錄也，意甚可感。旋余又購得李氏「國朝耆獻類徵」一部，共四百冊。
十一月，孫女孝慧生，慶詒出。
是冬，教育部令，改放陽曆年假，不得再用陰曆，并不得再放寒假。
十二月四日（即陽曆二月一日），行本校十周年紀念，并第六屆畢業禮。畢業者，學生陸寶和等十七人。是日，校董穆君藕初名湘玥來主席。上午訓辭，午後開遊藝會，頗極一時之盛。

民國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辛未六十七歲

正月二十日，行開校禮。余編「禮記大義」數篇，示諸生。

比因家中生齒較繁，房屋不敷居住，爰與慶詒等謀，在前桑區建樓房三楹。以舊年售得田價，托建築公司江生應麟承造。二月初動工。慶詒等竭力補助經費。迨後遇水災、國難，心甚悔之。

三月無錫溥仁慈善會赴陝州放賑，修理陝州召伯甘棠祠。余爲作碑記一篇，摹仿昌黎，頗能駿駿入古。振謹案：先生所作「陝州召伯甘棠祠碑」已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八。

去年，中央軍與閻錫山、馮玉祥戰爭。曲阜孔廟、孔林，爲炮火所毀；周公、顏子二廟，亦遭灰燼。爰約徐君固卿名紹楨、曹君叔彥等二十餘人，具呈政府，請撥款修復。旋得復，不過一紙空文，遂致擱置，可痛矣哉！

五月杪，行畢業禮，即放暑假。畢業者，學生郭則融等三十餘人。

六、七月間，大雨滂沱，幾近一月。楚、贛、皖、蘇各處，皆成巨浸。始則漢口被災最重，繼則江北高郵、興化等處，因建設局員開運河堤，河水與洪澤湖合流，泛濫更甚，江北各縣，無不糜爛，吾鄉瀏河、寶山，海塘冲塌，天災人禍，相逼而來。余急電旅滬同鄉，發起救濟會，並撰「急救水災議」，遍告同鄉。無錫設立水災籌賑會，推余爲理事長。有心無力，抱愧之至。振謹案：先生所作「急救水災議」已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一，先生又有「續救水災議」及「學校當研究水利議」二篇，均載同卷。蓋先生關心民瘼，坐議起行，非徒欲載諸空言而已。

上年閱報章，先朝高宗暨孝欽后陵寢，迭爲盜匪掘竊殉具。至是，復有太宗母后陵墓

被掘之事，慘痛已極。爰約曹君叔彥、周君敬甫等，具呈北京張學良副司令暨于學忠軍長，請嚴緝盜犯，一面派兵保護。旋敬甫寄來復函，照議辦理。

函聘福建陳石遺名衍爲本校講師。陳君爲余壬午鄉試同年，出寶竹坡先生門下，佐張文襄公幕十餘年，學術闊通，著作詩文極夥。門人葉長青介紹來校，深爲可喜。

七月，行開學禮。考取新生六十名。

八月十三日，次孫孝威生，四兒慶永出。

九月，東北難作。先是吾國內鬪不已，寧方與粵方失和；而北方石友三起事，政府命張學良平之，遂飭張坐鎮關內。日本乃乘隙而入，襲取瀋陽。旋攻去黑龍江省，師長馬占山苦戰半月。張學良擁兵不救。馬退守克山，日人又攻取錦州，張又撤兵入關，喪師失地，全國震駭。蓋近年以來人心日壞，罔利營私，無惡不作，侮慢聖賢，荒道敗德，以致菑害并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余特作「廢孔爲亡國之兆論」一篇。振謹案：先生所作「廢孔爲亡國之兆論」已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一。

十月，無錫溥仁慈善會赴太倉放賑。余先命價高福前往河川、毛市等鄉調查。旋會中又請藍君仲和赴太倉錢君誦三家。總計同宗保謙弟捐放四千元，余捐放一千二百元，棉衣二千件。此事之成，實賴保謙與淞源宗姪之力。淞源爲同宗申伯弟之子，同鄉感頌無涯。

十一月，上海設立國難救濟會。由馬君相伯名良等發起，推余爲會員。余作「新六國論」一篇，痛陳利害；并著「國鑒」一卷，共分十三篇；即以「新六國論」冠于首。印刷分送，藉以警醒人心。振謹案：先生此書已刊入「茹經堂全書」中。陳石遺先生所撰先生全書總敘。謂與「人格」、「軍箴」諸書，可謂瘡口曉音，惟力是視者也。

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難作。先是日人要挾上海市長吳鐵城取消抗日救國會等四條款，吳勉強應允，以爲可以無事矣。詎料二十三日夜，日人竟冒大不韙，攻擊閘北寶山路、北四川路等處。焚燒殺掠，慘無人道。上海損失，約八千萬以上。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均付一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與蔣光鼐、戴戟、翁照垣等歃血爲盟，誓師禦寇。當夜大敗之。而日兵艦縱橫海上，絡繹而來，連日攻戰不已。政府遷徙洛陽，後患不知所底。吾民何辜，遇此荼毒，蓋數百年來未有之浩劫也！

民國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年〕壬申六十八歲

正月十九日，開校。因國難故，學生來者，僅三四十人。

正月中旬，日人遣老將白川來攻上海。白川至，謀用側擊之法。二十五日早，用烟幕彈由太倉浮橋瀏河兩海口登岸，其時援兵不至，後方僅有上官雲相一軍，未經戰陣，自顧不暇，且風聞有搶掠之事。蔡廷鍇等不得已，退守崑山。日人在瀏河、嘉定、大場、吳淞等處，大肆焚掠。十九路軍支部退太倉，敵從之，在太倉城內擲炸彈數十枚。毀民房十餘處，軍民慘死者甚多。余在無錫。二月朔日，先有州橋陸姓母子三人來投奔余家。余因其時學生甚少，暫以校外宿舍爲收容所，自出資收養之。二月三日，瀏河保衛團長黃君頌聲來商量寄存槍械事。四日，太倉門人陸恩溥來，述城中親友避難狀。余旣痛太倉被禍，急應救濟，而瀏河先塋，未卜安否。爰與同鄉吳君昆生商量，雇定申新紗廠貨船赴滬。校中功課，請錢君子泉等暫代。于初八日早啓程。初九日午刻，舟抵前山泖河武帝宮側，遇盜放槍行劫，幸小輪疾駛得脫。事詳「壬申遇盜記」。初十日抵上海，住愚園路愚園坊三兒慶增寓中。振謹案：先生所作「壬申遇盜記」已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六。

二月十二日，太倉同鄉項惠卿、張綸卿，表姪朱愷儕等來商量救濟事。因沿途搶劫，頗爲棘手。十三日，在表姪朱生繼莘家中再會商，擬托崇明王君丹揆及黃君伯鈞在崇明設立收容所。一面雇大船六艘。在蕩西等海口往來，救援同鄉難友。公推黃君頌聲赴崇接洽。旋得復信，悉丹揆、伯鈞允代設收容所六處。惟錢、米概由太倉同鄉會接濟。十五日，余往見王一亭君，請其收留在滬同鄉。十六日，往見朱子橋君，請助捐款，朱允助二千元。十七日，赴張君綸卿處會議。同鄉救濟會成立，推余爲會長。十八日，致函史量才、黃

任之、王曉籟、杜月笙諸君，請在上海地方維持會中撥捐款項。旋黃、史二君來談，許撥五千元，可感之至。史君并贈余壬辰年殿試策，蓋渠在大內出資購得者也。語詳「壬辰殿試策自跋」。二十日，聞實業廳長何君玉書來滬，由愷儔聯合嘉寶兵災救濟會，請求撥款賑濟并購棉子等事，何君允以去就力請，至誠可感。一面并電請財政廳長舒君來滬會商。旋各救濟會員赴鎮江請賑。余委托愷儔代表，嗣後請得六萬餘元，先後散放。振謹案：先生所作「壬辰殿試策自跋」已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五。

三月初一日，赴徐家匯模範中學演講。沈君叔達、沈君同一，并舊同學張松亭、王叔賢等齊集，諸生靜穆，無異昔年余在校時，深為可喜。

余忽患腰痛，連及腿部。上下樓、見客、送客，頗以為苦。表姪朱生繼莘來贈藥，甚可感。後至六月間始愈。

初五日，瀏河墳丁何桂林來見，報告先塋無恙，喜甚。并悉伊家眷住崇明，當屬以婦女勿遽回瀏，惟男丁可由海口還家，播種棉子。越日，王君丹揆、朱生貫微先後來滬。余幸先塋無恙，賑務亦粗有頭緒，即于十一日，偕同長兒婦慶棠并僕人高福回錫，坐滬杭車啓行。是日，住杭州西湖飯店。四兒慶永來接，蓋渠在之江大學教授也。十二日早，在西湖邊小坐，胸襟為之一暢。午後，坐汽車至湖州。途中景致清幽，惜風極大。是晚至湖州

，住中央大旅店。十三日早，乘小舟至太湖北口，登錫湖輪船。舟中魚片風味極佳，為平生所未嘗。申正，抵無錫。酉正，抵家，頗動蒼涼之感。十四日早，到校上課。

三月二十日，赴保謙、中伯兩弟處，懇請溥仁慈善會捐助太倉義賑，募得七千元。余自募得五百元。又在上海兵災救濟會撥一千五百元。沙溪黃少彭君為撲丞弟親家，善士也，亦募捐一千元，共一萬元。由無錫藍君仲和暨錢天福、高福陸續赴湖川、毛市、新豐及浮橋、楊林、七丫、義橋等處散放賑款。高福歸，述鄉民被災狀極慘，有新豐人包某，被飛機彈炸死，遺一妻三子，慘不忍言，急賙恤之。迨至六月間，余又募得千元，命高福赴瀏河、茜涇、新塘市三處放賑，詳情載「壬申救濟錄」中。

太城被難時，文奎弟婦馬氏臥病在北行弄之寓所小樓，為炸彈震死。屍附床坍入鄰舍陸君蓮史家，慘痛之至，余為作碑銘一篇。旋又作「太倉軍民殉難碑記」一篇，在無錫刻石，運赴太倉，嵌入城隍廟內之公所。友人錢君誦三等，並為立主致祭。振謹案：先生所作「弟婦馬氏殉國難碑銘」及「壬申太倉軍民殉難碑記」均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八。

五月杪，放暑假。維時學生約到七十人。畢業者郭則湘等二十二人。

生先後到者一百六十三人，別設補習一班。春間因時局不靖，校董捐款及學生所交學費均停滯。不得已，實行減薪：教員減三成，職員減四成，惟月薪三十元以下者不減。諸同人辛苦維持，至是始得復舊。

九月，仿「大戴禮記·踐祚篇」銘詞之例，作「民性」等箴共五十六首。自尊孔教，致良知，旁逮婚喪祭禮，下至衣、食、住、行，莫不有箴。箴者，針也，將以針人心之疾病也。嗚呼，「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苟爲不薦，終身不得」，孟子早言之矣。厥後編爲一卷，名曰「國箴」。振謹案：先生此書已刊入「茹經堂全書」中。

九月八日，孫女孝慈生，慶永出。

九月杪大兒慶詒患目疾，網膜脫落，勢極危殆。急赴北京協和醫院診治，有奧國醫生披拉，治目爲世界第二人，惜已將回國，僅施手術一次，約愈十之三四。繼之者爲中國畢姓醫生，效果甚遲，頗爲焦慮。

十一月，日人攻陷山海關，并襲取九門口，海軍在秦皇島登岸，河北岌岌可危。詩曰：「日蹙國百里。」可痛矣哉！

十二月下旬放寒假，時適大雪，積五六寸，因整飭校風，令退學者十三人。

民國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癸酉六十九歲

正月中旬，開校，學生到者一百四十餘人。日人攻熱河，主將湯玉麟逃避，熱省淪陷。日人即由山海關進攻京東寶坻、玉田等處，襲取京北高麗營，距北京城僅五十里。當遣黃郛赴津議和，并派何應欽駐紮天津。吾國門戶洞開，何以善其後乎？

三月清明節，偕三兒慶增回瀏河掃墓，住表侄朱愷儔宅中。歸途赴蘇州訪譜弟曹君叔彥暘談，并購孫氏「周禮正義」一部。

四月，重印「陸桴亭遺書」，因版片收藏家祠中，着地潮濕，以致霉爛一百八十餘版。即寄蘇州王慧言君處，交手民陳海泉重刻，糜去三百餘金。印資因之短少，僅印八十部。後人藏書版者，務宜置高燥處，按時檢點。

五月，放暑假，畢業者俞振楣等十九人。

自正月間，大兒慶詒由北平回，即偕兒婦慶棠赴奧國治目疾。慶棠并赴丹麥、倫敦各處考察鄉村教育。至六月間回國，慶詒目疾依然未愈，天道求闕，只可委心任運耳！

六月，與錢君子泉商議，將國學專修學校校舍改建兩造，共十四幢，計費共一萬二千八百元。落成後，布置膳堂，懸王文成、高忠憲、顧亭林、陸桴亭四先生遺像，并摹刻先師左文襄公所書楹聯，并改建忠義孝悌祠，計費三百四十餘元。祠費，錢君與余分任之。

七月，招考新生。投考者極踴躍，錄取一百餘名。八月開校，實到新舊生二百六名。

請湖南陳君天倪名鼎忠爲教授，品行篤誠，學問淵博，著作極多，眞良師也。

八月初，蘇州國學會李君印泉名根源、金松岑名天翮等約余赴蘇演講。爰于月二十四日到蘇，住福州同年陳君石遺家。講「論語」、「孟子」并「性理學大義」。二十五日早，訪叔彥一談。傍晚返錫。講義印入「國學論衡」中。振謹案：先生在蘇州國學會演講錄并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三。

本年七月間，颶風爲災。海口沖決，崇明首當其衝，淹沒田戶數千畝，倒坍房屋數百家，災民流離極慘。在蘇晤譜兄王丹揆，請爲勸募發賑。余向溥仁慈善會、紅卍字會兩處盡力設法。幸宗弟申伯極爲出力，共捐得三千元，丁君梓仁捐得一千元，上海同鄉會捐得三百元，先後匯崇散放。太倉亦受風災，情形較輕；由朱君愷儔、顧生公亮募款散放。

玉儒表弟爲張君亮生介紹，請題其九世祖張天如先生遺像。余作記一篇，歷敘吾妻掌故，適慶詒等爲余購天如先生「漢魏百三家集」一百冊，讀其題辭，門徑厘然，文氣亦醇厚有味。旋又作先師福建林燮軒先生墓表，并同鄉畢君枕梅傳。因悟文章變化法，全在承轉提頓處，有令人不測之妙。爰編「茹經堂論文」一卷，示諸生。振謹案：先生所作「張天如先生畫像記」、「林燮軒先生墓表」、「畢君枕梅傳」俱已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六、卷七、卷八內。「茹經堂論文」一卷，尙未刊。

余前編「詩經大義」分倫理學、性情學等共八類，吳縣單君束笙、同鄉朱君叔子爲之注釋，每篇後并標詩旨，頗爲精覈。金山高君吹萬名燮來索閱，因寄去。高君大嘆賞，出貲爲印入「葩廬叢書」，極可感。葩廬者，高君書齋名也。

振謹案：先生以孔門之教學詩，曰，興觀群怨，事君事父，多識而已。事父事君，倫理學也；可以興，可以怨，性情學也；可以觀，政治學、農事學、軍事學也；可以群，社會學也；多識，修辭學也；倫理性情之精微，義理學也。于是作「詩經大義」九卷。卷首綱要，卷一以下，分選詩篇爲各學：倫理十六篇，性情十六篇，政治十六篇，社會十六編，農事六篇，軍事十五篇，義理十篇，修辭八篇。其「詩經大義自序」及「八分類序」并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

十二月，放寒假。畢業者吳德明等十二人。

寒假後，整理「禮記大義」，助余繕校者，高君涵叔也。共四十六篇，分四卷，而以類別提要表等別爲首卷。

振謹案：治「禮記」者，多重考據名物，而不知修己、治人乃其基本。先生此書，掃盡支離，獨標真諦，專以反躬實踐爲主。其中如「曲禮」、「內則」、「樂記」。「學記」、「大學」、「中庸」、「哀公問」、「孔子閑居」、「儒行」諸篇，尤爲廣大精微，允救時之良藥矣。已刊入「茹經堂全書」及「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中。

民國二十三年〔公元一九三四年〕甲戌七十歲

正月中旬，開學。學生到者二百餘人。

大兒慶詒因目眚未愈，抑鬱成疾，驚怖恐懼，夜不能寐。請錫醫鄧星伯診治，在家休養。

二月「禮記大義」整理完竣。又修改「周易消息大義」，加入「讀易反身錄」一卷并應讀書目表，一并交馮生振心校正付印。振謹案：「周易消息大義」發明十二辟卦消息，凡政治盛衰、國家存亡、人事吉凶、得失進退之道，靡不兼賅。其中「反身錄」箴砭痛切。書目表說明漢宋家法，不墮空虛，允為學者必讀之書。已刊入「茹經堂全書」及「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中。

三月，門人太倉胡粹士及無錫張貢九，以余七十初度，發起醵資在錫邑建築茹經紀念堂。辭之不得，由薛君明劍等，相地于五里潮之琴山腰，購地十畝許。昔俞曲園先生在西湖建築俞樓，自謂有玷湖山。余不及曲園令望，抱慚益甚矣。

四月間，教員太倉朱君叔子在錫寓病卒。臨歿前一夕，在余家小飲，相叙甚樂。不意翌晨猝患中風，口不能言。午後即卒。朱君品端學富，文采斐然，與余自幼相識，五十年

交情，不勝慘怛。遺著有「莊子新義」，馮生振心暨同學為之校印行世。振謹案：先生有「朱君叔子墓志銘」、「莊子新義序」均已編入「茹經堂文集三編」卷八及卷五。

校中增建盥洗室，訓育吳君溉亭名良澍布置校景，略種花木，築一亭以茹經名。同年陳石老撰聯云：「栽培林木如名節，枕薜詩書此息遊。」

五月，放暑假。畢業者李步青、張尊五等十五名。

月杪，上海交通大學行畢業禮，校長黎君曜生名照寰堅請余往演講，爰赴滬。見舊同學，相與執手，歡甚。余離校已十三年矣。旋赴華東電氣公司灌留聲機片音。讀文四篇。

本年自春徂夏，迄未得雨。旱既太甚，禾苗盡槁。讀「雲漢」之詩曰：「嗚呼何辜，今之人！」痛心已極。余家特開一井，遍勸錫邑鄉人開自流公井，無應者。

教員常熟徐君管略名景銓，在錫寓病卒，身後蕭條。錢君子泉與余設法募捐，為之料理。而教員陳君天倪又辭職赴粵，爰先後聘湖南劉君柏榮名樸、廣東楊君鐵夫、本校前畢業生錢生仲聯名萼孫，分任教科。

七月，招考新生，錄取一百餘名。開校後，新舊生到者二百七十二名。

本學期，余講授「性理學大義」，于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程子「論性篇」及明儒王龍溪、錢緒山、王心齋諸先生學派，皆有詳論。擬編為「性理學發

微」。振謹案：「性理學發微」先生正在屬稿，約明年可以成書云。

八月十三日，孫女孝綵生，慶永出。

高君吹萬函薦滬醫王君仲奇爲慶詒療病。慶詒兩次赴滬，至秋間，逐漸痊癒。

本省省政府督促民間申報地價，將徵土地稅。余與邑紳迭次呈請緩辦，未能邀准。

十月十六日爲余生日。因思程子有言，人子于父母歿後，生日當倍增痛，豈宜張筵作壽。余恐親友來祝，爰于是日赴濶河掃墓。過滬時，再赴華東公司灌音，講演孝悌廉耻及讀「詩經」「左傳」法。

同年陳石老欲爲余作壽序，再四辭之，乃集余所著書爲總序。洋洋數千言，深可感謝。惟揄揚過當，心殊不安耳。

十二月，放假。畢業者鄭高崧等十七人。

自朱子纂「伊洛淵源錄」後，明薛方山應旂作「考亭淵源錄」，陸清獻「三魚堂集」嘗徵引之。余訪求數十年，不能得。今冬忽得之于上海富晉書肆，共二十四卷。編輯精詳，宗旨純粹，乃東人翻刻明板，其卷端徐階、薛應旂序，亦係手迹翻刻，洵可寶貴。因嘆外人尊崇理學如此，國安得不興盛哉！

除夕，追思吾父爲善之訓，敬撰一聯云：「目前福澤何來？謹留有餘，上對吾祖考；

此後善源易竭！急培不足，申儆我子孫。」亦可以作家訓云。

民國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乙亥七十一歲

正月中開學，學生到者二百餘人。

本校圖書館歷年購書頗多，館屋實不能容。爰與主任馮生振商定，在校地東北隅，擴建房屋上下四楹，并造過街樓，通至圖書館。由本邑建築公司江生應麟承造。

同年，陳石遺先生本月四日八秩初度。上年，先生爲余作全書總序。余思有以報之，亦爲作全書總序。爰徵集其所著關於經、史、子、集者，共三、四十種。蒐討極爲繁重，竭二旬之力，始克告成，約近萬言。

五月，放暑假。畢業者歐陽革辛、徐景賢等二十九名。

五月杪，宗姪星海來談，有志研究余學說。余告以方今世局頗類戰國，當以孟子心性學教之。余「性理學發微」已將告成，即以稿本示之。星海欣然願任印費。余乃詳細整理，釐爲三卷，一曰理學大原：言性理爲政治之本，當嚴君子小人之辨。二曰學派大同：自宋周濂溪始，至清曾濂生止，詳論學派源流，實事求是，反諸躬行，不存門戶之見。三曰讀書大路：先總集，次專集，爲讀書記凡六十二篇。助余繪寫者高君涵叔、陸生脩祐、沈

生訥，流汗霖霖，不稍休息。書成，交星海陸續付印。校勘者錢生君白、洪生長佳。總其成者馮生振。此書一出，期有裨于人心世道云。

六月間，崑山表甥陳劍剛，邀余往聽崑曲，爰赴崑山一游。謁歸震川先生墓，并遊半繭園，頗舒暢。劍剛亦作一園，名劍園。有白蓮、綠竹，鋪草地，雅潔無纖塵。余贈聯云：「三更月朗蓮花白，萬盞風流竹葉青。」因劍剛善飲，故用酒名夾寫，摹繪景色云。

七月，招考新生，錄取一百餘名。開學後，新舊生到者共二百四十六名。

去年旱災極重。本年夏秋之交，霪雨不止，兼以黃河改道，上游淤塞，水勢南趨。山東濟寧各縣，吾蘇徐州等處，及河南、湖北兩省，均受其厄。余先後捐募六百四十餘元，交上海水災義賑會散發，特杯水車薪耳！至將來黃河爲害蘇、魯兩省，不知伊于何底？不勝杞憂。

七月間，有漁船數艘，鎖在余家門外河干。據聞因盜案株連，男子六人被押監獄。婦女十八口，哭泣之聲，慘不忍聞。及詢諸法院中表姪毛淵若，證實係被誣。余急托淵若設法。越數日，先後將被誣之人釋出。又越數日，公安局將漁船全數開鎖放行，一時歡聲雷動。

本年夏，錫滬汽車路告成，錫虞往來較便。十月中旬，偕門人錢萼孫赴虞，住友人張

君隱南燕園中。徐君少達自何家市來，歡然道故。越日，偕張君、錢生恭謁先師翁文恭公墓。先詣祠堂致祭，即文恭公廬墓處也。守祠周姓，導觀公之膳堂臥室，地甚逼窄。追念先師遇我之厚，愴懷不置。旋適墓展拜，規模亦不大，并無碑記，墓側松樹葱籠，境極幽靜。禮成後回城小飲，即坐汽車返錫。

吾校因學生來者日衆，校址不敷應用。諸同人提議另行購地建築，慮無經費。適星海姪來談，願爲資助。爰于十月中，托區長虞君循真，在寶界橋畔茹經堂對岸，先後購地約二十畝。每畝地價并各項費用，約二百七十五元。先樹界石作爲校產。至建築校舍，爲費需十萬之譜，只可俟諸異日矣。

十二月初十日，茹經堂行落成開幕典禮。錫邑到者，華藝三、蔡兼三、楊翰西、榮德生諸君，并星海姪。太邑到者，吳省三、金俠聞、朱愷儔、錢星揆諸君。金山到者，高君吹萬。杭州到者，邵君祖平。其他南京、上海、崇明諸弟子，如張廷金、吳端行、裘維裕、朱誦韓、孫昌煊、傅煥光、江應麟、張福霖及新舊諸同學約二百餘人。贈詩文對聯各品甚夥，余深抱不安，未刻行禮，酉刻回城。余有演說詞一篇，登載錫邑各報。

閩縣葉生長青編「國魂集」。選錄古來忠臣義士有關志節詩文，都若干首激勵人心，極有裨于世道。余仿「莊子·秋水篇」爲撰序一首。自問詼諧之文，不作久矣。放筆爲之

，頗覺光芒四射。較舊作「說龍」、「釋氣」二篇爲勝，深自喜也。

民國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丙子七十二歲

正月，開學，新舊學生到者二百四十餘人。

二月，孫女孝貞生，慶永出。

四月，慶永調蘇州，代理上海銀行行長。

本年爲本校十五週紀念，先期向各處徵文。印紀念冊簡鑒，并印新校舍計劃圖暨禮堂圖。于五月杪擇日行紀念并畢業禮。是日到者，南菁舊同學鈕君惕生，專員臧君啓芳，縣長隴君體要等數十人，頗極一時之盛。畢業生六十三名。

放假後，偕內子赴茹經堂避暑。依山臨水，兼有長橋之勝，風景極佳。惜蚊蚋甚多，起居飲食亦稍不便。住半月後回城。

六月杪，招考新生，共取八十餘名。

七月初旬開學，新舊生到者二百三十五名。教師廣東楊君鐵夫辭職，湖南陳君天倪復來任教，并添聘四川李君後清，安徽魏生建猷爲教師。

瀏河陶文奎者，醫生也，忽被人誣告販賣紅丸，爲公安局逮捕。既押太倉監獄，已五提訊，確係被誣，仍羈留四十餘日始釋放，舉家慶更生。頌聲函稱陶文奎將來錫叩謝，余亟阻之。

本學期，余爲補習班講「孝經」，覺其文廣大精深，初學頗難領會。爰摘其要端，別編講義，分十五類：曰孝德宏綱篇、不敢毀傷篇、立身揚名篇、良知愛敬篇、法服言行篇、居則致敬篇、養則致樂篇、病則致憂篇、喪則致哀篇、祭則致嚴篇、移孝作忠篇、兄弟友恭篇、擴充不忍篇、大同盛治篇、不孝嚴刑篇，共分三卷。每篇中皆摘錄群經中有關孝道者爲綱，附以淺說。初擬名「孝經翼」，後因明代辛復元先生已有此名，爰改名「孝經救世篇」。惟因爲初學講解，隨講隨編，如朱子所謂急迫之意多，沉潛之味少。質諸譜弟曹君叔彥，復云：「凡立教，有爲萬世者，有救一時者。君之書，殆救一時者也。」余深愧其言。

十月中旬，江陰祝君丹卿招赴陶社一遊，即祝君與諸同人所設詩社也。余因南菁書院本爲舊時肄業之所，光緒之季，改爲學校。爰偕及門王桐蓀、張尊五往遊，祝君殷勤款待，邀赴微存、南菁二中學講學。至南菁，則規模迥與前異，不勝滄桑之感！住祝氏花園一

日，即返歸。余應王生紹曾之請，赴塘頭橋尚仁中學講學。在徵存講孟子不忍人之心三章；南菁、尚仁兼講讀文陰陽剛柔大義。徵存教師、及門錢一如記錄講義頗詳。

妹婿許君弼丞患中風病四年，于十月間歿于北京。追維戚誼交情，痛悼之至。外甥鴻達來乞銘，爲作墓志銘一篇。

十一月，宗弟保謙辭世，本校經濟董事長也。平生樂善不倦，惠及鰥寡，凡遇賑災，皆躬先倡導，而斂藏韜晦，不使人知，惜未克臻上壽。孔子有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本校爲開追悼會，余爲作傳一篇。

十二月，開校董會，報告本校下學期宿舍內，一律改用二層鐵床，每間容十六人。另關自修室，編號人數與宿舍同。又購寶界橋旁新校基地，共費一萬一千餘元，得地四十三畝有奇。

民國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丁丑七十三歲

正月開學，新舊學生到者二百十餘人。

二月二十日，花朝日，寶界橋新校址行植樹禮。適值大風雨雪，余先至茹經堂。午初刻，諸同人、同學均會集。餐後，雨略止，即赴對岸植樹，約共四百餘株。半桃半柳，皆傳生煥光所贈。余作頌詞，諸君興致甚高。雨雪更大，不得已，雇汽油船歸。途中風烈，頗危險。

五月杪，本校行畢業禮，畢業生三十餘人。

七月，招考新生，錄取六十餘名。

七月七日（公曆），中日戰事發生于蘆溝橋，天津一帶遂成戰區。大局岌岌可危矣！陳石遺先生忽于本月初旬，患疝氣病遽卒。聞訃電，哀痛之至！後應其孫光度之請，爲撰墓志銘。

八月十三日（公曆），滬戰突起。三兒慶增，自錫倉皇返滬。時錫滬間車路已斷，繞道嘉興，途中極爲危險。

九月中旬開學。時日機屢經錫地，往襲南京。人心惶懼，學生到者，僅五十人。余爲遷校計，托高君涵叔，在南城外王祥巷覓屋一所。而本校舊同學許生岱雲來函欲迎余往居許巷，可感也。

是月，表姊吳作年夫人、表甥王露華夫婦，及靜芝弟、祥伯侄、吳君也庵、王慧言世弟等，均因太倉秩序混亂，挈眷避難來錫。余告以此次戰事非「九一八」可比，無錫恐亦不免。靜芝弟等，遂借居鄉間。惟吳家表姊、露華夫婦，居住余家。

十月六日午後，日機轟炸無錫北門車站，並及東門。余家倉卒避地室內，聞爆炸聲隆隆然。日機投彈二十餘枚，約二小時始去。孫兒女等在校陸續歸，幸皆無恙。傍晚，高君涵叔來探望。余竟夜不能睡，決計避鄉間。

七日早，宣布遷校。略收拾行李，並先人手蹟等。次日，叩別家祠，偕內子等赴許巷，寓許生岱云家，並見其弟岱青，厚意殷摯。同時本校教員龍伯純、江武子、陸景周、王慧言，職員吳灑亭、吳亦庵等，並學生二十人，遷居王祥巷（馮振心及學生二十餘人留城中）。兒媳慶棠，率教育學院學生遷方橋，相距約二里許，慶詒住許巷，孫兒女等住方橋。

十月杪後，日機時來轟炸附近周涇巷。至十一月十日左右，每日來三、四次，在屋頂盤旋。諸生往來上課，心恒惴惴。會教師陳君天倪，自長沙來函相招，同人遂議決遷校至長沙。慧言、也庵、靜芝等，因道遠不能往，相對淒然。余西溪房屋，托表甥王露華看守。

孝純孫女患傷寒症，住南門內普仁醫院。十二日午前，遭日機轟炸。時慶棠亦在醫院，同避地室內，震動幾至坍塌。急雇小船，避至方橋。孝純經此驚恐，病勢愈重，憂慮之至。

十四日，雇小船三艇，晚五時，自許巷起程。船小人衆，幾無容足之地。途經常州、丹陽，飛機軋軋之聲，難民流離之狀，震耳駭目，不勝悽慘。

十七日午後，抵鎮江，寓大華旅館。十九日晨，學生陳洵代雇小輪一艘，渡至江心，登德和輪船。舟中擁擠，余與孝純備極周折困難。幸慶棠覓得房艙一間，余及內子、慶棠、孝純勉強同住。振心、長青家眷及四兒婦、諸孫女等住統艙中。人聲嘈雜，浪激風烈，不堪其苦。廿一日晚，過蕪湖。二更許，舟中人驚相語曰：「日機在桅上盤旋。」于是燈火盡熄，約二時始去。廿二日晚，過九江。

廿四日黎明，抵漢口。表甥俞仲華，爲定交通旅館二間，殷勤招待。逾二日，四兒慶永來漢，詳告離蘇州及中途遇飛機危險情狀，聞之淚下。即命慶永在旅行社購買車票。廿九日午後，乘小輪抵武昌，即行登車。傷兵擁擠爭先，混亂已極。翌日，天微雪，經臨湘、岳陽、汨羅。晚六時，抵長沙。長青引導，住南方旅館。諸同人驚相告曰：「鎮江大華旅館、英公司德和輪船，均遭日機轟炸，死者千餘人。」聞之惶駭不置。

十二月八日，長青覓定黃泥街房屋。時余患感冒，飲食不便，暫時遷往。而長沙傷兵極多，情形如散沙。南洋舊同學譚介甫，托其表姊顏婉蘭女士，在湘鄉銅鉢灣，代覓房屋。十八晚開會，議定余先赴湘鄉，後再遷校。即雇定小舟三艇：一爲余夫婦及四兒婦等用。

；一爲慶棠、諸孫女等用；一爲教育學院師生用。次日傍晚登船。湘鄉碼頭有峭壁極高，適天雨泥滑。余坐藤轎，轎身狹窄，與江南不同，且透風不穩。內子等均步行。時余疲極，形神幾若相離矣。

，可感也。

廿五日午後二時，至湘鄉銅鈿灣，起岸。余坐藤轎，轎身狹窄，與江南不同，且透風不穩。內子等均步行。時余疲極，形神幾若相離矣。
一月八日，葉生長青，偕其弟來云：「時局一時不定，擬將本校暫時解散。」余告以只可疏散若干人，其有願來者，可遷校至湘鄉，照常授課。
十二日晚，錢生仲聯來報告，長青急于回閩，已將本校部分疏散。余等經數度周折，暫在銅鈿灣上課。

二月一日，爲舊曆元旦後一日。余爲諸生講格物定論。

八日，顧君惕生來談，蚌埠失守，徐州頗危急。聞軍事消息，敵人或攻沙市，或宜昌，再襲常德，則兩湖受其包圍，赴川路將斷絕，可慮之至。

九日夜七時半，雨甚。慶棠自桂林來言，桂省府主席黃旭初，因黃任之先生介紹，將

以大小汽車迎接余等于衡陽，機緣可謂湊泊矣。

十七日晨起程。四兒媳慶蘭，送至縣政府。慶棠已偕俞釧文表甥女先到等候，余等五人登車赴衡陽，一時半近湘潭。正欲渡河，忽聞警報，即退樹林內暫避。約半時許解除，即赴河干候渡。忽有軍人自稱馮庸部下軍官，有緊急公事，爭先渡。慶棠云：「如此，則公安局定章，豈不作廢耶！」軍人甚怒，立命驅車至岸旁。余命司機人退讓，逾時渡河。陸行過株州、衡山，又渡河一次。六時半抵衡陽，住廣東酒店。

十八日晨，日機轟炸衡陽，投彈三十餘枚，房屋震動。翌晨，啓程赴桂林，途經祁陽、零陵、全州、興安等地。五時許抵桂林，住樂群社，省政府招待處也。

二十日午前，雷賓南先生自徐州回桂，來暢談。對於時局，洞見本源，語皆扼要。

二十三日晚，景周及四兒婦等均抵桂林。

二十四日，余偕內子遷入正陽街租屋。旋另租竹園街樓屋三間，是晚遷往。不意門口茅廁污穢不堪，樓上亦臭氣薰人。余戲作一聯云：「十年有臭，一夜無眠。」

二十五日晨，遷回正陽街。接孫映香君來信，悉無錫家中無恙，甚慰。

三月間，因正陽街房屋西向，潮熱不堪；托關生文俊覓得環湖路十八號房屋，共計十一間，南向。三月廿一日遷入。諸生約二十人，仍照常上課。

二十日，雷賓南廳長來談，贈余「行政概論」。對於公務人員之選擇修養，均洞見本源，可佩。

四月十日，敵機轟炸岳麓山長沙大學。學生、傷兵死者約五百人，極為慘酷。

十四日，因學生來者漸多，與振心等會商，分為二組。奈桂林書籍稀少，印刷又不便，僅購得「三通·序」作為課本。

十九日晚，交大同學在樂群社開歡迎會，到者四十餘人。主席呂煥祥君，邀余演講，勉諸同學辨析義利，明君子小人心術之分，以正人心而救中國。

五月十一日，悉四兒慶永任成都上海銀行分行經理，作「懷古」詩五首寄之。
廿九日晨，赴風洞山訪馬相伯老先生，年九十九矣，精神稍遜。余語之云：「君年可比周文王矣。」先生愀然云：「人生至此，雖千歲亦復何益！」先生重聽，語言由其女公子代傳。暢談時局，相對唏噓。

六月三日晨，報載敵機轟炸廣州六次，死數千人，慘不忍言。

十四日上午九時半，桂林遭空襲。敵機轟炸機場附近，投彈十六枚，死傷十一人，房屋均震動。居民紛紛逃避山洞中。

廿五日，畢業考試畢，畢業生袁步祺等四人。

廿六日開會，議定請振心代理校務，余即返滬。是晚，慶棠回桂林。翌日開會，交振心鈐記、存摺；并托教育院職員李君友松雇定船隻。

廿八日早六點，四兒婦挈孫孝威等先啓程，臨別悽然。十時半，余夫婦動身，景周同行。振心因回北流，亦偕伴送。舟行六塘，每塘十里。

廿九日晨，過陽朔。山水奇特，空靈可愛。夜宿平樂。

卅日，舟行逆流而上，挽舟邪許呼號之聲不絕于耳。晚宿昭平。

七月一日，過雷魄灘、松林峽，夜宿纜水。自此以下有黃水夾流，非順水矣。

二日晚宿鄉村，離梧州六十里。三日午前抵梧州。午後，南洋同學龍純如及其夫人偕友人鄭君師許、及國專舊同學崔生履辰等五六人來迓，余等將行李發交小船。時適起大風，幸龍夫人派人照料，同高福押運。余與內子等亦坐小舟，同登大興輪船，即托龍純如、鄭師許兩君發電致香港南洋同學會邵君泉士。是晚大雨，兩君匆促登岸。振心將回北流，握手話別，意極惄惄。

四日晨六鐘開船。九鐘抵都城。夜過三水。

五日晨六鐘，過虎門，放零丁洋，頗有風波。誦文文山先生詩，為之淒然。午刻抵香港碼頭，南洋同學羅錫煊、莊正鼎、邵泉士等十餘人，又友人雷賓南均到舟中迎接。聞港

埠檢查行李甚嚴，幸有羅君等照料，并無留難。登岸後，住雪廠街思豪大酒店，頗寬暢，羅、莊二君所預定也。

六日下午，南洋同學開歡迎會，到四十四人，俞亮、顧谷同、吳清庠、吳達模等均在坐。羅錫煊、莊正鼎主席演說，攝影，極為熱鬧。

七日午後，賓南來，介紹雷生澤釗執贊受業。慕道情殷，至為可嘉。五時偕賓南赴孔道學院演講。地在山腰，正鼎為余另備一車，盤旋而上。至則遇國專舊同學許壽平、盧沅候于門，亦來聽講。院長朱汝珍，號聘三，甲辰榜眼，款待周至。六鐘入坐演講：一經學，二理學，三文學，四品行。聽講者五六十人，秩序肅然。在坐多粵人，請賓南復譯。至八鐘始畢，即興辭歸。

八日十鐘，余偕內子登康脫浮第郵船，諸同學及賓南、澤釗等均登船送行。

十日午刻抵上海，擁擠不堪，人聲喧鬧。高福扶余走軟梯而下，尚不困難。即乘小輪至新關碼頭。陳柱尊、陸揖文、崔雲潛等均在碼頭迎接。余偕內子赴滄州旅館暫住。

十二日，借定西摩路南陽路四十四號，計房大小二間，客廳、飯廳公用，每月租金百元。房主人亦唐姓，名文愷，號伯元。夫婦均謙和，意殷勤可感。

十八日午前，接慶棠電云：孝純孫女等本日由港起程，坐英公司廣東號船，約二十二

日可到。甚慰。

十九日，向張菊老處借顧亭林先生「天下郡國利病書」之原稿本，并附印年譜，日讀十餘頁。

八月六日，接慶棠漢口航空函云，連日救濟避難婦女西行，交通工具缺乏，極為困難。年少者只得步行。難童救出二千餘人。現定八日坐輪船赴重慶。余覆：難童衣服上應各掛牌子，注明父兄姓名籍貫及年齡，且須設難童學校，分級教授。此事有關國家將來種族，切宜注意。

廿日飭高福回錫。

高福返滬，報告家中房屋、書籍無恙。衣物損失約十之六七；茹經堂附近寶界橋被轟斷，寶界飯店等均炸毀，茹經堂幸無恙，器物損失約十之三，黃賓虹名畫、磁器為日人竊去，寄存許生岱雲家各物幸無恙。不勝滄桑之感。

九月四日，胡生粹士携黎照寰校長信來，謂交大擬設特別講座，請余每星期講授一小時，以道德文學大綱為主。許之。

十一月，近冬至節，余患病，熱度一百零三度，請表姪朱繼莘診治；打針後，熱勢漸

退。惟因避難奔波，困頓過甚；兼發勞傷，疲憊不能起床。至年底，漸就痊。

民國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己卯七十五歲

正月初旬，甫能出見客，家人以爲幸而不死。余謂際茲國難，不幸而不死耳。

去冬，通州舊同學盧生景純議興復國學專修學校。方余病時，常來與陸君景周商酌，至二月間議定：借康腦脫路通州中學作爲校址。通校午前上課，吾校下午二鐘後上課。乃聘嘉興舊同學王生璣仲爲教務主任，景純充事務主任，景周仍充秘書兼助教，并請嘉興沈君蘇儒助理教務，崑山姜君謀生仍來充繕務。

三月三日，正式上課，同學約五十餘人。余講授「詩經」、「論語」二課。四月，赴大夏大學演講。余講王陽明先生「致良知」及「知行合一」之學，可以正心救國。聽者至爲肅靜。有學生唐敬德記錄頗詳，在報章發表。

六月下旬放暑假，本校設立暑期班。余教授讀文法。余在交通大學逢星期日演講已二學期，校中爲印講演初、二集。

九月初旬招考開學。新舊同學共九十餘人。錢生仲聯自桂林回滬，并攜來教部補助校費二千元，歡然道故，即請其擔任教課。

民國二十九年〔公元一九四〇年〕庚辰七十六歲

正月開學，同學九十餘人，合旁聽生共一百零四人。余授宋元哲學及讀文法二課。逢星期日上午，仍赴交通大學演講經學、文學，經學講「孟子」分類；文學講余自作文數篇，以救民命爲宗旨，內以「說雪哀民」、「慈幼保種」二篇最爲誠摯感人。

三月，四兒慶永在成都患下血症頗劇，養息月餘，幸漸癒。

六月下旬放暑假。

六月間，印交大演講三、四集，至八月出版。

九月初旬，招考開學，新舊同學一百二十五人。嘉定同鄉高君介人在其六十初度時，招免費生一班，共卅名，作爲紀念，藉以周濟貧寒子弟，誠善舉也。暑期時，來商歸入本校，所有一切費用仍由高君擔任。惜係初中程度，未能與本校銜接，允其附于本校，另設課堂，請何生芸孫主持其事。

余在本校任課如前，每星期日上午仍赴交大演講。

民國三十年〔公元一九四一年〕辛巳七十七歲

正月開校，新舊同學共一百三十六人。

余昔年長南洋大學，原設附屬小學，請沈君叔達主持。迨余與叔達辭退後，崇明沈君同益接辦，擴充爲南洋模範中、小學。本年二月二十六日，舉行四十周紀念會，請余演講。余爲講「孝經大義」，諸生鼓掌雷動。旋在校午餐。孝威孫在是校肄業，有成績陳列，并作「校誕記」，文理條達，可喜也。

三月，兒婦慶棠患血壓過高症至一百八十餘度，入上海婦孺醫院醫治，漸就痊癒。余因牙齒脫落，請鄧法言醫師診治。鄧醫將上排齒拔去，僅留二枚，頗覺痛苦；且精神體魄，亦覺損傷。乃知老年人拔齒，實非所宜，飲食只能進流質。迨裝好後，雖能食略硬之物，然終覺不便也。

七月間放暑假。

九月間開學上課。余因交通大學地址較遠，星期日上午改在本校演講，交大及他校諸生均可入座聽講。本校禮堂較狹窄，用擴音機傳播，附近教室及廊簷下亦可傳達，聽衆約三百餘人。

十二月間放寒假。

前年余在太倉糾合錢君誦三等諸同志設積善會，開辦施粥廠。至今冬，經費支絀，向

無錫諸同鄉募捐，約得十萬元，匯交錢君等散放，每天約費五百元。別有住居南門純陽廟中鰥寡孤獨廢疾者共二十一人，皆係隱貧。此外尚有婦孺不能出門者，均須送米送粥前往。錢君暨諸同志熱心任事，同鄉頗沾實惠。

民國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二年】壬午七十八歲

正月開學，新舊同學共一百十餘人。上海生計日艱，米價騰貴，來學不易，可嘆。余仍照舊演講，并在本校任「詩經」、「論語」課各一節，均用余自編大義本。

六月一日，當局變更幣制，以二元作一元。而物價非特不能平，且更有加無已，米價每石漲至九百元，小民困苦日增。雖經工部局發給戶口米，較市價廉三分之二，然每人每日僅限米二合，雜糧二合，食不能飽。蓋每人每日以煮飯計，需米七合，以煮粥計，需米五合也（小口照上數減半）。

秋間，本校事務主任盧君景純辭職，請教務主任王生瑗仲兼任。瑗仲提綱挈領，主持一切，深資得力。請常熟陳君養浩爲訓育員。又會計員王君友乾辭職，請無錫張君仲禮繼任。

八月間，寶山金君巨山介紹紗號孫君煜峰名壽熙、孫君邦瑞名壽徵、採辦事務所顧君

麗江、繆君天行名振董、高君君藩名垣（高君吹萬之哲嗣）、電影界費君敬廬名穆（孝行純篤）來受業，每星期課以「論語大義」及「詩經大義」各一節，先朝掌故一節。

十月初，余忽患癃閉症，始而小便不通，繼則點滴流出。表侄朱繼莘介紹泌尿科專家陳君邦典來診治。邦典爲嘉定同鄉仲達先生之世兄，謂係膀胱炎。送入體仁醫院，內子陪往。陳君謂須割去攝護腺，惟恐流血過多，老年不能支持。乃施用小手術，使小便改道。住醫院一月回寓。雖無大痛苦，然改道後皮管不能離身，諸多不便，亦無可如何也！

太倉粥廠改施粥爲放米，略爲節省，同鄉報告，口碑頗佳。余并托顧君秉成、邵君孟剛等分走瀏河、浮橋、楊林、七鴉各處散放冬賑。

本年秋，爲余重宴鹿鳴之期，諸執友皆通函或賦詩道賀，西安友人王幼農兄亦寄詩來，厚意可感，而瀏河張君綸卿贈余棉衣票二十五套，作爲賀禮，散發太倉，救濟貧民。當即請錢君誦三遣人來滬運太。仁德熱心，尤可欽佩。

民國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三年】癸未七十九歲

本年歲朝立春，且在子正交春，極爲難得，太平其有望乎？正月開學，學生實到者百餘人。余仍授「論語」與讀文、作文法。

孫君煜峰等仍來聽講，每星期二節。余爲編「讀易入門」，接講「周易消息大義」。其中「學易反身錄」于修己治人之道最爲切近，不可不熟讀也。

本校仍復名國學專修館，仍請王生瑗仲爲教務主任，陳君養浩爲訓育員，張君仲禮爲會計員。惟經費拮据，幸金城銀行吳蘊齋先生爲補助一萬元，可感之至。

六月放暑假，八月開學，余仍上課二節，一「孝經大義」，一「國文大義」。

太倉粥廠因米價騰躡，購買不可得，幸賴錢君誦三與邵君孟剛、顧君秉成等盡力向常熟及雙鳳鎮分頭購買。茲因捐款日艱，米價每擔貴至數千元，只得買元麥搭放。計貧民約八百五十口，買到米麥存錢氏廠倉中。

民國三十三年【公元一九四四年】甲申八十歲

正月開學，學生及旁聽生百餘人。

余每逢星期二到校教授讀文法一節。各親友因余八十初度，致賀者絡繹。至十月，譜弟曹君叔彥贈壽序，以道義相勉。北京張君新吾等亦贈壽序，敘述昔年在商部時苦心維持各事，均極可感。

孫君煜峰等五六人仍來聽講。每星期授課二節，一「周易消息大義」，一「孟子大義」。

『』。

孫君煜峰爲余印「茹經堂文集四編」，聞排印費甚昂，深爲可感。

民國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四五年】乙酉八十一歲

入春以來，太平洋英美海軍與日本艦隊作戰，進展甚速，先後收復呂宋、馬尼拉、硫磺島等地。

歐洲方面，蘇聯軍于三月十二日攻入柏林。德意兩國無條件投降。聞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爲民衆所槍斃，德國元首希特拉亦自殺，善戰者終服上刑。自歐戰發生以來，迄今五年八個月，人民死者不計其數，誠空前浩劫也。

秋，上海物價飛漲，薪水階級已成涸轍之魚。余于衣食家用，力求撙節，尙能勉強維持。處困頓之境，惟有儉以養廉而已。

六月十五、十六二日，美國飛機來滬轟炸，三馬路惠中旅館亦被波及。虹口居民紛紛入市區避難。余家頗受虛驚。余力求鎮定，處理校務如常。

七月三日，日本屈服求和。先是中英美通牒日本，提出和平條件，日方置諸不理。美國乃在廣島、長崎兩處投原子彈，工業精華，均成灰燼。蘇聯亦對日宣戰，擊潰我國東北

日本關東軍，勝局遂定。

七月六日（公元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廣播演說，令駐華派遣軍隊速即投降。上海日人聞之，多伏地痛哭者。日本侵略戰爭，至此遂告結束。

八月，學校開學，仍稱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添聘舊同學唐生堯夫爲總務主任。余任讀文法一課。

冬，囑王生瑗仲赴錫，籌備復校事宜，并籌設附屬中學。共取本部及附中新生三百餘人，聘定教職員二十餘人。

正月開學，余任課如前。

二月下旬，南洋同學會開會，議決于交通大學五十周年校慶時，建立新文治堂，主持此事者爲趙生祖康、趙生曾鈺等。

夏，囑王生瑗仲赴錫視察錫校，并歡迎桂校復員。三處生徒合計達五百餘人。

七月八日上午，交通大學舉行第四十六屆畢業典禮，校長吳生保豐，邀余到校演講。余以敦人品、勵氣節，爲中國領袖人才勗勉諸生。

十年以來，國共談判，若斷若續，至本年冬，完全破裂。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而北方戰事，風雲日急，殷憂無已。

十月廿六日，國專全體教職員同學贈余紅木手杖，上鐫「天壽平格」四字。上午十時，舉行獻杖儀式。王生瑗仲致辭，余答謝，并勉同人作中流砥柱云。

民國三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七年】丁亥八十三歲

正月開課，余任讀文法如舊。

自國共談判破裂後，內戰益急。本年春，國共兩軍在蘇魯冀等省混戰。各地物價騰躡，人民生活陷入絕境。

今歲上海學潮蜂起，各大中學校學生紛紛罷課，高呼反內戰口號。學生集會，常被軍警拘捕，群情憤慨。四月十五日，余與張君菊生、陳君叔通等十人，聯名致函當局。大意謂學潮近因，不過學校內部問題，亦有因生活高漲，痛至切膚，而推源于內戰。政府派兵調警，毆打逮捕，甚至有公開將逮捕之學生送往中共區域之言，似非政府愛民之旨。應將被捕學生釋放，由學校自行開導。其呼籲並不悖于理者，亦宜虛衷採納，則教育前途幸甚。書上不報。

六月廿四日，長孫女孝純，長孫孝宣，乘美琪輪船赴美留學。孝純攻教育，孝宣習化學。

八月十九日，余與內子遷居靜安寺路一二七四號，房屋三間，較南陽路故居略寬敞，空氣亦佳。

十月杪，俞甥頌華在蘇州逝世。頌華爲隸雲兄次子，尙氣節，有父風。廿五日，上海各界在靜安寺舉行追悼會。長媳慶棠哭之甚痛。余輓以「廉行勁骨」橫幅。

民國三十七年【公元一九四八年】戊子八十四歲

正月，滬校開學，余任課如前。是月，有及門諸弟子薛志伊名桂輪、謝仲顯名紹祖、周志仁名樹慈、陸景周名修祜、陸汝挺女士、馮振心名振、及長子慶詒等發起余讀文灌音片之舉，由薛生志伊總其成。灌音片正集凡十張，每張二篇，預約出售，頗風行一時。薛生志伊等爲宣揚吾國文化起見，復議定發行通用集五張，每張亦二篇，內有中英文對照，英文譯文爲慶詒所撰，冀可留傳海外。灌音片爲大中華唱片廠所製，主其事者范君式正也。

七月間，政府頒布新幣制，採用金本位，每金元券合法幣三百萬元，每四元合美金一。

元。未幾，價格狂跌，小民深受剝膚敲髓之痛，而中產階級亦遭殃及。蓋政治混棼，至今日而極矣。

八月廿九日，長媳慶棠應聯合國文教會之聘，調查歐美兒童教育，乘機赴美。十二月中旬，國軍杜聿明部隊在蚌埠一帶與共軍決戰，全軍覆沒。未幾，北平和平解放，同時揚州亦爲共軍占領。

民國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己丑八十五歲

正月，滬校開課。

三月廿九日晨，突有武裝軍警二千餘人包圍交通大學，以裝甲車衝進校內，并開槍擊傷學生多人。其他學校亦同時發生類似事變。

四月一日，教育部下令疏散上海十五大學，慶詒原寓交通大學宿舍，亦被迫遷出，避居戈登路底申新二廠職員宿舍。

四月十三日，聞炮聲隆隆然，與雷聲相和，蓋共軍渡江後即攻克南京，分兵東下，如疾風掃蕪，方與國民黨殘軍激戰于上海西郊也。廿八日（公元五月廿七日），共軍進入上海市區，居民安堵。

六月四日下午，國軍飛機在閘北、虹口、靜安寺等處投彈轟炸，死傷百餘人。

六月廿九日晚，颶風襲滬，大雨如注，風勢之猛，爲數十年來所未有，積水一片汪洋，交通斷絕，而雨勢有增無減。稻棉收獲，均已絕望。

七月一日，難民十餘萬人無家可歸，流浪市中心各處，情形慘極。交大等校發起賑濟，惟募捐之數，僅杯水車薪耳。

八月，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呈准改爲中國文學院，分文學、史地、哲學三系。余任院長，聘王生璫仲爲副院長，嚴生濟寬爲秘書長，錢君海岳爲教務長，蔣生庭曜、朱生東潤、馮生勵青等爲教授。

八月十日（公元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主席，定都北京。十一日，囑王生璫仲赴錫代余主持中國文學院改院成立慶祝典禮及補行開學典禮大會。余作演講詞一篇，由璫仲在會宣讀。

十月十六日，長媳慶棠在京逝世。先是慶棠，自美取道香港回國，參加新「政協會議」，旋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積勞過甚，驟患劇疾，十六日晨不起。比孝端孫女奔赴省視，則已氣絕，號哭呼叫不應。醫生謂是腦充血症。靈耗抵滬，家人匿不以聞。數月後，親友有傳聞者，乃知慶棠死矣。慶棠視教育如性命，一身所辦事業甚

夥，于家庭之間，常覺依依不捨，乃至是卒死于學，慘痛之至。余爲作墓志銘一篇。

十二月十九日爲長媳慶棠營葬于虹橋公墓。余因年邁未往，由內子代表。孝純、孝端兩孫女自京來滬參加葬禮。

民國三十九年【公元一九五〇年】庚寅八十六歲

正月廿六日上午，國軍飛機空襲龍華機場，投彈五十餘枚，歷一時餘始解除警報。

本月，滬校奉「華東教育部」令與錫院合併。自僑滬以來；凡十有二年，先後所聘教授如陸頌襄、呂思勉、郝昺衡、周予同、周谷城、胡曲園、蔡尚思、張世祿、夏承焘、童書業、王佩諍、葛綏成、李長傅、朱大可、鮑扶九諸先生，皆一時之選，畢業達三百餘人云。

五月，錫院同人鑒于一般私校學生銳減，經費支絀，來滬會商，請求併入無錫社橋「蘇南文化教育學院」語文系。旋奉令允准。教職員工及學生共一百餘人，全部轉往，而余任名譽教授，薪水並未裁撤，虛糜廩粟，至爲慚恧。

六月間，無錫西溪我家房地產，因地價稅負擔太重，以後園地三畝餘售與蔣某。余囑三媳蘭徵、四媳慶蘭赴錫代余簽約。代價白米二百五十石，每石以二十萬元計算，後園房

屋圍牆走廊茅亭作價均在內，得主允築一字形圍牆作界，兩家公用。

七月中旬，余患重傷風，內子失眠症亦復發，幸得繼莘表侄診治，獲痊。

八月十六日，長孫孝宣自美乘威爾遜總統號輪返國，于今晨安抵家中，旋隨同內子暨三、四兒媳赴錫，布置祠堂，并奉慶棠神主入祠。

孫女孝端本在「外交部」供職，十月初申請「參軍」，照准，即離京赴瀋，編入陸軍部隊。

民國四十年【公元一九五一年】辛卯八十七歲

四月間，寶山同鄉金巨山先生介紹上海浦東潘生光霆來受業。初受「尚書」，既受「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孟子救世編」等。潘生篤好國學，除攻讀經集外，購余讀文灌音片正集及通用集，研習讀文法，頗饒興趣。

九月廿一日上午，余繪信稿時，忽覺頭眩氣塞，咯痰無數。午後神志少清，旋又患寒熱，體氣虛弱。延朱繼莘表侄診治，漸愈。

九月廿七日，長子慶詒承表妹陳佩萱女士介紹，續娶太倉王廷鉅女士。女士年卅六歲，爲吾婁王藻儒八中堂之後，性情淑慎，治家有法度，過門後夫婦極相得云。

民國四十一年【公元一九五二年】壬辰八十八歲

二月間，美機在朝鮮北部及吾國東北各地投擲細菌炸彈，慘無人道。近代火器，製造日精，如原子彈、細菌彈、氫氣彈，皆為殺人利器，荼毒生靈，莫此為甚。倘此種武器不加禁止，人民無噍類矣。

三月十三日，金君巨山、陳君仲達暨朱生貫微等發起為余慶祝重宴瓊林。余本以節約為主旨，然因諸君盛意難却，遂允之。金君等蒞余寓所小酌志賀，列席者十三人，盡歡而散。

三月中，連接秦生雨谿自錫來信，報告無錫西溪我家房屋後宅，有人堆積花生殼，投入香烟，以致兩次起火，燒毀房屋一間，顯係有人故意破壞。無錫「公安局」正在調查中。六月杪，慶詒夫婦赴錫察看家中情況，旬日返滬，報告；西溪後宅樓下房間，已租與「蘇南行署文教處」，琴山茹經堂已于去年劃入風景區，無錫建設局未經業主同意，將堂屋撥交公營採石公司使用。余囑慶詒備函呈「江蘇省人民政府」報告此事，並申請將茹經堂捐獻。嗣接復函，指令茹經堂仍歸余老年休養之用。未幾，無錫採石公司即遷出。

十月十一日，內子舊病復發，不能安睡。高福突患中風症。亟延繼莘表侄診治。內子漸愈，而高福右臂形成癱瘓，一時不能復原。陳邦典醫師介紹吉君祉輝為余洗滌膀胱并換皮管。因吉君事冗不能常來，旋聘金君調良繼任，每日來寓一次。

民國四十二年【公元一九五三年】癸巳八十九歲——男慶詒謹述

本年春，吾父精力日衰，上午勉強起坐進餐，下午臥床休息。朱貫微先生時策杖來問候，可感也。

八月中，茹經堂原經「江蘇省人民政府」指令歸吾父作老年休憩之用，近悉無錫建設局又將堂屋租與無錫慶豐紗廠。吾父囑長媳婦廷鈺赴錫了解情況，經迭次磋商，建設局始將茹經堂歸還原主，仍租與慶豐紗廠，此事遂告一段落。

十月十六日為吾父八十九生辰，晚間在寓家宴。

十二月七日晨，吾父小便內發現血水甚多，慶詒、廷鈺聞訊，亟往省視，延陳邦典醫師診視，陳醫師囑須勤滌膀胱，使血液不致凝滯。晚，四弟婦慶蘭暨金君調良每小時為吾父洗膀胱一次，至翌晨流血漸止，尙能安睡。

民國四十三年【公元一九五四年】甲午九十歲

正月，吾父神志尚清，惟右腿風癱不能動。

二月廿九日晨，吾父病劇，全身抖動約一小時，亟請俞松文、朱繼莘二醫師診視，呼

吸困難，係老弱徵象，情況嚴重。

三月七日（公曆一九五四年四月九日）吾父病勢驟增，脈息下沈，呼吸時常停頓，不能言語。晚間全家侍疾，至子夜十二時三刻竟溘然長逝，嗚呼痛哉！慶詒、慶增暨諸兒媳等跪哭良久，勉慰萱堂。黎明，奉吾父遺體至萬國殯儀館，并迎吾母遷入交通大學宿舍。十二日，舉行大殮。四弟慶永由京奔喪來滬。親友來弔者凡二百五十餘人，自太倉、無錫來者頗衆。此次喪事，由靜之叔、子淦叔及薛君桂輪等主持。上海市「人民政府統戰部」、交通大學、江蘇師範學院等機關均派代表致唁。張菊生、冒鶴亭、姚虞琴、高吹萬、金巨山、吳眉孫、朱貫微先生等七人發起公祭，儀式隆重。嗣張菊生、冒鶴亭、金巨山、朱貫微先生等百一十人，復議決爲吾父行易名禮，私謚「文成」，高誼均可感也。

四月二日下午，奉吾父靈柩至江灣第一公墓安葬。吳眉孫、葛漁父兩先生遠道來執绋，吳先生年近八旬矣。公墓面積甚廣，小溪環繞，風景清幽，吾父墳地在艮字區，松楸葱鬱，穆愴萬年。

先君原有自訂年譜，至七十爲止，已發刊行世。嗣後每年有紀事稿本，迄八十止。八十後精力日衰，所記僅數則而已。去年秋，慶詒謹將原稿整理補充，完成續編，年月體例，一本自訂年譜，其有關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務者，請王瑗仲兄覆核，瑗仲兄于病中將全

稿校閱，爲補入若干條，厚意至可感也。先君生平以宏敷教養爲己任，中年供職清廷，殫精竭慮，擘劃振興我國農工商業，疏屢上不報，旋以親喪去官，遂不仕，在滬主辦南洋大學，即今之交通大學也。掌校務十餘載，設電機、機械、土木、鐵道管理等科，培養科學人材，爲我國工業開闢途徑。晚歲遭丘明之厄，退居錫山，創立國學專修學校，講學著述，風雨晦明不稍輟。惜乎抱濟世之宏願，未能大展其材爲可悲也。今先君棄養忽忽已逾兩載，展讀遺書，如聆警欵，每念鞠育顧復之恩，輒爲之悽愴傷懷不能自己云。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年）春日男慶詒謹述。

茹經先生著作年表

門人江陰王桐蓀
涇縣洪長佳
北流馮振
增補編

清光緒十年甲申二十歲【公元一八八四年】

禮記月令習五戎義 茹經堂文集（以下簡稱文集）二編卷一
原情 文集二編卷二

清光緒十一年乙酉二十一歲【公元一八八五年】

陸象山言先立乎其大辨 文集初編卷三

宋明諸儒說主一辨 文集初編卷三

樂無大夫士制論 文集二編卷一

清光緒十二年丙戌二十二歲【公元一八八六年】

易豐配主夷主義 文集二編卷一

讀焦禮堂孟子正義 文集二編卷一

清光緒十三年丁亥二十三歲【公元一八八七年】

陳同甫與朱子辨論漢唐治法論二篇 文集初編卷三

易屯二爻辭義 文集二編卷一

易訟大象傳義 文集二編卷一

易蠱先甲後甲巽先庚後庚義 文集二編卷一

易升上爻消不息義 文集二編卷一

易既濟東鄰西鄰義 文集二編卷一

讀書湯誓 文集二編卷一

禮酬爵奠而不授辨 文集二編卷一

惡圓篇 文集二編卷二

清光緒十四年戊子二十四歲【公元一八八八年】

易師履臨大君義 文集二編卷一

茹經年譜

易觀六四爻辭義 同上

易坎九五爻辭義 同上

易解朋至斯孚義 同上

易渙渙汗渙血義 同上

詩皇父考 同上

魯詩有傳無傳考 同上

禮親歿不得爲人後議 同上

釋子云 同上

漢書藝文志爾雅屬孝經說 文集二編卷二

賈生深于禮述 同上

叔孫通所著書考 同上

鄭君述漢律考 同上

汲黯論 文集二編卷三

清光緒十五年己丑二十五歲【公元一八八九年】

思親詩（十月作未刊）

清光緒十六年庚寅二十六歲【公元一八九〇年】

書嘉慶太倉州志後 文集二編卷五

清光緒十七年辛卯二十七歲【公元一八九一年】

祭李母王太夫人文 文集二編卷九

清光緒十八年壬辰二十八歲【公元一八九二年】

禮經校釋序 文集二編卷五（自注代程序東太夫子作）

張海明遺集序 同上

書左傳考釋後 同上

書翁雲樵先生文集後 同上

章麗生先生墓志銘 文集二編卷八

清光緒十九年癸巳二十九歲【公元一八九三年】

太鎮官紳義勇殉難瘞骨碑 文集二編卷八

清光緒二十年甲午三十歲【公元一八九四年】

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摺 茹經堂奏疏（以下簡稱奏疏）卷一

郁夫人家傳（自注庚戌改正）文集初編卷五

送嘉定徐季和先生視學浙中序 文集二編卷七

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三十一歲【公元一八九五年】

與李生頤韓書 文集二編卷四

王葆卿先生六十壽序 文集二編卷七

顧廷一先生墓志銘 文集二編卷八

外舅黃浚之先生誄文 文集二編卷九

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三十二歲【公元一八九六年】

上沈子培先生書 文集二編卷四

吳粵生先生六十壽序 文集二編卷七

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三十三歲【公元一八九七年】

高子外集序二篇 文集初編卷四（文集注戊戌作）

劉母郝夫人傳 文集二編卷六

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三十四歲【公元一八九八年】

謹殫竭血誠以維國脈摺 二月 奏疏卷一

請停止搜括之政片 二月 奏疏卷一

敬陳管見以固人心摺 三月（自注代沈子封師作）奏疏卷一

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三十五歲【公元一八九九年】

與友人書 文集二編卷四

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三十六歲【公元一九〇〇年】

紀徐桐崇綺事 文集初編卷六

紀庚子六月冤獄 同上

寶夢蓮先先生詩集跋 文集二編卷五

五忠詩 十月作未刊

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三十七歲【公元一九〇一年】

奉使日本記（自注代那大臣作）文集初編卷六

東瀛日記一卷 隨那桐使日本時作 未刊

遊日光山記 隨那桐使日本時所作已刊入「國文經傳貫通大義」卷二、又刪節刊入「英紹日記」卷十二

- 王紫翔先生六十壽序 文集二編卷七
英紹日記十二卷 代固山貝子載振編 九月成
鄭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論 文集二編卷三
陶母金夫人傳 文集二編卷六

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三十九歲【公元一九〇三年】

- 議覆張振勳條陳商務摺 七月自注代那大臣作 奏疏卷一
擬商部章程摺 九月 奏疏卷二
重刻周忠介公文集序 文集初編卷四
二叔母徐孺人墓志銘 文集初編卷五
正誼堂逸書序 文集二編卷五

清光緒三十年甲辰四十歲【公元一九〇四年】

訂立商勳摺 正月 奏疏卷二

請設農工路礦各項公司片 正月 奏疏卷二

請設立商會摺 十一月 奏疏卷一

陸庚星遺稿序 文集二編卷五

于玉峰遺稿序 同上

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四十一歲【公元一九〇五年】

請設立勘礦總公司以保主權摺 七月 奏疏卷三

請籌撥勘礦總公司官股片 七月 奏疏卷三

請改定官制摺 七月 奏疏卷三

請立憲摺 八月 奏疏卷三

請辦商業模範銀行摺 三月 奏疏卷三

請調用人員設立儲才館摺 四月 奏疏卷三

請遣派學生出洋片 同上

請設各省農工商務監督以興要政摺 六月 奏疏卷三

議覆北洋大臣政務處奏路務議員辦事章程不無窒碍摺 六月 奏疏卷三
附錄北洋大臣袁世凱原奏摺

署農工商部尙書謝恩摺 九月 奏疏卷三

劉君葆真傳 文集二編卷六

太倉方烈女傳 同上

陸貞烈女碑記 文集二編卷八

蓄艾編二卷 五月成未刊

曾子大義 七月成二卷 第一卷孝經大義已刊入茹經堂全書（以下簡稱全書）
第二卷論孟中曾子語未刊 大學大義別爲專書 餘未成

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四十三歲【公元一九〇七年】

陸文慎公墓志銘 文集初編卷六

彙刻太倉舊志五種序 文集二編卷五

知止盦文集序 文集二編卷五

國粹教科書續編序 同上

女甥俞慶和哀詞 文集二編卷九

清宣統元年己酉四十五歲【公元一九〇九年】

孟子大孝終身慕父母論三篇 文集初編卷一并附孝經大義後 (文集注庚戌作)

重印文文山先生集序 文集初編卷四

學校培養人才論 文集二編卷三

中學國文讀本序 文集二編卷五

國文大義二卷 十二月成 全書之一

清宣統二年庚戌四十六歲【公元一九一〇年】

說龍 文集初編卷二

箕子論 文集初編卷三

曾文正公日記序 文集初編卷四 (文集注己酉作)

王考府君事略 文集初編卷五

先妣胡太夫人事略 同上

歸高陽姊氏墓志銘 同上

外祖古愚胡公家傳 同上

安雅堂文稿序 文集二編卷五

陸文愼公奏議序 同上 (文集注辛亥作)

三省樓贋稿跋 同上 (文集注丁未作)

金竹庭先生傳 文集二編卷六

國文陰陽剛柔大義緒言 文集三編卷一

清宣統三年辛亥四十七歲【公元一九一二年】

古人論文大義二卷 十二月成 全書之一

中華民國元年壬子四十八歲【公元一九一一年】

四兒孝長字說 文集二編卷三

陳硯香先生傳 文集二編卷六

朱湘舟先生傳 同上

憶芥女侄哀詞 文集二編卷九

人格一卷 六月成 全書之一

國文陰陽剛柔大義八卷 十二月成 已刊未再版

中華民國二年癸丑四十九歲【公元一九一三年】

論語鄉黨篇大義 文集初編卷一 (文集注己未作)

論語微子篇大義 同上

同上

論語子張篇大義 同上

同上

駁學校不祀孔子議 文集二編卷二

論語大義二十卷 十二月成 後修改爲定本 全書之一

中華民國三年甲寅五十歲【公元一九一四年】

孟子滕文公篇大義 文集初編卷一 (文集注丁巳作)

釋氣 文集初編卷二

與曹君叔彥書 文集二編卷四

工業專門學校國文成績錄序 文集二編卷五

沈君竹初傳 文集二編卷六

祭表姊俞母顧太夫人文 文集二編卷九

中華民國四年乙卯五十一歲【公元一九一五年】

孟子離婁篇大義 文集初編卷一 (文集未注年月)

穀梁傳選本跋 文集二編卷五

哀二薛文 文集二編卷九

孟子大義七卷 十二月成 全書之一

太倉孝貞女陳氏生傳 文集六編卷五 (據校核似己卯作)

中華民國五年丙辰五十二歲【公元一九一六年】

大學大義自序 文集初編卷一 (文集注己未作)

中華民國六年丁巳五十三歲【公元一九一七年】

書洪範言無黨論語言不黨論 文集初編卷一

中庸大義自序 同上 (文集注戊午作)

孟子善戰者服上刑論 同上

謁孔陵文 文集初編卷二

外舅郁銘軒先生家傳 文集初編卷五

外舅黃浚之先生家傳 同上

姨母胡孺人家傳 同上

祭和碩親王文 文集初編卷六

與陳生柱尊書 文集二編卷四

頑潭詩話序 文集二編卷五

工業專門學校國文成績錄二編序 同上

工業專門學校雜志序 同上

許文肅公遺集跋 同上

陸成甫先生傳 文集二編卷六

劉佛卿先生神道碑 文集二編卷八

內姊郁氏儀貞殉難記 同上

孫君子鈞墓志銘 同上

黃君幼亭墓志銘 同上

龔君紹康墓志銘 同上

祭尤母趙太夫人文 文集二編卷九

先儒靜坐集說 六月成 未刊

近思錄札記思辨錄記各一卷 八月成 未刊

中庸大義一卷 十二月成 全書之一

中華民國七年戊午五十四歲【公元一九一八年】

許文肅公外集序 文集初編卷四（文集注己未作）

唐樊紹述先生附祀西湖白公祠記 文集初編卷六

祭先師王文貞公文 文集初編卷六

夢遊詩經館記 文集二編卷三

示郁兒書 文集二編卷四

中學國文新讀本序 文集二編卷五

讀左質疑跋 同上

汪君穰卿傳 文集二編卷六

洪君漱霞六十壽序 文集二編卷七

俞君隸雲墓志銘 文集二編卷八

閩省鄭母陳太夫人墓表 文集六編卷六

中華民國八年己未五十五歲【公元一九一九年】

瓶社詩錄序 文集初編卷四

七叔寄亭公家傳 文集初編卷五

王君丹揆六十壽序 文集二編卷七

莊思謙先生祠堂碑記 文集二編卷八

十三經提綱十三卷 十二月成 全書之一

中華民國九年庚申五十六歲【公元一九二〇年】

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 文集初編卷二

讀經救國論序 文集二編卷五

無錫秦二孝子傳序 同上

高君秋荃傳 文集二編卷六

顧母秦太恭人墓志銘 文集二編卷八

祭鄧母廉太夫人文 文集二編卷九

中華民國十年辛酉五十七歲【公元一九二一年】

黃元同先生學案 文集初編卷二

施刻十三經序 文集初編卷四

無錫重建尊經閣碑記 文集初編卷六

太倉育嬰堂徵信錄序 文集二編卷五

王文貞公文集跋 同上

宗兄鄧鄭墓志銘 文集二編卷八

中華民國十一年壬戌五十八歲【公元一九二二年】

周子大義自序 文集初編卷四（文集注癸亥作）

二程子大義自序 同上 同上

張子大義自序 同上 同上

洛學傳授大義自序 同上 同上

朱子大義自序 文集初編卷四（文集注癸亥作）

曹月川先生集序 同上 同上

陸文慎公年譜序 同上 同上

守玄閣詩學序 同上

說文解字釋要序 同上

東林學校陶齋記 文集二編卷三

記黑貓 同上

周易故訓訂跋 文集二編卷五

錢安之先生傳 文集二編卷六

孫有卿先生家傳 同上

邵孝子傳 同上

胡母顧太夫人七十壽序 文集二編卷七

黃君公續碑 文集二編卷八

宗侄肇農哀辭 文集二編卷九

不忍人之政論三篇 文集三編卷二 即政治學本論共十三篇 癸亥作七篇

政本審六氣論一篇 文集三編卷二 即政治學本論共十三篇 癸亥作七篇

禮治法治論二篇 同上 同上

洪範大義三卷 六月成 全書之一

性理學大義十四卷 十二月成 全書之一

中華民國十二年癸亥五十九歲【公元一九二三年】

禮始于男女之別論 文集初編卷一

政治學大義自序 文集初編卷四

朱文公文集校釋序 文集二編卷五

無錫國學專修館文集初編序 文集二編卷五

太倉錢氏寧遠義莊碑記 文集二編卷八

章君琴若墓志銘 同上

王君子云墓志銘 同上

亡聘媳錢氏瑞坤哀詞 文集二編卷九

地方自治論 文集三編卷二 (政治學本論之一)

學校論 文集三編卷二 (政治學本論之一)

文化論 同上 同上

選舉論 同上 同上

財政論 同上 同上

兵政論 同上 同上

表論 同上 同上

政治學大義四卷 七月成 未刊

中華民國十三年甲子六十歲【公元一九二四年】

天命論三篇 文集初編卷一

書堯典皋陶謨大義 同上

周易孔義序 文集初編卷四

重刻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序 同上

讀文法箋注序 同上

紀和碩親王事 文集初編卷六

紀翁文恭公事 文集初編卷六

紀王文勤公事 同上

紀陸文端公事 同上

紀庚子遇匪遇盜事 同上

譚叔裕先生墓表 同上

朱止泉先生外集序 文集二編卷五

書沈即山先生詩文鈔後 文集二編卷五

汪君我庾傳 文集二編卷六

陳忠愍公殉難碑記 文集二編卷八

陳君干丞墓志銘 同上

葛燮生碑銘 同上

天地機論 文集三編卷一

外姑黃太夫人事略 文集三編卷七

論語大義定本二十卷 四月成 全書之一

中華民國十四年乙丑六十歲【公元一九二五年】

先考府君事略 文集初編卷五

家祠藏書謹志 同上

家祠藏救生繩謹志 同上

外祖古愚胡公手迹謹志 同上

華君覺堂墓表 文集二編卷八

張生光炤哀辭 文集二編卷九

蔚裳哭詩四十九首 三月作 未刊

續蔚裳哭詩十一首 三月作 未刊

軍箴四卷 六月成 全書之一

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八卷 九月成 全書之一

中華民國十五年丙寅六十二歲【公元一九二六年】

與曹君叔彥書 文集二編卷四

柏子俊先生文集序 文集二編卷五

夏文敬公年譜并遺詩後序 同上

劉河紀略跋 文集二編卷五

滿洲二友傳 文集二編卷六

邵君心炯傳 文集二編卷六

張君拙嘉傳略 同上

王君彬儒傳 同上

姚君柳屏傳略 同上

許君稻蓀傳 同上

李母王恭人傳 同上

贈蘇寓庸先生序 文集二編卷七

李君遠甫墓表 文集二編卷八

知覺篇 文集三編卷一

溧陽張氏宗譜序 文集三編卷五

吳氏宗譜序 同上

一粟詩草序 同上

明刻銅版音論詩本音跋 同上

蔡子厚先生家傳 文集三編卷七

朱節母陳孺人家傳 同上

劉母陶太夫人家傳 同上

榮母石恭人家傳 同上

顧君伯圭墓志銘 文集三編卷八

再續蔚藁哭詩十二首 正月作 未刊

茹經堂文集六卷 六月刊成 全書之一（即初稿）

三續蔚藁哭詩二十八首 十二月作 未刊

嘉興王生季閼哀辭 文集六編卷六

中華民國十六年丁卯六十三歲【公元一九二七年】

王文貞先生學案 文集三編卷一

讀朱子仁說 同上

朱柏廬先生學庸講義序 文集三編卷三

讀左研究法 文集三編卷三

陳子遺書序 文集三編卷五

太崑先哲遺書序 同上（文集自注戊辰作）

莊子新義序 同上

許復庵文集序 同上

張毅盦遺文序 同上

太倉胡吟石公傳略 文集三編卷七

汪義門先生家傳 同上

汪棣圃先生家傳 同上

李頌韓家傳 同上

無錫楊君翰西商團功績碑 文集三編卷八

金君鞏伯墓志銘 同上

翁君佩孚墓志銘 同上

茹經堂奏疏三卷 十二月刊成 全書之一

蔚菴哀二卷 五月編成 已刊

中華民國十七年戊辰六十四歲【公元一九二八年】

周易易解序 文集三編卷三

尙書大義自序 同上

答胡敬菴書兩封 文集三編卷四

沈敬亭先生文稿選序 文集三編卷五

明龔母王太夫人壽詩遺迹序 同上

趙叔寶先生行年紀略後序 同上

休寧程氏六烈婦傳序 同上

顧辟疆園記 文集三編卷六

華子隨先生家傳 文集三編卷七

秦佩鶴先生墓志銘 文集三編卷八

錢祖耆先生墓志銘 同上

孫君鶴卿墓志銘 同上

高老愚先生墓志銘 同上

殷烈婦熊氏碑銘 同上

傅母朱太夫人墓碑銘 文集三編卷八

家譜世系傳狀藝文志共二卷 正月成 未刊

尚書大義內外篇各一卷 五月成 全書之一

寶山張君潤之墓碑銘 文集五編卷七

中華民國十八年己巳六十五歲〔公元一九二九年〕

詩經大義自序 文集三編卷三

詩經倫理學序 同上

詩經性情學序 同上

詩經政治學序 同上

詩經社會學序 同上

詩經農事學序 同上

詩經軍事學序 同上

詩經義理學序 同上

詩經修辭學序 同上

婁東孫氏家集序 文集三編卷五

李頌韓養廬詩文稿序 同上

勺軒文鈔序 同上

杏墩文集序 同上

太倉蟹斷記 文集三編卷六

孫君華樓家傳 文集三編卷七

胡君劭介家傳 文集三編卷七

錢君復三家傳 同上

高母李太孺人家傳 同上

陳節婦王孺人家傳 同上

陳君善餘墓志銘 文集三編卷八

黃烈婦李氏碑銘 同上

竇母董夫人墓志銘 同上

王蔚人哀辭 文集三編卷八

家譜墳墓志 正月成 未刊

論語大義外篇一卷 五月成 全書之一

茹經堂文集二編九卷 十月刊成 全書之一

中華民國十九年庚午六十六歲【公元一九三〇年】

急救米荒揭 文集三編卷一

上海交通大學第三十屆畢業典禮訓辭 文集三編卷一

周易探原序 文集三編卷三（文集無目無文）

禮記擷要序 同上

贈閔采臣序 文集三編卷四

陽明學術發微自序 文集三編卷五（文集自注己巳作）

紫陽學術發微自序 同上

錫山秦氏文鈔序 同上

沈子培先生年譜序 同上

郁佩如拙尊詩稿序 同上

勤補齋雜著序 同上

施襄臣己巳函關秋賦圖序 文集三編卷五（文集自注庚午作）
國術進化概論序 同上

桐城吳摯甫先生文評手蹟跋 同上

王紫翔先生文評手蹟跋 文集三編卷五

王紫翔先生書函手蹟跋 同上

宗伯子良公積善傳家記 文集三編卷七

朱君蓉舫家傳 文集三編卷七

朱秀坤先生家傳 同上

傅君耐寒家傳 同上

華耀廷先生墓志 文集三編卷八

俞鳳賓墓碑銘 同上

李胞與先生墓志銘 同上

過智修賑災死事碑銘 同上

薛母施太夫人墓碣銘 同上

太倉九曲鎮楊龔氏焦氏暨二女分媛瑛媛殉難哀辭 同上

陽明學術發微七卷 二月成 全書之一

紫陽學術發微十二卷 八月成 全書之一

中華民國二十年辛未六十七歲【公元一九三一年】

廢孔爲亡國之兆論 文集三編卷一

克己爲治平之本論 同上

急救水災議 同上

續救水災議 同上

學校當研究水利議 同上

中庸篇大義下 文集三編卷三

儒行篇大義 同上

答曹叔彥書 文集三編卷四

高忠憲朱子節要後序 文集三編卷五

讀經誌疑序 同上

史學鉤元序 同上

杏墩劄記序 文集三編卷五

重建安我素先生祠堂記 文集三編卷六

陸母吳太夫人入祀節孝祠記 同上

清明掃墓記 同上

王晉蕃先生傳 文集三編卷七

傅君曉淵家傳 同上

汪夫人吳氏家傳 同上

陝州召公甘棠廟碑 文集三編卷八

雷君補同墓志銘 同上

蕭君肖甫墓志銘 同上

盧君錦棠墓碑銘 同上

王君靄亭墓碣 同上

戴惠蒼哀辭 同上

國鑒一卷 十一月成 全書之一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壬申六十八歲【公元一九三二年】

八德詮釋 文集三編卷一

五德箴 同上

答胡敬菴書 文集三編卷四

治平統鑒序 文集三編卷五

孔門學史序 同上

壬辰殿試策自跋 同上

上海交通大學工程館記 文集三編卷六

壬申遇盜記 同上

烈士尚吉元傳 文集三編卷七

義士美國人蕭特傳 同上

盧江徐孝子傳 文集三編卷七

馬君雲亭神道碑銘 文集三編卷八

王君受尹墓誌銘 同上

袁君汝舟墓誌銘 同上

弟婦馬氏殉國難碑銘 同上

壬申太倉軍民殉難碑記 同上（文集有文、漏目）

國箴一卷 九月成 全書之一

項君惠卿家傳 文集四編卷七

宗兄慕潮家傳 同上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癸酉六十九歲【公元一九三三年】

禮記大義自序 文集三編卷三

中庸天命章五辨 同上

蘇州國學會演講錄 同上

宗嫂吳太夫人七十壽序 文集三編卷四

黃君伯鈞七十壽序 同上

答陳柱尊論格物書 同上

新安講學會第二集序 文集三編卷五

風雨勘詩圖序 文集三編卷五

重印婁東十子詩選跋 同上

重建無錫忠義孝悌祠記 文集三編卷六

張天如先生遺像記 同上

畢君枕梅家傳 文集三編卷七

馮母李太孺人家傳 同上

林燮軒先生墓表 文集三編卷八

茹經堂論文一卷 七月成 未刊

詩經大義九卷 十二月刊成 全書之一

朱君壽臣墓誌銘 文集四編卷八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七十歲【公元一九三四年】

周易程傳纂注序 文集三編卷五

孫侍郎奏議序 同上

張豫泉同年重遊泮水詩序 同上

劉河保衛團紀功碑 文集三編卷八

張子虞先生墓表 同上

蔣君伯言墓誌銘 同上

竇生海淳墓碣銘 同上

周君敬甫墓碑銘 同上

朱君叔子墓志銘 同上

唐母陳夫人墓志銘 同上

凌夫人石氏墓志銘 同上

周易消息大義五卷 二月成 全書之一

禮記大義五卷 二月成 全書之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七十一歲【公元一九三五年】

沈君蓉汀墓志銘 文集三編卷八

中庸新義序 文集四編卷四

胡文忠公語錄序 文集四編卷六

唐荊川先生年譜序 文集四編卷六

雲在山房類稿序 同上

廣思辨錄序 同上

乙亥志稿序 同上

漱寒軒記 文集四編卷七

侯室丁夫人墓誌銘 文集四編卷八

野園題詞序 文集五編卷五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七十二歲【公元一九三六年】

王一亭先生七秩壽序 文集三編卷四

讀經條議 文集四編卷四

孟子不忍人三章講義 同上

譜弟曹君叔彥七秩雙壽序 文集四編卷五

許文肅公年譜序 文集四編卷六

菽園雜記序 同上

尤旭齋先生家傳 文集四編卷七

宗弟保謙家傳 同上

何君頌三家傳 同上

吳粵生先生鞠鎮洋冤獄記 同上

夏君應堂墓誌銘 文集四編卷八

許君弼丞墓誌銘 同上

朱節母陳太夫人墓誌銘 同上

廬江吳家齊先生墓表 同上

國學專修館十五周紀念刊序 文集五編卷五

葉君長青國魂集序 同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七十三歲【公元一九三七年】

贈劉映深先生序 文集四編卷五

答高君二適書 同上

袁評經史百家雜鈔後序 文集四編卷六

農隱廬文集序 文集四編卷六

張君仲仁文集序 同上

羅念庵先生文要跋 同上

天心鶴聞圖跋 同上

薛氏烈婦張嘉卉傳 文集四編卷七

祝氏怡春閣記 同上

孝烈吳許氏殉姑殉夫記 同上

陳右遺先生墓志銘 文集四編卷八

宗弟申伯墓志銘 同上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七十四歲【公元一九三八年】

顏曾思孟四賢宗要 文集四編卷二

宗顏子法 同上

宗顏子法述錄 同上

宗曾子法 同上

宗子思子法 文集四編卷二

宗子思子法述錄 同上

宗孟子法 同上

原仁 文集四編卷三

原信 同上

原耻 同上

原慈一 同上

原慈二 同上

原慈三 同上

原慈四 同上

放賑急救條議 同上

餓者言 同上

大學格物定論 文集四編卷四

孟子分類簡明讀本序 同上

孟子論戰學題辭 文集四編卷四

孟子尊孔學題辭 同上

孟子貴民學題辭 同上

孟子孝弟學題辭 同上

孟子政治學題辭 同上

孟子心性學題辭 同上

孟子論辨學題辭 同上

孟子氣節學題辭 同上

孟子社會學題辭 同上

孟子大同學題辭 同上

孟子通周易學論 同上

朱生貫微癸卯鄉試硃卷評語跋 文集四編卷六

黃省軒先生家傳 文集四編卷七

陸君蓬士家傳 同上

王君慧言家傳 文集四編卷七

周君贊堯墓志銘 文集四編卷八

蔡君兼三墓志銘 同上

論孝道之要 文集五編卷一

論妖孽 同上

儉德菲食約 同上

天問獸言感辭 同上

香港孔道學院演講錄 同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己卯七十五歲【公元一九三九年】

文周孔三聖宗要 文集四編卷一 下同

宗周文王法

文王之學在內勘諸心

文王至孝

文王畏天命

文王愛民之大德 文集四編卷一 下同
文王自述境遇自道心得

孔子宗文王

宗周公法

周公敬天命

周公之至孝至弟至性至情

周公勤政愛民樹八百年之基業

周公制禮

孔子宗周公

宗孔子法

庸言之信

庸行之謹

仁者不憂

知者不惑

勇者不懼

精義入神 文集四編卷一 下同
開物成務

崇聖祠急宜興復議 文集四編卷三

慈幼保種篇 同上

說雪哀民篇 同上

讀周易大綱 文集四編卷四

論周易君子教育 同上

論語分類要旨 同上

婁郡諸生譜序 文集四編卷六

斗航詩鈔序 文集四編卷六

宋朱子勑書跋 同上

理學宗傳辨正抄本跋 同上

鄧君星伯家傳 文集四編卷七

鎮洋王文貞公遺書室記 同上

甲戌修築海塘紀績碑 文集四編卷八

重建金沈祠碑記 文集四編卷八

勸惜字紙文 文集五編卷一

讀書經大綱 文集五編卷三

盛杏蓀先生愚齋存稿序 文集五編卷五

曹君松喬手鈔四書集注序 同上

唐君穗卿遺像跋 同上

陳君幹丞林下課孫圖跋 同上

嚴母盧太夫人家傳 文集五編卷六

鄧母朱夫人家傳 同上

太倉蕭孺人殉難記 同上（文集注庚辰作）

江陰祝君丹卿墓志銘 文集五編卷七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庚辰七十六歲【公元一九四〇年】

讀詩經大綱 文集四編卷四

詩小雅常棣篇講義 同上

詩小雅蓼莪篇講義 文集四編卷四

孝經開宗明義章講義 文集四編卷四

夢湘盦劫餘詩序 文集四編卷六

朱生貫微讀經筆記序 同上

謝氏咏史詩輯注跋 同上

書陳生柱尊臨諸家評點韓集後 同上

沈思齊先生家傳 文集四編卷七

秦硯畦先生家傳 同上

項母張太夫人家傳 文集四編卷七

重修唐荊川先生讀書處碑 文集四編卷八

朱母趙太夫人墓志銘 同上

閔君之孝八十壽序 文集五編卷五

粹芬閣四書讀本序 同上

雙梧館秋課圖跋 同上

中華民國三十年辛巳七十七歲【公元一九四一年】

三綱論 文集四編卷三

朱子學術精神論 同上

精氣魂魄神爲五寶論 同上

治心在研幾論 同上

救濟叢談 同上

王杏塘先生七秩壽序 文集四編卷五

朱君蘇吾五秩壽序 同上

答譜弟曹君叔彥書 同上

孫氏玉鑒堂先哲遺書目序 文集四編卷六

婁水琴人集後序 同上

顧晴沙給諫風草圖題咏跋 同上

王文恪公行狀 文集四編卷七

沈君夢蓮傳 同上

謝君鍾英家傳 文集四編卷七

顧嫂高恭人家傳 同上

黃室唐夫人家傳 同上

王母沈太孺人二百齡誕辰記 同上

丁恪敏公神道碑銘 文集四編卷八

錢氏三代墓表 文集四編卷八

唐永齡先生墓志銘 同上

楊君玉書墓志銘 同上

太倉先哲遺像冊序 文集五編卷五

高氏中學成績錄序 同上

吹萬樓文集序 同上

江君武子本國歷史地圖序 同上

明季忠節貳臣字蹟跋 同上

武進朱君芷庭家傳 文集五編卷六

沈母徐太夫人家傳 同上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壬午七十八歲〔公元一九四二年〕

周作民先生六秩雙壽序 文集四編卷五

俞金門先生遺著序 文集四編卷六

丹華火柴公司歷史序 同上

王麓台先生藝菊圖題跋 同上

王梅森先生家傳 文集四編卷七

楊君在田家傳 同上

姚君承硯家傳 同上

袁燮元先生家傳 同上

金君俠聞家傳 同上

董君金輝家傳 同上

奉賢朱遜叟先生家傳 同上

榮熙泰先生家傳 同上

陳母凌太夫人家傳 文集四編卷七
翁文端文恭兩公墨蹟記 同上

重繪婁東十老圖後記 同上

松禪圖書館紀念碑 文集四編卷八
張君謫隱墓志銘 同上

王君選卿墓志銘 同上

王母朱太夫人墓志銘 同上

胡生敬侃哀辭 同上

壬午九月患膀胱症自述 文集五編卷一

辭賀重宴鹿鳴文 文集五編卷二
郭晉之先生九十壽序 文集五編卷四

胡母顧太夫人八十壽序 同上

重印南通張君季直年譜序 文集五編卷五

嘉定錢氏宗譜序 文集五編卷五

馮君紫珊七旬紀念刊序 同上
茹經年譜

當湖雪映廬畫鑑序 文集五編卷五

李君惠農詩文集序 同上

錢君士青全集序 同上

石刻王陽明先生遺像跋 同上

鎮海方君粹彥家傳 文集五編卷六

吳江吳君植如家傳 同上

春夜思親翌日聞周太孺人節孝坊被毀愴懷感賦（用古韻） 文集六編卷一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癸未七十九歲【公元一九四三年】

讀書管見序 文集四編卷六

盜齋金石考釋題跋記序 同上

書譜兄王文恪公鐵路痛史後 附錄鐵路痛史 同上

李君季康家傳 文集四編卷七

周君念耕家傳 同上

孫君蓮初墓志銘 文集四編卷八

論不忍 文集五編卷一

述徐楊二太翁行善事 同上

論行善爲吾輩之天職 同上

論行善當先人後己 同上

論國家善氣惡氣關係廢興存亡 同上

續勸善救民篇 同上

古本大學微言 文集五編卷三

贈繆生天行序 文集五編卷四

榮君德生七十壽序 同上

張君竹溪七十壽序 同上

伯元宗兄五十壽序 同上

王君次清詩詞集序 文集五編卷五

孫君籌成三十周從戎紀念序 同上

增訂古文觀止序 同上

錢君孫卿私乘跋 文集五編卷五

太倉張君綸卿家傳 文集五編卷六

無錫高君踐四家傳 同上

海門童君濂青家傳 同上

青浦高君蔭嘉家傳 同上

重修陸陳江盛四先生祠記 同上

重修沈即山先生祠記 文集五編卷六

胡生敬侃衣冠墓記 同上

竹徑草堂記 同上

南淮唐君問餘家傳 同上

梅母崔孺人家傳 文集五編卷六

樂亭馬益堂先生紀念碑 文集五編卷七

三原王幼農先生墓表 同上

唐烏窠道林禪師碑 同上

祭無錫榮宗敬先生文 同上

無錫溥源宗侄哀辭 文集五編卷七

無錫穎瑚宗侄女哀辭 同上

追記母病二則 文集五編卷一
孫君煜峰五子字說 文集五編卷二
香草居題辭 同上

學易入門錄 文集五編卷三

周君止庵八十壽序 文集五編卷四
林君菽莊七十壽序 同上
許君潤生七十壽序 同上
金君宗城五十壽序 同上
紀雲宗弟六十壽序 同上
上海荷溪金氏族譜序 文集五編卷五
聞孫蓉先生遺詩序 同上

錢君躬行詩存序 文集五編卷五

唐氏孝友樂善圖序 同上

野航吟稿序 同上

陳君徵字詩集序 同上

蕭屋泉先生師生畫展集序 同上

南郊送別圖序 同上

百蘭圖畫冊序 同上

繆文貞公會試遺墨跋 同上

婁東十老圖跋 同上

朱氏傳家樂善圖跋 同上

汀州伊峻齋先生家傳 文集五編卷六

南匯盛亮生先生家傳 同上

鄞縣陸元利先生家傳 同上

寶山潘君潤芝家傳 同上

江陰周君醇葆家傳 同上

唐母史太夫人家傳 文集五編卷六

旌表節孝周太孺人石碑坊記 同上

太倉十二古蹟記 同上

太倉粥廠圖畫記 同上

太倉翼雛保嬰所記 同上

陸桴亭先生槍法遺聞記 同上

陀羅壽世圖記 同上

無錫旅滬同鄉會記 同上

海濱修禊圖記 同上

上海曹豫材先生墓碑銘 文集五編卷七

太倉錢君誦三墓志銘 同上

如皋顧母徐太孺人墓志銘 同上

同族保謙公孝善遺型圖總序 文集六編卷四

廣西北流陳君柱尊墓志銘 文集六編卷六

太倉陸君彤士墓志銘 同上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乙酉八十一歲【公元一九四五年】

人生三不及論 文集五編卷一

任琪女士懸壺紀念訓辭 文集五編卷一

孝純孫女大學畢業訓辭 文集五編卷二

胡君春台收藏先哲書畫題辭 同上

弟婦蔡太夫人七十壽序 文集五編卷四

袁母楊太夫人七十壽序 同上

復旦大學政治學系行政練習序 文集五編卷五

元歷紀年法序 同上

嘉定潘伯申先生家傳 文集五編卷六

嘉定吳氏讀經敎孝圖記 同上

寶山瞿君祥芝墓志銘 文集五編卷七

嘉定夏君琅雲墓志銘 同上

崇明龔母陳夫人墓志銘 同上

無錫張嫻女士墓碑銘 同上（文集注甲申作）

論世界之和與戰 文集六編卷一

論定國要策 同上

仁壽鑑 同上

江寧陳亮伯先生墨蹟題辭 同上

無錫張嫓女士風雨勤斯圖題辭 同上

周易天命學 文集六編卷二

周易保民學一 同上

周易保民學二 同上

送周予同先生赴臺灣序 文集六編卷三

滌縣杭銘渠先生七十壽序 同上

寶山王鯉庭先生八十壽序 同上

崇明瞿氏詩禮永懷圖序 文集六編卷四

無錫奚文憲先生詩文集序 同上

無錫華藝三先生八十有五壽詩序 同上

嘉興錢君海一辭辨序 文集六編卷四

嘉興王君瑗仲文集序 同上

三民圖書公司二十年紀念刊序 同上

嘉定陳仲達先生行政練習序 同上

義馬記 文集六編卷五

安徽方公佩齋神道碑 文集六編卷六

泰縣陸答山先生墓志銘 同上

歷城曹幼珊先生墓志銘 同上

泰縣盧母崔太夫人墓志銘 同上

江陰章君子衛哀辭 同上

江陰章君子衛哀辭 同上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丙戌八十二歲【公元一九四六年】

窮民嘆 文集六編卷一

勸施衣施米并設施粥廠文 同上

太倉張嘯湖先生畫像題辭 同上

勸居家勿鞭撻小兒說 文集六編卷一

贈蔡君伯嵩序 文集六編卷三

慈谿秦潤卿先生七十壽序 同上

無錫周氏世譜序 文集六編卷四

江陰唐氏續修支譜序 同上

太倉修理文廟暨四先生徵信錄序 同上

太倉季君調卿詩文集序 同上

泰興丁君素堂曾子學序 同上

平湖趙春培先生家傳 文集六編卷五

江陰徐邦基先生家傳 同上

嘉定胡君春臺家傳 同上

崇明龔母沈太夫人家傳 同上

丹陽姜母姚太夫人家傳 同上

海門王母杜孺人家傳 同上

無錫王劍秋夫婦母女殉難記 同上

無錫二泉橋記 文集六編卷五

廣西平南歐陽謝太宜人家傳 同上

浙江王一亭先生功德紀念碑 文集六編卷六

海門薛雨霖先生墓志銘 同上

太倉胡君粹士墓志銘 同上

長沙黃母楊太夫人墓志銘 同上

錢塘施公省之墓志銘 同上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丁亥八十三歲【公元一九四七年】

先考妣忌日哀詩當哭 文集六編卷一

再記瀏河石碑坊被毀文 同上

無錫族伯子良公隱行善事三則 同上

記太倉楊君俊丞自戕殉職事 同上

續勸施衣施粥文 同上

南洋大學演說稿 同上

無錫國專校友會春季大會訓辭 文集六編卷一
贈吳生常熹序 文集六編卷三

無錫楊味雲先生八十壽序 同上

武進謝桂堂先生八十壽序 同上

定海劉鴻生先生六十壽序 同上

無錫宗弟婦華太夫人八十壽序 同上

答馮君振心書 同上

武進張氏族譜序 文集六編卷四

武進袁氏續修宗譜序 同上

青陽黃氏續修宗譜序 同上

古隍朱氏續修宗譜序 同上

無錫顧氏續修宗譜序 同上

吳縣沈信卿先生詩文集序 同上

嘉定陳君仲達先生民國政治文選序 同上

上虞沈君思敏顏子傳略序 同上

孟子救世編自序 文集六編卷四

醒獅月刊序 同上

仇儼月刊小序一 同上

仇儼月刊小序二 同上

高君踐四傳跋 同上

臨川黃稚棠先生家傳 文集六編卷五

無錫朱福明先生家傳 同上

江陰郁咏唐先生家傳 同上

永康呂月軒先生家傳 同上

無錫王君翰仙家傳 同上

武進沈耀庭先生暨德配汪夫人合傳 同上

江陰沈源興先生暨德配謝夫人合傳 同上

上海黃雲僧先生生傳 同上

武進張惟鱸先生生傳 同上

無錫王淑靖孝女割股療親奇驗記 同上

無錫許氏三畏堂記 文集六編卷五
上海交通大學文治堂行奠基禮記 同上
上海永康中學增建思齊齋記 同上
無錫辟疆園移置金匱山記 同上

泰縣韓公紫石神道碑銘 文集六編卷六

慈谿宓公莊曉墓表 同上

廬江吳南陔先生墓表 同上

吳興楊甸侯先生墓志銘 同上

江陰沙君循矩墓志銘 同上

無錫劉母顧夫人墓志銘 同上

重修無錫東林書院碑記 文集六編卷七

重修太倉隆福寺碑亭記 同上

重修太倉周烈女鳳姑碑亭記 同上

浙江熊劍東先生殉國碑記 同上

南翔懷少教育院落成碑記 文集六編卷七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戊子八十四歲【公元一九四八年】

政治道德論 文集六編卷一

崇明沈同一先生同蝦書屋祝辭 同上

周易積善學 文集六編卷二

答曹君叔彥書 文集六編卷三

答黃生光燾書 同上

武進章氏宗譜序 文集六編卷四

毗陵劉氏宗譜序 同上

崇明沈君汝梅通廬叢稿序 同上

太倉陸勤之先生家傳 文集六編卷五

崇明陸才甫先生家傳 同上

無錫戈仲翔先生家傳 同上

無錫李晴村先生家傳 同上

宜興陸母吳夫人家傳 文集六編卷五

海濱續修禊圖記 同上

美國李克樂先生紀念碑 文集六編卷六

太倉黃君伯樵墓志銘 同上

茹經先生自訂年譜跋

甲戌歲，茹經先生年七十，同門諸子，旣謀建紀念堂于太湖之琴山以爲先生壽；又請先生以自訂年譜刊布于世。先生謙讓未遑，未之許也。振以旦夕隨侍于先生，乘間竊請者屢，始蒙付校。因就年譜中著作所繫，略加案語，以當索引。又綜先生文集奏疏所載，逮各專書，編爲著作年表，附刊于後。旣畢業，竊僭識其末曰：先生八歲即立志爲伊尹，顧生丁叔季，雖抱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宏願，不獲見諸功業，識者莫不爲先生惜。退而講學，則以先知先覺覺斯世斯民，弟子徧天下，著作充棟樑，聞風感發，斯道之興，當不在遠。孟子論禹稷顏回同道，伊尹未嘗干湯，先生雖不得大行乎其志，其傳道授徒之盛業，亦何愧于伊尹之任。今老矣，而筋力堅強，神明完固，講授述作，無一日或息。繼今以往，八十、九十以躋乎期頤，吾知天之所以成先生之任者，蓋未有艾也。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門人馮振謹跋。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出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九輯
精裝：十冊
定價：新台幣五千元正

主編者：沈雲龍
發行人：李振華

臺北縣永和市中興街一三三巷八號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戶第〇〇〇二七八四一三號

電話：九二一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聯和印製廠有限公司

台北市寶興街二十一號

經銷者：臺灣全省各大書局